

蕭繼宗先生學行年表初稿

特藏組 謝鶯興編訂 89.05.12

民國 4 年

5 月 2 日(農曆 3 月 19 日)生於湖南湘鄉。

民國 21 年

撰<青玉案--重游後湖>、<虞美人--莫愁湖>等

詞。(興懷集、友紅軒詞)

民國 25 年

撰<憶秦娥--春來慢>、<采桑子--柔情恰似枝頭

絮>等詞。(興懷集、友紅軒詞)

民國 26 年

撰<菩薩蠻--人間多少傷心淚>詞(友紅軒詞)，暨

<汎大江即景>、<廬山過東林寺>、<龍首

岳雲海>、<棲賢橋夜坐>、<牯嶺雪後即

景>、<行次九江游甘棠湖>等詩，<雙調

落梅風--清明雨>，暨<晚霞頌>。(興懷集)

按：<晚霞頌>乃語體詩，先生自云：「予少日所作語體詩悉逸佚；惟晚霞頌一首，因曾附譜單行，故得僅存耳。姑錄之」。詩序云：「二十六年秋，登牯嶺外僑公墓。遠望極西，霞光紛粲，遐情逸思，絡繹於胸。急草此詩。至三十三年出示作曲家克諦，克諦狂喜，攜稿歸，費時三月，譜成鉅型唱詠曲終(Cantata)，全部以管弦樂伴奏。另作專書於三十四年在皖南出版畫」。

民國 27 年

撰<淘米沙沙>、<雨後>、<舟次沅陵>、<泊下攝司曉望>、<看月篇留別>、<舟近宜昌市>、<巫山高>、<夔門謠>等詩。(興懷集)

民國 28 年

撰<郴縣蘇仙寺題壁>詩暨<越調天淨沙--新春漁洞溪村店>。(興懷集)

民國 29 年

撰〈水調歌頭--秋季野餐用東坡韻〉(興懷集、友紅軒詞)，暨〈蘭之華四章〉、〈雜憶詩七首〉、〈悼三女士〉等詩。(興懷集)

民國 30 年

撰〈國殤--美人殷格沙南北戰爭後陣亡將士墓前追悼詞，予少日於課本中讀之，以為似江文通。及民紀三十年于役大別山中，竟取其意，敷為韻語，命曰國殤。茲復稍加更定，取協華言，不期嚴合也〉(興懷集)，〈長相思--長相思〉(興懷集、友紅軒詞)，暨〈靜夜〉、〈五日弔屈原〉、〈自貴池渡江過陷區得小湖詢之篙師曰後湖〉、〈登黃山望弈仙峰〉、〈黃昏詣文殊院坐文殊結跏處〉、〈歌〉、〈登蓮華峰〉、〈登天都峰絕頂〉、〈登鯽魚背〉等詩。(興懷集)

民國 31 年

撰<重遊黃嶽題白龍橋答僧問>、<宿黃山第一
茅蓬>等詩。(興懷集)

民國 32 年

撰<與吳企雲遊祁門行抵閃里>、<除夕吳企雲
索詩作短短歌>等詩。(興懷集)

民國 33 年

撰<客屯溪移居劉紫垣宅>、<寄懷高鐵叟壽恆
>等詩。(興懷集)

民國 34 年

撰<南歌子--絕塞烽煙淨>、<臺城路--當年走馬
臺城路>等詞(興懷集、友紅軒詞)，暨<讀陶
集寄懷趙南田長安>、<疏園孤松歌>等
詩。(興懷集)

民國 35 年

撰〈海上作〉、〈海水浴〉等詩。(興懷集)

民國 36 年

撰〈灌園〉詩。(興懷集)

民國 37 年

撰〈吳市初食雞頭〉詩。(興懷集)

民國 38 年

1 月 3 日撰〈風入松--正月初三夜泊花紅〉詞。(興

懷集、友紅軒詞)

6 月撰〈己丑六月亂中獨游西子湖〉詩。(興懷集)

12 月撰〈夢得--三十八年十二月某夕〉。(興懷集)

按：〈夢得〉於《興懷集》歸類於「雜綴」，先生自云：「往日夢中偶有成篇之詩或詞，而斷句爲多，錄其偶句於此，并記年月，聊識因緣，無關占驗」。

民國 39 年

8 月 29 日撰〈夢得--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九夜〉。(興

懷集)

撰<將之臺灣留別香江諸友>、<第二流>等詩

(興懷集)，暨<減字花木蘭--歲庚寅，違難香

江，欲入臺而未得，八月十八夜，夢中得此解，

覺而記之，知為減蘭而用石孝友體，亂後愁中，

亦何言之哀也>(興懷集、友紅軒詞)、<浣溪

沙--聞聽葉軒主人誦漱玉集詞以寵之>等詞(友

紅軒詞)，暨<友紅軒詞話自序>。(興懷集)

按：《友紅軒詞》刊行於民國 49 年，而<友紅軒詞話自序>撰於 39 年，未見於集中，不知二者有無關聯？《興懷集》「儷辭」<駢文>云：「妃青儷白之作，非予所能。僅得二首，聊存於此。」

民國 40 年

12 月 26 日撰<臺灣中南部紀游>。(興懷集)

按：先生游記之作不多，《興懷集》「游記」云：「游記二篇，皆二、三十年前所記，與今日實況迥殊。雖無助於見聞，而回首舊遊，亦可以見世運推移之跡也。」是篇末題「選自盾鼻瀋餘」。

撰<浣溪沙--賦白燕>、<浣溪沙--似海秋心不解

平>二首、<菩薩蠻--鶯花故國春雲迴>、<賀新郎--客裏相逢乍>、<采桑子--相逢矢合長相並>(友紅軒詞)、<重頭菩薩蠻--荒雞三唱天初曙>、<水龍吟--麝塵蓮寸集五卷，詞三百餘首，清績溪汪詩圃淵集句，其妻程繡橋為之校注，是書早成絕本，其同郡江彤侯煒，以所藏授高鐵君壽恒，鐵君轉以授予，屬為再版。忽忽十載，今江高二老皆下世，而書竟不傳，益增文人合之感，亟屬柳君作梅，重為繕校一過，並集水龍吟一題其端，兼示柳君>等詞。(興懷集、友紅軒詞)

6月2日撰<辛卯詩人節懷鄭成功應社>、<辛卯詩人節懷沈斯庵應社>等詩。(興懷集)

民國 41 年

撰<蕃社雜詩四首>、<阿里山道中>、<碧潭禊集分韻得綠字>等詩，暨<論郭汾陽(選自盾鼻瀋餘)>。(興懷集)

民國 42 年

撰<解連環--以去聲韻試作>、<水調歌頭--苦雨>、

<浣溪沙--熠熠寒螢一粟光>等詞。(興懷集)

民國 43 年

6 月 2 日《獨往集》問世(元杰書局初版，1965

年 11 月增訂再版，1983 年正中書局重訂本)。

書附：梁實秋先生<獨來獨往--讀蕭繼宗

「獨往集」>，蔣君章先生<趣味雋永的散

文--讀蕭繼宗先生的「獨往集」>，劉焜先

生<論雜文--兼評「獨往集」>，耶和先生<

畫鬼的人--讀「獨往集」有感>及古之紅先

生<智慧的花朵--「獨往集」評介>等文。

按：《獨往集》初版收二十六篇文章(原書未見，此據

梁實秋先生之說)，<初版自序>云：

認識我的朋友，都說我天性和文學很接近；

但是，非極熟悉的朋友，往往不知道我有兩個不可

救治的毛病，這一次我該「坦白」出來了：

第一、當我做學生的時候，常常把買書的錢，流用作為吃零嘴之用。從那時候起，就養成了不愛買書的習慣。這一個良好的習慣，著實曾給我莫大的幫助，從抗戰開始，一直到今天，中間不知經過了多次的流亡轉徙，但我的行裝，從沒有受過藏書的拖累，這是最顯著的功效。在動亂生活中，偶然得到短期的安定，一時心血來潮，也曾借幾本書看看，但看不到幾行，就把它「遣送回籍」，「永不錄用」了，這是我第一個毛病。

其次，我對於什麼「界」「壇」「會」「社」之類的觀念一向很模胡，甚至於有點望而生畏，這原因，並非由於我天性孤介，不喜歡朋友切磋，而是有一個心病，我老覺得我一旦廁身於文學之林，便有點不尷不尬，蹩手蹩腳之感。所以我自甘永遠做個「檻外人」。過去偶然寫了點什麼，都是自拉自唱，每一本書從封面到底頁，都是小商人的派頭--一切自己經辦，像嚴君平賣卜一樣，只要「日得百錢」，就忙著收攤子，從沒有過奢望，這是第二個毛病。

有了這兩大毛病，在文學上，便不能再指望有什麼成就。而這些毛病，到現在還沒來得及改正，看樣子，將來改正的希望也不多了。

記得我初到臺灣來，就只是「兩肩承一嘴」，到現在，還是案頭無點綴之書。剛來那一年的詩人

節，不知蒙那位名流看承，給了一份請柬，還命題作詩，其中有幾句是：「吾生重慷慨，所厭惟酸腐，樂從屠狗游，畏與詩人伍」。受過這場考試以後，便再也不敢伸手接帖子了。後來，菲律濱的南薰詩社做百期紀念，不知怎樣，居然向我這外行徵詩，又有幾句：「吾非風雅徒，名器未容假。哀樂盛中年，孤吟自陶寫，等是秋蟲鳴，天寒聲逾啞」。這兩段詩，都是忠實地表明「檻外人」底態度。

最近，寫了這幾篇雜文，可說是閉著眼睛寫的。所謂閉著眼睛也者，是從沒有留心外界的情形，也就是說與外界毫沒干涉，只自一個人自說自話，所以叫它「獨往集」。

台灣，現在是人文幅輳之區，真是洞天福地，等於一座「十方大叢林」，有的是「高僧大德」，有的是貝葉經文，鐘魚器，清淨莊嚴。貧道胡謔了幾篇雜文應景，真是膽大妄為，如今在此一言表過：「貧道是一個游方僧人，臨時掛單一宿，打一頓齋，就要動身趨路的」！眾位高僧大德請了，恕我禮教上不太周全則個。蕭繼宗四十三年詩人節（六月二日）於台北

撰<探芳信--夜聞室廣作靡麗之音為之旬然>、<雙

雙燕--更無舊壘>、<喝火令--小別如經歲>、

<喝火令--彩鳳飛無翼>、<珍珠簾--碧雲遮斷
相思路>、<鷓鴣天--初食香魚美甚>、<瑣窗
寒--嫩日烘肩>、<醉太平--緗桃放苞>、<三
姝媚--東皇才思巧>、<木蘭花慢--祝甲午詞社
成立，去臺灣割日之歲，且六十年矣>、<摸魚
兒--吳俗以六月二十四為荷花生日，不知本。
吳郡志云：荷花蕩在葑門外，每年六月二十四
日游人最盛，意必俗傳如是耳。姑揣其意賦此
調應社>、<洞仙歌--彤雲萬里>等詞(興懷
集、友紅軒詞)，<定風波--日轉花陰上女牆>、
<南鄉子--一陣雨和風>、<月下笛--簾密籠鶯
>、<喜遷鶯--春漸近>、<醉太平--窗兒半開
>、<綺羅香--四月六日予與宗毓結禱台北，即
有礁溪之游，歸後，何武先生首以綺羅香一詞
為賀，賡而和者，有嚴賓杜、姚蒸民、黃樾蓀、
劉孝推諸君，凡十餘家，因成此調>(友紅軒詞)。

撰<獨往集出版用絜生韻>、<題范紹先先生頤園詩>、<窮巷二首>、<壽張默君七十>等詩。(興懷集)

民國 44 年

7 月 7 日於《中央日報》發表<閑話短文--兼介「匕首集」>。

按：該文云：

前些日子，在本刊拜讀過梁實秋先生爲應未遲君匕首集所寫的一篇短序。這篇文章雖然很短，但是意味深長，全文很值得玩索的。梁先生謙稱這只是他底「感想」，實際上也可說是寫短文的圭臬。

這裏最難的是一個作者底態度，既要「哀矜勿喜」，又要「談言微中」。談言微中的要求，是「文筆必須相當潑辣」，「用意必須深遠」；哀矜勿喜的要求，卻是「宅心必須忠厚」，而不流於「刻毒」。事實上，這兩個毛病是很難避免的。或者是浮詞濫調，對於問題本身，缺乏深刻的認識，和獨特的見解，不能抓取重心，作螺旋式的深入，而只是浮光掠影地「觸及」；或者是冷嘲虐謔，毛舉細故，過分地夸張黑暗，對於當事人作超越人情的苛求，近於惡意地斥責。

這，除了傑出的作者外，很容易犯這兩個毛病之一，其尤甚者，則二病兼具，那就無所取材了。

在六經裏，依傳統的看法，詩有所謂美刺，春秋有所謂褒貶。但美刺的條件，卻是「溫柔敦厚」；褒貶的技巧，卻是「大義微言」。寫文章是免不了有美刺和褒貶的，但要顧到溫柔敦厚和大義微言，就不太簡單了。梁先生所謂選題立意布局遣詞上要大費周章，倒不是過甚其辭，而是確實如此，這要過來人，而且是有心人才能道出的。

匕首集是從報紙上挑下來的一些短文。如果我們經常地為報紙寫這些文章，每天要寫，而且字數是一定的，確乎是一件苦差。不管作者底情緒如何，有無適當的題材，卻必須按時交卷；不管題材的豐富，論點的寬狹，卻必須完成額定字數。寫長久了，即是高手也免不了帶點敷衍的。這是方塊作家的苦衷，而非讀者們所能體會的。

再其次，題材是當代的，是單獨的社會現象，而其中的道理卻要久遠而普遍。易言之，取材要在時空局限之內，而其作用卻不為時察所局限，這就需要作者底觀察力和處理題材的技巧了。事實上，在時空局限之下，正蘊藏著很多複雜的因素，非作者所能盡解，也就不能任作者筆飛墨舞的。如果不能做到言近而旨遠，則同時異地的讀者，會覺得無

關痛癢而同地異時的讀者，卻認為「明日黃花了」。

應君底書名，命之曰「匕首」；匕首，是一把短刀，這種刀，原本是用以刺人的。然而，匕首在本書作者手裏，總算發揮了它最大的威力，對於形形色色的社會相，曾予以適當的指陳，這確是文藝工作者應有的態度。至於在技巧方面，他不僅不覺得方塊塊的僵促，似乎還能游刃有餘，騰出空間，於百忙中著些輕鬆的隨筆，我很欽佩作者身手的靈活，眼神的銳利，他真不愧為專使小武器的狙擊手。（《中央日報》44.07.07 第6版）

10月執教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撰〈鷓鴣天--乙未歲朝〉、〈憶舊游--重游陽明山

賞櫻〉、〈念奴嬌--四十生辰感賦〉、〈高陽臺

--絮生屬題（此四字友軒紅詞無）題瀛海同聲選

集〉、〈好事近--題畫〉、〈阮郎歸--去年移樹

傍疏籬〉、〈點絳脣--唐人謂菸為相思草，不

知何義，後世亦無以菸入詩者，客窗無俚戲而

賦此〉、〈謁金門--春寂寞〉、〈蘭陵王--儘飄

泊〉、〈踏莎行--題成惕軒藏山閣讀書圖〉、〈

卜算子--一陣雨兒狂>、<澡蘭香--五日作>、
<徵招--謝竺隱酒>、<浣溪沙--憶舊詞之一
>、<荷葉盃--憶舊詞之二>、<巫山一段雲--
憶舊詞之三>、<高溪梅令--憶舊詞之四>、<
木蘭花--當年但有閒煩惱>、<瑤花慢--賦夜來
香>、<齊天樂--花間得一蜻蜓四翼俱壞感而
賦此>、<南鄉子--車經南勢肅芒花>、<浣溪
沙--猛憶青溪舊釣游>、<憶秦娥--偶坐茶室得
句>、<長亭怨慢--乍天外>、<江城子--歲暮
攜諸生登大度山顛望海>等詞。(興懷集、友紅
軒詞)、<臨江仙--正月某日筠廬夫婦珠婚徵詞
集此二調以酬>、<藍橋怨--悼一江山殉國諸烈
用流行曲 AULD LANG SYNE 試填>、<清平樂
--題一葦畫巖巢圖為竺隱新居>、<鷓鴣天--壽
蔣總統>。(友紅軒詞)

民國 45 年

7 月於《東風》創刊號發表<蘭陵王詞>、<高陽臺--題瀛海同聲選集>、<水龍吟詞>等詞作。

按：各首內容如下：

蘭陵王詞

儘飄泊，準擬風塵落拓。關山外，水幾重、千里春陰度寥廓。幽懷鎮寂寞、難託--汀洲杜若。芳菲謝、窮巷閉門，細雨燈簷聽花落。

回頭憶京雒，算翠舞珠歌，兀自行樂；如今應悔當初錯！憐別淚珠瀉，去帆渺，胡塵匝地竟漠漠，奈沈醉猶昨！

蕭索，海天闊，恨西崦斜陽，猶戀籬角；誰知更有飛雲邈，送去雁來燕，後期空約。青山一髮在望裏一浪又惡。

高陽臺--題瀛海同聲選集

鶯舌蠻，鳩辭佻巧，園林幾變鳴禽。歌吹春工，輸他時序侵尋。眾芳零落青蕪冷，算詩人、獨抱幽襟。費才華，粉飾江山，只付閒吟。

閒吟易送韶光去，奈鶉啼正苦，歸思難禁。同是天涯，漂淪況到而今。憑誰痛寫興亡感？更憑誰、裁

鑄騷心？漫留連、燕語呢喃--誤了春深！

水龍吟

麝塵蓮寸集五卷，詞三百餘首，清績谿汪詩圃淵集句，妻程淑爲之校注。是書早成絕本，其同郡江彤侯煒，以藏授高鐵君壽恆。鐵君轉以授予，屬爲再版。忽忽十載今江高二老皆下世，而書竟不傳，益增文人遇合之感。亟屬柳君重爲繕校，擬付樟人。因倣其體例，集水龍吟一調題其崑，兼示柳君。

高山流水知音辛棄疾西江月，新詞誰解裁冰雪辛棄疾醜奴兒？綠窗低語趙雍玉珮墜金鑽，翠樽雙飲姜夔八歸，花飛時節程垓玉漏遲，集中有；夫婦同賦送春詞絕工；妙語如絃呂渭老選冠子，柔情似水秦觀鵲橋仙，思和雲積吳文英解連環。想移根換葉周邦彥解連環。重賡新韻蘇軾鵲橋仙，歌一闕寇準陽春引，腸千結辛棄疾滿江紅。妙處難與君說張孝祥念奴嬌，喚君來、浮君大白黃機乳燕飛。吟牋賦筆周邦彥瑞龍吟，等閒遊戲孫光憲河傳，工夫奇絕盧炳念奴嬌。賦詠空傳毛幵念奴嬌，錦書難託陸游釵頭鳳，但悲陳跡張孝祥滿江紅。向陳編冷笑劉克莊滿江紅。年華暗換周密宴清都--一星星髮陳亮念奴嬌！（《東風》創刊號，45.07。編者按：此三闕詞另題「友紅軒舊稿」，確見於蕭先生的《友紅軒詞》，前二闕見「四十四年」，後一闕見「四十年」）

8月，撰〈實用詞譜自序〉、〈譜例〉及〈前言〉，

民國46年9月《實用詞譜》刊行，中華

叢書委員會出版，臺灣書店經銷。

按：是書徐國能先生曾以〈蕭繼宗「實用詞譜」評介--兼較舒夢蘭「白香詞譜」、龍沐勛「唐宋詞格律」在應用之優劣得失〉為題討論之（刊載於《暨大學報》3卷2期，民國88年7月）。《實用詞譜》係先生「精選昔賢名作三百六十調，論其體要，別啓義軌」「以過去詞譜詞旁注平仄之陋，創為音號、章句號，使讀者於詞中之音節、章法、句法均可一目了然」「復因詞調多有異名，龐然雜出，特為之索引，以便考索」（中華叢書委員會識語）。內容計：〈自序〉、〈實用詞譜目錄〉、〈詞名索引〉、〈譜例〉、〈前言〉、〈實用詞譜〉、〈實用詞韻目錄〉、〈實用詞韻〉等部份。〈自序〉（亦見興懷集）云：

東渡之初，居恆不樂，始稍稍理故業，重治倚聲之學，以自寄其鬱伊根觸之情。一時朋游同好，謬許知音，猥從問津。輒亦自忘愚陋，以警導盲。第以片辭隻字，鱗爪支離，言之苦不能盡；而坊間譜書，每病疏失，易致乖。因取昔賢名作，汰其繁僻，紀以新譜，遂成是編。選調止三百有六十--旨在取精，不復求備。然以為初學楷模，固恢

恢其有餘矣。其間去取寬嚴之際，理蓋本諸古人，間亦斷以己意，彼非此是，尺短寸長，誠非遽數之所能終，惟讀者會心妙解以自求之耳。民國四十五年八月蕭繼宗序於東海大學 齋。

<譜例>云：

舊日詞譜，多於例詞之旁，逐注「平」「仄」，或「可平」「可仄」等字。或另以特製符號，代表「平」「仄」，或「可平」「可仄」。其病有九：

1.於詞之本文，旁注小字，或各色符號，影響讀者欣賞文學之情緒。

2.平仄可以任意填用之字，如稱「可平」，似以仄聲爲正；如稱「可仄」，似以平聲爲正，易生誤解。

如長相思兩結：自居易作「吳山點點愁」，歐陽修作「回時隴月低」。

如菩薩蠻兩結：蘇軾作「扁舟下五湖」，黃山谷作「君行到自知」。

如阮郎歸兩結，秦觀作「那堪更別離」，晏幾道作「伶宵未憶家」。

3.遇「去」「上」「入」必須分別時，泛用仄聲符號，學者無從辨識。

4.特製符號，排印既不方便，校勘尤易訛誤。

5.其尤甚者兩組字(每組二字)以上之句可以變通者。

如臨江仙首句，牛希濟作「柳帶搖風漢水濱」，柳永作「鳴珂碎撼都門路」，則七字皆注可平可仄，學者即七字皆仄或七字皆平，亦與譜合矣。

如珍珠簾前後結倒數第二句，張炎作「且料理琴書」，陸游作「漫憑高懷遠」，則下四字皆注可平可仄，學者即五字皆仄，亦與譜合。

6.普通注「○」字之處，恆爲一句讀斷。如遇「藏韻」，不注○，則漏韻；注○，則讀斷。

如醉花陰後起，李清照作「東籬把酒黃昏後」，揚无咎作「撲人飛絮渾無數」。

如木蘭花慢後起，蔣捷作「妝樓曉澀翠罽油」，周密作「璫淨洗催妝」。

以上各句之酒、絮、樓、璫四字，如不注○，則失韻，如注○則讀斷，二失必居其一。

7.如詞中往往有一連十字或作上四下六，或作下六上四，或作五字兩句者。亦有一連十二字，或作上五下七，或作上七下五，或作六字兩句，或作四字三句者，於舊譜中均不能標出。

8.詞之前後段，或雙拽頭之首兩段，其變化異同之處，照舊譜不易辨察。

9.詞之領句字，往往爲學者誤解，舊譜亦不易注明。

本書創用亞拉伯字，列譜於例後，學者如僅抱欣賞態度，可以讀詞；如若習作及推求音律，可以讀譜。其中音節、章法、句法，均可一目了然，毋煩瑣注。上述舊譜之各種缺點，均可避免矣。

茲將本書譜例，分別說明如左：

一、音號

- 0 凡可平可仄之字以 0 表之。
- 1 代表平聲(含入、上作平)
- 2 代表仄聲(今上、去、入)
- 3 上聲
- 4 去聲
- 5 入聲
- 6 平韻(舊分「韻」「 」，實無必要)
- 7 仄韻(含上、去、入韻)
- 8 上韻
- 9 入韻

二、章句號

兩組數碼之前，其空白處，代表句，如十六字令

6 0211226 112 02216 共四句

- 代表「逗」，如風流子第二句：「關河迴、楚客慘將歸」。作 112 • 22216
- … 代表「過片」--即兩段分斷處
- ＝ 代表「全部重複」。凡前後全同者，僅注前

段，於前結加一，表示後段與前段全同，不再注……

代表「部分重複」。凡前段中在 以內之字與後段同者，特別括出，其有數段者以 1，2，3 別之。

代表「部分重複」。後段應與前段 以內之字句相同者，不再注字，僅以 表之。

— 代表「領句子」。如好事近結句，「按涼州初徹」21117 按字爲領句子，故於 2 字下加短畫作 2。

— 代表「疊字」「疊句」。如如夢令結句「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煙重」。17 17 022117。釵頭鳳結句「莫，莫，莫！」777。東坡引結句「有人春睡熟，有人春睡熟」。01127 01127。江城梅花引過片「…憶舊游，舊游舊游今在否？」026……2626106。

S 代表「顛倒」，如爲疊句，再加—。如調笑令：「塞北江南別離。離別，離別，」1211^{26 17}_{S S}，17)。

✓ 代表「換韻」。如荷葉盃起首「楚女欲歸南浦，朝雨，泣愁紅」。270117 216✓。其以仄平而非換韻者，則不加✓。如西江月結句「凌波襪冷一尊同，莫負彩舟涼夢」012216 020107 以「夢」「同」，故 7 上不加✓。

～ 代表「對句」「平對」「互對」均可，（有時僅以句法對，不必逐字死對）。如滿庭芳起首，「脩水微藍，新條淡綠」，0211 1102 為「平對」。如沁春園前段，「恨牡丹多病，醫治費巧；荼蘼易老，點綴無方」。 20102 0102.0102 0126 為「互對」。如醉翁操後段，「山有時而童顛，水有時而回川」，021116 021116 為「句法對」。如最高樓後起，「也莫向、竹邊孤負雪；也莫向、柳邊孤負月」。 002•01127 ∨ 002•01127 為「句法對」。

ㄣ 代表「相連語」，如水龍吟後結「搵英雄淚」，2117，百宜嬌後結「訪吹簫侶」2117，八聲甘州後段「爭知我，倚闌干處」，112•2112，小鎮西犯前後：「盡杯盤子」「信玉山倒」，2117，戚氏第三段次句：「當年少日」，0122，尾後倒數第三句「對閒窗畔」，2112均是。

茲再簡記如下

一、音號	二、章句號
0 平仄不拘	• 逗
1 平聲	… 過片
2 仄聲	— 全部重複
3 上聲	部份重複

4	去聲	—	領句
5	入聲	＝	疊
6	平韻	S	顛倒
7	仄韻	∨	換韻
8	上韻	～	對偶
9	入韻	∪	連語

(以後他書採用本譜者，並請著者註明出處)

<前言>云：

一、詞在中國文學中之地位

詞為中國文學中最精美之型式，蓋其體型之精約，風格之繁映，句法之錯綜，音律之嚴細，均為他種文體不及。

二、詞與音律

近世學者，率以音律為文學之枷鎖，其見殊陋。不知音律之設，足以增益文辭之美，而掩其疵病。是蓋茫昧者所罔覺，而知音者所不敢忽也。

三、詞與音樂

或謂古人以詞入樂，古樂既亡，詞律宜廢，其言失之武斷；或又謂樂亡之後，宜搜求古譜以正音聲，或制新譜，以便於歌，則又愚之不可及者。實則詞之律始於樂，樂雖亡而律未嘗廢。可求之唇吻之間，不必被之管絃而始著也。

四、詞與四聲

詞之四聲，或謂可以不問；或謂字字均須嚴守四聲，均非確論。要視其發調與否以爲斷。

五、聲之變通

予以爲聲有可變之處，不必泥於古作者三：一曰五七言句之第三五字；二曰豆前語；三曰閉口韻。

六、守律破律與創律

昔人定譜，率自校勘得之。然其術有時而窮，易失之拘。斯編則由審音以求律，期以平實爲歸。循是以求，則可與言守律，可與言破律，更進而可與言創律矣。

七、詞之前途

詞在兩宋粗具規模，已足完成其時代使命；宋元以後，寢成中落，而其道固未嘗窮也；後有才俊，益加改進發揚，則所就將罕比倫。耽文之士，幸加意焉。（按：是文撰寫方式異文習見之「前言」，仿前人雙行夾注體例，說明各句之意，此僅錄正文，小字說明暫不錄）

11 月於《東風》2 期發表〈八月五夜颱風詩〉，

〈荷葉盃詞〉、〈江城子--歲暮攜諸生登大度

山顛望海〉、〈一萼紅--題改七蘊玉壺山房詞

手稿殘卷〉等作品。

按：《興懷集》頁 29 有〈九月三夜黛納颱風〉詩一首，與〈八月五夜颱風詩〉內容大同小異，以「（）」另行標示，各首內容如下：

八月五夜颱風

大度山頭風最驕，七月八月(八月九月)山怒號。忽傳海上起妖颶，瞬息千里趨山坳。驚沙射面利於鏃，長林偃仆 波濤，雲旂疾捲百神怒，雷鞭直下(下擊)穿重霄。先生夜臥如縮蝟，短 兀兀疑輕舳：船頭逢逢播大 ，打篷四面傾秋(胥)潮，雲黑天低海嶽立，舵師失舵篙失篙。順推逆輓兩不可，簸騰縱送隨狂 。從知人力小無補，世間百事由天操。吾年四十歷萬險，早輕生死如鴻毛。泰然蒙被徑酣睡，惟將雷息酬紛囂。曉來風力亦自退，起看紅日三竿高。

荷葉盃

湖上幾重 水，風起，一片縠紋柔。飛花和夢落輕舟，花事夢中休。一別十年重到，人老，難覓少年心。天涯樹色碧悵悵，惆悵到如今。

江城子--歲暮攜諸生登大度山顛望海

怒濤狂打海西灣，水天寬，亂雲翻，遙指水雲深處是鄉關。誰道鄉關千里隔？元只隔，一重山。年年高唱大刀環，歲闌 1，鬢先斑，準擬青春結伴幾時還？莫上新亭空涕淚，雲漠漠，水漫漫。

一 萼紅--題改七蘊玉壺山房詞手稿殘卷

渺如 。墮江南雲水，衫扇舊因緣。僧舍燈昏，歌樓笛冷，輸他薄醉閑眠。算平生、丹山黛海，纔贏得、身後姓名傳。廢院螢啼，寥天鶴語，併入哀絃。一自峰青江上，賸飄零詞卷，散落人間。石墨斜題，金荃逸唱，如今重見尊前。羨當時、承平風物，便清貧、猶是地行仙，漫想壺中歲月，倒捲流年。（《東風》2期，45.11.02。按〈荷花盃〉及〈江城子〉二首收於《友紅軒詞》「四十四年」，〈一萼紅〉收於「四十五年」）

撰〈何芸丈挽詞〉詩（興懷集），暨〈揚州慢--春柳同醇老絜生用白石韻（興懷集作「春柳同素翁絜生用白石四聲」）〉、〈南柯子--劍峰少日遇仙事，予既紀之以文，頃復乞詞，因彙括其事賦此以贈〉、〈南樓令--中秋前夕暴風雨有約不赴賦酬〉、〈小梅花--觀美國白雪溜冰團水上舞中有群星及海宮豔舞諸曲絕精妙〉等詞（興懷集、友紅軒詞），〈貧也樂--壽俊亞戲效稼軒〉、〈鷓鴣天--效坡公集句〉。（友紅軒詞）

民國 46 年

10 月 1 日參加東海大學之「編制章則委員會」，

任擔委員兼秘書；暨「訓育委員會」委員

(《東海大學校刊》1 期。先生於東海教職期間，多次參加各項委員會，擔任委員一職。為簡省篇幅，以後凡先生於「東海大學校內」擔任之各種職務，皆不再標示學校名稱。又《東海大學校刊》亦簡稱「校刊」)。

10 月 16 日任「校刊編輯委員會」委員。(校刊 2 期)

11 月 16 日先生為副教授，於中文系講授各體文習作及國文課程。當選「校務委員會」暨「教務委員會」委員。(校刊 4 期)

撰<憶少年--恁般心緒>、<蝶戀花--咖啡室中有客談詩予獨然有懷>、<憶王孫--或以 Richard Henry 氏詩索譯因成此解>、<賀新郎--覽故宮所藏冷枚畫馬肥瘠同群悵然賦此>、<行香子

--三徑欹斜>、<阮郎歸--手種香蕉初實>、<菩提樹--曉望用舒伯特 F. Schubert Der Linderbaum 曲試填>、<三疊阮郎歸--偶得鄂德威氏 J. P. Ordway 所作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 曲，實之以詞，適與舊阮郎歸同，但加第三疊耳，詞成，因命曰三疊阮郎歸>、<念奴嬌--壽徐子明(友紅軒詞多「教授」)>、<銀河落九天--道瞻自渥太華以尼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圖見寄，因取舒伯特名作 Wasserfluth 一譜，填詞以報，調成，命曰銀河落九天>、<長亭怨慢--歲云暮矣頓憶昔游淒然賦此>、<一叢花--對窗前一品紅有作>等詞(興懷集、友紅軒詞)，暨<射虎>詩(興懷集)，<清平樂--予平居無所營慕，獨具濠梁之興。年來屏跡山中，引泉鑿沼，日不辭勞。頃得無諍書，屬題南山寺放生池。因觸夙好，率成此章>(興懷集)，<鵲橋仙令--春晴以所為悼亡三章見示，辭意甚

哀，因集此調以弔。其夫人歿於同安原籍，凶問經年始聞，故詞中及之>、<菩薩蠻--壽蕭碧川>。(友紅軒詞)

民國 47 年

1 月 1 日任「校徽校旗校訓校歌徵選委員會」

委員。(校刊 7 期)

16 日參加創設農場座談會。(校刊 8 期)

31 日《澹夢集》已問世(由民主報出版，據校刊 9 期，原書未見待補)。

4 月於《東風》3 期發表<念奴嬌--宿霧社就浴

廬山溫泉>、<菩提樹--曉望用舒伯特「Der

Lindenboum」試填>、<長亭怨慢--歲云暮矣

頓憶昔游淒然賦此>(前一首收錄興懷集、友紅

軒詞之，後二首則在「四十六年」)等詞。

按：各首內容如下：

念奴嬌--霧社就浴廬山溫泉

蝸涎篆壁，記征車碾盡，羊腸千曲。高處忽看村社好，倦客正堪投宿。大瀑飛雲，清谿瀉玉，釀就葡萄滌。亂峰深鎖。傍崖誰結茆屋？駕水一線繩橋，行人雁度，影落千尋谷。指點從前鏖戰地，但見荆桃如菽。山鳥呼名，蠻花媚客，留我溫泉浴。解衣盤礴，此來真遂初服。

菩提樹--曉望用舒伯特“Der Lindenbaum”試填

曙霞偷向東山展，層陰尚籠 樹。望眾峰、乍理新妝，又還被、雲遮住。遙村時聽曉雞啼，市外漸聞人語。正初陽林表瞳矓霧，枝頭細引涼颺，草際圓凝珠露。

閒阻，須信他鄉好，栖栖倦尋征路。看夢中、萬屋沈沈，誰解作、劉郎舞？十年老少年心，贏得鬢絲千縷。待明朝、總被明朝誤，他時縱有雲帆，怕載客愁歸去。

長亭怨慢--歲云暮矣頓憶昔游淒然賦此

又風緊、客衣催絮。坐它空山，歲華如許。故國雲迷，舊游星耿無緒。夢中行遍，重省記、飄蓬處：風雪滿江村，早遮斷、茫茫前路。日暮，向荒祠野館，惟有亂鴉栖樹。宵深竽火，聽寒犬，吠聲如虎。賸尋一舸泛天涯，柰禁受、頻年羈旅。算斷雁猶能，和恨有歸去。（《東風》3期，47.04。按：收於《友

紅軒詞》「四十六年」)

5月15日當選「合作社」候補理事。(校刊14期)

6月於《東風》4期發表<賀新郎--覽故宮所藏

冷枚畫馬肥瘠同群悵然賦此>、<憶少年詞

>(見興懷集、友紅軒詞「四十六年」)等詞。

按：各首內容如下：

賀新郎--覽故宮所藏冷枚畫馬肥瘠同群悵然賦此

市骨求神駿，斥千金、燕昭此意，古今誰問？九折
鹽車一昂首，難得孫陽細認。望雲鬣風 成陣，超
影絕塵都已矣，到窮途、芻豆無憑準。長太息，有
餘恨。

致君我亦期堯舜，仗耿耿、照人肝膽，珠光盈寸。
首蓓盤空成底事，合讓諸公裊裊，料世事浮沈休
論，寂寞空山花開落，算如今，已沒封侯分。聊復
爾，慕肥遯。

憶少年

恁般心緒，恁般天氣，恁般庭院。桃花笑依舊，似
當年人面。

輕煖輕寒春乍半，又一架、舞紅都變。無心辦寒食，
任雨絲風片。(《東風》4期，47.06。按：收於《友

紅軒詞》「四十六年」)

9月22日於中文系講授各體文選、歷代文選、國文及專書。仍任「訓育委員會」委員暨「編製章則委員會」委員兼秘書。
(校刊15期)

10月16日當選「校務委員會」代表。(校刊16期)
撰<七娘子--初三初四迎神罷>、<卜算子--生怕負春光>、<意難忘--江海飄零>、<歸朝歡--千頃湖光花簇簇>、<菩薩蠻--寄內>、<定風波--壽于右任先生>、<霓裳中序第一--絮生既次袁企止(興懷集作「老」)寄懷鶻雁之作，復索和章，因集句為此>、<倦尋芳--絮生百成招飲市廛，拈遠字同韻>、<倦尋芳--又集句>、<醉太平--礁溪釋妙寺題壁>、<定風波--偶向名場著此身>等詞，譯詩<TO Him(取材菩薩蠻)>、<LOTUS FLOINER(取材芙蓉

詞)> (按：譯詩類，先生自云：「各首皆為講演時舉例之需要而譯，故取材漫無標準，不成體段。然為數甚少，姑附存之」)(興懷集、友紅軒詞)，暨<宋濂(為中國文學史論集作)>。

(興懷集)

民國 48 年

4 月 1 日任「東海概況編輯委員會」、「圖書館學報編輯委員會」委員。(校刊 23 期)

6 月撰<木魚銘--東海大學循教會學校故事，琢堅木為魚，象徵傳統。將由首屆學生於畢業儀式中，授之次屆。以後年以為常，傳承罔替。器成，予為之銘>。(興懷集)

6 月指導朱融先生撰寫<九歌之戲刻性及其舞臺藝術之想定>學士論文。

10 月 16 日原中文系主任徐復觀休假，先生以副教授接長主任一職。並講授各體文習作、歷代文選、國文及專。本年仍兼「獎

學金委員會」、「訓育委員會」、「圖書委員會」、「圖書館學報編輯顧問委員會」等委員。(校刊 30 期)

11 月 1 月因接長系主任，擔任「校務委員會」當然委員。(校刊 31 期)

11 月 16 月因接長系主任，擔任「教務委員會」當然委員。(校刊 32 期)

12 月 1 月當選教授會候補理事。(校刊 33 期)

12 月 31 月擔任中文系四年級導師。(校刊 34 期)

撰<南浦--天外漲寒流>、<高陽臺--宿鳥呼晴>、<小重山--壽對餅花作>、<鷓鴣天--聞琴(興懷集作「聽劉年瓏奏鋼琴」)>、<好事近--窗內翠簾垂>、<清平樂--相攜俊侶>、<點絳脣--觀復山莊嘗青梅>、<滿庭芳--宿谷關>、<菩

薩蠻--今宵坐對伊人面>、<翠堤春曉--晨興
步山徑，於雜草中得香茅，歸賦舊調醉翁操，
既成，實之 Johann Strauss 之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中趁拍可歌，因用其譯名翠堤春曉
名其調，近本意也>、<蝶戀花--郎費羅
Longfellow 詩三章，命諸生試譯，苦不能就，
嘗試為此，亦變通之一法也>、<阮郎歸--摩爾
(Thomas Moore) 詩三章，語繁而意苦，利其可
歌，以阮郎歸譯之，視原文不能無溢辭矣>、<
沁園春--五月四日壽無諍五十>、<踏莎行--
樓觀飛霞>、<江城梅花引--輕車飛趁好風涼
>、<菩薩蠻--午枕>、<鷓鴣天--鍛夢烹愁枉
費詞>等詞。(興懷集、友紅軒詞)

民國 49 年

3 月於《東風》10 期發表<踏莎行詞>、<江城
梅花引>、<翠堤春曉詞>等詞作。

按：此三首均見於《興懷集》、《友紅軒詞》之「四

十八年」，各首內容如下：

踏莎行

樓觀飛霞，郊原隱霧，玉山迎面青無數。天開文運
闢榛蕪，於今處處絃歌處。

幽徑迴廊，瓊璫朱戶，書聲時共流鶯度。層陰如夢
谷雲低，斜陽又染相思樹。

江城梅花引

輕車飛趁好風涼，送斜陽，漸昏黃，樹杪天開，隱
約泛波光。波盡晚霞明滅處，渾不辨，是他鄉是故
鄉。

故鄉故鄉天一方，怕思量，卻相望，望也望也望不
見，靄茫茫。十載蓬萊，依舊水中央，便算乘風
歸去也，爭奈箇，少年郎，鬢已蒼。

翠堤春曉

晨興步山徑於雜草中得香茅歸賦舊調醉翁操即成實
之 Johann Strauss 之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中趁拍可歌因用其譯名其調適本意也

霏，雲稀，星低，月沈西；熹微，行吟者誰過山
谿，山中春草萋萋，露未晞，野色正淒迷，怨王孫
兮胡不歸。杜衡蕙苴，何所無之，蔓而不見，孰信
脩而慕之，或芰荷兮爲衣，或菘菘今充幃，遭逢兮
非時，孤芳兮誰知，昧昧復何辭，采之將以詒所思。

(《東風》10期，49.03)

6月於《東海文學》創刊號發表〈南歌子--宿

獅頭山元光寺〉、〈西江月--元光寺始見桐華〉

等作品。

按：各首內容如下：

南歌子--宿獅頭山元光寺

夏木陰陰合，春禽恰恰啼。四山霏霏潤酥泥，留取
涼雲一笠壓眉低。

蔬荀分香積，鐘魚度翠微，禪 放腳便忘機，自是
安心處不須歸。

西江月--元光寺始見桐華

夜靜簷聲斷續，曉來山色空濛。天涯初見紫華桐，
喚起鄉心如夢。

密葉晨流清露，幽香暗逗游蜂。任數春意十分濃，
少箇綠毛幺鳳。(《東海文學》創刊號，49.06.01。

收於《興懷集》、《友紅軒詞》「四十九年」)

6月14日指導鄭心元先生撰寫〈近代報業

(1914-1940)〉(題：譯 MOTT 著 AMERICAN

JOURNALISM 第36章至第43章)學士論文。

按：先生評是書「譯文忠實流暢可謂於近代美國報業之發展紀述好詳」。

8月《友紅軒詞》刊行，臺北正中書局出版。

按：是書係收錄先生從民國21年至49年間，124首的詞作。〈自序〉(亦見興懷集)云：

余幼耽韻語，苦乏師承。稍長，作詞幾同冥索，率意而為，幸不為家數所困。自律者止三事情：必求真律，欲求協辭，惟求達而已。三十年來，守此弗渝，故平居非真有感發，未嘗苟作。檢視篇章，纔百許首耳。徒以舊日偶有流布，難免 爻。變亂之秋，重虞散佚，因自寫定，聊實行箚。不謂朋游謬獎，聒付景傳，是立醜女於五都之市。吾知其必為解人所笑矣。庚子八月繼宗識於友紅軒中。

10月10日撰〈孟浩然詩說序〉(亦見興懷集)，

民國50年4月《孟浩然詩說》由東海大學出版，臺灣中華書局經銷，民國57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再版。

按：是書分三卷，卷1為古詩64首，卷2為律詩175首，卷3為絕句26首。附唐王士源及韋湑二人之〈序〉，新、舊《唐書》本傳，暨先

生重撰之<孟浩然傳>，並附與孟浩然友朋交往之作。<孟浩然說序>云：

唐詩李杜而外，論者必推王孟。惟孟詩散佚，無復全編。天寶初，王士元始爲哀輯殘遺，已不及元製之半；韋滔繕進秘府，亦止微有增益。顧後世刊本，浮溢殊甚，馮虛審訂，厥業滋難。世之論孟詩者多矣，而深中肯綮者，殆莫過於殷璠。璠之言曰：「文采丰茸，經緯 密」，寥寥八字，可云精愜。自餘諸家，各操衡度，以意短長。如劉辰翁、李夢陽輩，率居片言，便施評駁，初未嘗鉤理全文，良非定論。至王世懋謂其泔泔易盡，不出五言，窺豹未全，文何由蔚？抱殘定讞，誣古人矣。暇日披尋，偶有所獲，輒爲逐一詮論，遂成是編。方今詩道日新，操觚之士，矜奇逐詭，流波所屆，至於險 成風。其尤甚者，即作者亦不能自解，使讀前賢之作，或將廢然而反也。

民紀四十九年十月十日湘鄉蕭繼宗序於東海
大學寓齋。

<孟浩然傳>云：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其先世出鄒魯，雅尚儒素。家貧，嘗事耕稼。體貌修俊，風神散朗。少好節義，重交游，喜振人患難。與弟洗然並擅文

翰，篤于友愛。浩然尤力學，工爲詞賦。年三十，以親老思祿養，苦無徵薦。旋應省試，赴進士舉，不第。居長安經歲，根根不自得。歸行至洛陽，居久之，困頓益甚。乃去而之越，由臨渙、譙縣，以達廣陵，所至輒交游賢俊。尋渡江，游京口，至會稽，泛鏡湖，探禹穴。越歲，始泝江歸，隱鹿門山。年四十，復游京師，京師士大夫爲之傾蓋延譽。閒游秘省，秋月新霽，群彥聯詩，及浩然屬句，曰：「微雲澹河漢，疏雨滴梧桐」，舉座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爲繼。丞相范陽張說、侍御史京兆王維、尙書侍郎河東裴朮、范陽盧僎、大理評事河東裴總、華陰太守鄭倩之、守河南獨孤策、率與浩然爲忘形之交。時房瑄、崔宗之、閻防、綦毋潛、劉虛、崔國輔輩皆名下士，亦爲之揚譽。顧爲有力者所沮，居歲餘，終無所遇。一云玄宗召對，誦詩，不稱旨意，因便放還。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昌黎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約浩然偕至京師，將薦諸朝。及期，浩然與故人劇飲，甚懽，竟畢席不赴，遂還襄陽。時荆襄爲天下重鎮，少彥貴游，冠蓋相屬。而浩然名日高，日與大吏長者，講論燕游；或自放於清谿幽壑之間，與巖穴隱人相唱答。會監察御史周子諒援讖書劾牛仙客，干帝怒。張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九齡與浩

然爲故交。辟爲從事。浩然從游南郡，脫略形跡，時有酬和。未幾，九齡移官，浩然亦去。始絕意仕進，復往游會稽。乃沿江下彭蠡，至牛渚，道宣州，浮錢唐而達山陰。冬，由海道訪天台，志慕真隱。以故人張子容爲樂成尉，因游永嘉。明年春，自永嘉歸，復經山陰，泝江至洞庭，出江陵而還襄陽，遂不復出。二十八年，故人王昌齡游襄陽--時浩然病疽，食鮮，疾甚，終於治城南園，年五十又二，葬於郡之鳳林山。後樊澤爲節度使時，浩然墓庫壞，符載以牋啓澤，澤乃更爲刻碑，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同郡皮日休爲之記。浩然所爲詩文，輒多散逸，宜城王士元集其詩一百二十八首，今本已有濫。雖五言以外，篇什罕存；然就殘遺，抉其尤最，要皆文采丰茸，經緯 密。誠足上凌鮑謝，平睨右丞，介乎李杜之間，而能不媿者也。

10月16日兼中文系主任，講授國文、詞曲選及專書。仍兼「訓育委員會」、「獎學金委員會」、「圖書委員會」、「圖書館學報編輯顧問委員會」委員。(校刊45期)

11月16日擔任「校務委員會」暨「教務委員會」當然委員。(校刊47期)

撰〈水調歌頭--手種鳳凰木始華〉、〈浣溪沙--百成寓中曇花夜放〉、〈浣溪沙--少日襟期自許高〉等詞(興懷集、友紅軒詞)，〈巫山一段雲--和寥音〉、〈桂殿秋--覽故宮所藏王卿儂山樓閣圖〉、〈西江月--壽一寒六十〉(興懷集)，暨〈壽孫哲生七十〉、〈題畫贈季生〉等詩。(興懷集)

民國50年

1月於《東海文學》2期發表〈巫山一段雲--用寥音均〉、〈桂殿秋--覽故宮所藏王晉卿儂山圖〉等作品。

按：此二首均見《興懷集》「四十九年」，各首內容如下：

巫山一段雲--用寥均

峽東秋江急。帆收夕照沈。煙鬟隱約度層陰。遐思
入微吟。

枕畔朱霞爛。峰腰翠靄深。佳人旌旆易重尋。難覓
少年心。

桂殿秋--覽故宮所藏王晉卿僊山圖

瑤殿迴。錦屏開。琅玕爲石翠爲苔。眼見蓬萊又清
淺。烏爪僊人猶未回。(《東海文學》2 期, 50.01.01)

5 月 16 日擔任「救國團團務指導委員會」委
員。(校刊 56 期)

6 月 15 日指導李華富先生撰寫<二晏歐陽詞
及其詞風>、彭力偉先生撰寫<小說的結
構>(愛得律繆耳原著)、黃守徵先生<美國
報業(第四十四章至四十八章)>(AMERICAN
JOURNALISM by FRANK LUTHER MOTT)等三篇
學士論文。

10 月 1 日通過教育部升等審核，爲教授。未兼
中文系主任。(校刊 59 期)講授國文、各體

文習作、詞曲選及專書。(校刊 61 期)

10 月 16 日兼「訓育委員會」委員。(校刊 60 期)

11 月 1 日當選為「校務委員會」、「教務委員會」
委員。(校刊 61 期)

11 月於《東海文學》3 期發表〈波蜜娜颱風過
境戲賦〉。

按：亦見《興懷集》「五十年」，其賦云：

[中呂粉蝶兒]睡起山堂，試開簾惠風和暢，望川原
錦繡風光；花兒競芬芳，鳥兒貪歌唱，好趁
時游賞，似這般雲淡天蒼，何曾是大風模樣。

[醉春風]入袖午颺清，披襟秋氣爽。都道是霎時微
雨作新涼，你不用瞎胡想，想。天文台沒箇
主張；新聞紙又無號外，廣播站免談氣象。

[迎仙客]微雲猶澹宕，蘋未轉清商，乍陰乍陽多異
狀。赤霞燒晚天，涼氣侵屏障。夜幕高張。
猛可裏雷部輕車響。

[紅繡鞋]一會價風拳羅幌；一會價雨打紗窗，一會
價金蛇兩道閃光芒，電源斷，燈乍黑；龍頭
竭，水又荒，只索把門窗兒全扣上。

[滿庭芳]只聽得雨暴風狂，暢好似神嘍鬼嘯，倒海翻江。恰扁舟一葉隨波蕩，儘潮頭亂打篷艙。只鬧的馬翻人仰；掌不住舵急篙忙。四下裏全搖晃。是甚麼橫衝直撞，颯的過前廊。

[耍孩兒]誰家屋漏搬盆盎？忙不迭抱被移床，怨飛廉一味逞強梁，惱的人意亂情慌，望只望--雨收風定東方亮；恨只恨！地覆天翻黑夜長。真難量：偏是孩兒們膽壯，酣酣直睡到天光。

[六煞]眼巴巴才盼到明，天陰陰似夜未央，誰又料曉來風力依然旺。昨宵是朝前使的拖刀計；今朝是往後放的回馬槍。好箇漩渦浪！沒命兒廝纏混鬧，使勁兒倒鳳顛凰。

[五煞]一場噩夢醒，來由事後詳！道波蜜娜小組纔光降。我則道月夜時聞環珮響，天風頻送麝蘭香；誰承望，只帶得一場豪雨，一片災殃？

[四煞]望通衢一道江，逛公園百畝塘，扁舟闌入平唐巷。只看那橫街做了避風港，小院聊充滑水場。波心盪，兀有些零星家具，新舊衣裳。

[三煞]播音器啞了腔，霓虹燈走了光，繁華市面寒酸像。東街的貨色吹向西街賣；鹽店的招牌吹給布店裝。欣無恙，算饒了水泥鋼骨，大廈洋房。

[二煞]老榕樹搬了場；葡萄架拋過牆；鳳凰木磕斷了芭蕉項。一棵棵似街頭醉倒迷魂漢；一株株似逆旅相逢折臂翁。待要還原狀，怕白花了氣力，受不盡的窩囊。

[一煞]你波蜜娜名兒艷又香，你性兒蕩又狂，天生一付風魔相。平空地闖下了滔天禍，迎面澆來潑辣湯。掛一筆胡塗帳，只裙邊兒一掃，也準教家破人亡。

[尾]送嬌娘甫下場，說新客蘭茜性更強。任憑你花顏玉兒皆魔障，誰著你蕩婦妖姬次第來訪！

（《東海文學》3期，50.11.15）

撰<八歸--不見印文二十年矣，去歲忽傳凶問，竟殉情於泰京曼谷，其親舊歸骨台灣，為詞哀之>、<鷓鴣天--魯渭平屬題辛亥革命同志四人照像>、<定風波--率諸生畢業旅行彰化八卦山>等詞，暨<The Preface Inedited>。（興懷集）

按：<The Preface Inedited>未有「注」云：「Chinse Village Plats 一書，係甘博爾博士(Dr. Sidney D. Gamble)經由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基金會

聯合董事會(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託予爲之英譯者。閱一年有八月(自 1959 年 8 月至 1961 年 3 月)而竣事。稿存甘氏處凡七年，始商得荷蘭之 Philo Press 出版，而甘氏以心臟病猝發逝世。付梓之前，甘氏之友頗預其事。遷延至一九七〇年，書始出。封面既無合著之名，此序亦未見刊。脫非甘氏序文中含糊道及，則譯者爲誰，亦無由考矣。甘氏爲人，本非曠曠，惟身後介入之整理者，則不無攘功掠美之嫌。事經輾轉交涉，卒以鑄錯已成，是正不易。至一九七四年七月始由貝茲教授(Dr. M. Searle Bates)於聯合董事會所發行之 New Horizons 撰文澄清其事，去遙譯時已十五年矣。此事經過曲折，非短文所能，當年參與其事之中美人土甚多，然多已老退物故，愈益糾結不勝剖解。茲僅存拙序，並附貝茲辭於後，稍存崖略云。近時美人每以國人侵害智慧財產權爲病，然觀於此例，始知美人亦勇於責人，而怯於自責也。」

民國 51 年

6 月於《東海文學》4 期發表<虞美人--壽沈階

升七十>詞作。

按：是作未見於《興懷集》，詞云：

當年奔走巴山道，傾蓋親信笑。一從分袂各天涯，
同向蓬壺深處客爲家。

收京見說佳期近，應有歸鯨趁。參軍記室已稀齡，
好待蠟梅開後到吳興。（《東海文學》4期，51.06.15）

6月10日指導張永盛先生撰寫<朱敦儒及其詞>、林武照先生<姜白石詩詞略論>、莊健先生<論清代五家詞>、洪秋霞先生<蘇東坡及其詞的研究>等四篇學士論文。

按：先生對此四篇論文均有說明，各篇分別如下：

朱敦儒及其詞

朱氏生平史乘記載不詳，此文就其作品爬梳參校，櫛次成篇，殊不易爲。所論詞風各節亦復爲其竅要。

姜白石詩論略論

白石詩詞均臻高詣，於詞尤爲大家，所存旁譜，令後人略闕音樂之遜。惜文中未遑論及，度非力所能勝。就論詞各節，亦具見地，不無可取之處。

論清代五家詞

清詞極爲繁□，疏論正亦不易，此文特舉五家可謂振衣挈領，其論水雲樓詞尤爲確當。雖取材出自摭摭，而編次亦見辛勤，僑生有此亦復難得。

蘇東坡及其詞的研究

東坡生平事跡具見該書，文中約爲小傳，敘次井然，至論詞該節，於詞風轉變所舉尤爲切要，雖不越前人範圍，亦不失爲平允之作。

6月17日因金門之行，撰〈金門行詞--六月十七，有金門之行。耳目所接，皆中興氣象。在在足以發人深省，厲人志節。十年來無此樂也。成詞四首，聊志感懷〉。民國52年3月發表於《東海文學》5期

按：〈金門行〉四首，亦見《興懷集》，然詞前無序，後缺注解，各首內容如下：

六月十七日，有金門之行。耳目所接，皆中興氣象。在在足以發人深省，厲人志節。十年來無此樂也。成詞四首，聊志感懷。

調金門

金門島，四面海環山抱。萬箇蜂房通隧道；千重山外堡。不似元嘉草草；那爲彈丸地小？試看馬騰兼土飽，黃龍須直擣。

憶秦娥

桃花開①，桃花處處軍人栽。--軍人栽，--披荆斬棘，帶得春來。

金門山劫高崔巍；金門人似登春臺②。--登春臺，十年薪膽，一夕風雷。

鷓鴣天

莫道窮鄉困海隅③，野人充繕只甘藷？青晶香稻胡麻餅④；紫菜高粱石首魚⑤。

沙磧地，不毛區，如今處處水鳴渠⑥。君看馳道多高樹⑦，新種蒼奴百萬株⑧。

八聲甘州

御長風，銀翼度晴空蓬萊靜波瀾⑨。向澎湖列嶼⑩，金門戍壘，一縱游觀。天作三臺屏障，拔海出層巒。十萬貔貅在，劍氣霜寒。

試上七重峰頂，指荒蔓草，是處鄉關。恨盈盈一水，咫尺隔悲歡。好男兒--封侯骨相，爲諸君--高唱大刀環。歸期近，跨甌閩去，收拾江山。（《東海文學》5期，52.03.20）

①碧桃遍地，皆自臺灣移植。

②金門民風淳樸，政治社會方面，尤多建樹。

③閩人謂金門舊爲五等縣。

④大智樓午餐所見。

⑤皆金門特產。

⑥金門缺水，新修水堰甚多。

⑦今廣道平直，凡三百六十公里。

⑧金門無樹已種三千萬株，以後將年增三百萬株。

⑨是日海平如鑑。

⑩道經澎湖。

戍金戰士，別有颯爽英姿。

七重峰去敵陣才二千餘公尺。

11月16日開各體文習作、詞曲選及楚辭等課程。時兼「圖書館學報編輯顧問委員會」、代表，並當選為「校務委員會」暨「教務委員會」委員。(校刊77期)

12月撰〈擊磬集序〉。

按：是文乃為唐昌晉先生《擊磬集》而撰，並云其名係「取諸論語荷蕢人語」。

撰〈胡慶育以其潑墨詞見貽卻寄〉詩，〈鵲橋仙--悼胡適之先生〉、〈浣溪沙--丁尼生(Alfred Tennyson)詠鷹詩音調拗怒，極得驚禽神理，原詩二節，節三句，前後六韻，取為仄韻浣溪沙擬之〉、〈風入松--夜約〉、〈八拍蠻--曉別〉、〈卜算子--赫理克(Robert Herrick)小詩 To Electra 一首，頗似陶令閒情賦中語，固知情之所鍾有同然矣〉、〈柘枝引五--先疇數頃不憂貧〉、〈酷相思--莫把白楊栽冢上〉、〈水調歌頭--實先以甲

骨文字屬為集句，因集此詞以調之>、<塞姑--
從軍行>、<南柯子--睡美人>、<法駕導引|四
--長相憶>、<鷓鴣天--壽曾約農先生七十>、<
高陽臺--漢穆敦博士(Dr. Coarence H. Hamilton) 本
奧柏林大學教授，精於內典。年來賓席東海，主
講哲學。瓜期既屆，不日言旋。予與外籍同人，
舊有清談之會(命曰 Chat Club)，每會均由予講述
中土文物風習。雖甚風雨，漢氏夫婦輒列座中。
瀕行索書，並屬紀此勝緣，為賦此章以別>，暨
<春帖--五十一年癸卯>。(興懷集)

民國 52 年

6 月於《東海學報》5 卷 1 期發表<湘君湘夫
人及大司命少司命四篇結構之研究>。

按：該文分成幾部份，詳文如下：

一、神話·民歌·詩人

廚川白村說：「詩是個人的夢；神話是民族的
夢。」神話是初民對於自然現象的解釋，肯定超人
類的神底存在，流傳成爲美麗的傳說，代表整個民

族底想像；而詩則出自個人底創作。可是，詩範圍如果不局限於「詩人之詩」的話，則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有它們自己底詩歌，儘管其形式與技巧在程度上可能有很大的差異。古代的詩歌，往往以民歌形態保存下來。那些民歌，最初可能由天才詩人創造而成，但經過了許多世代的傳唱、修正、夸飾之後，無形中已成了民族的集體創作，代表了整個民族在那個時代的心聲。那末，民歌型的古代詩歌，也可以說是「民族底夢」，假如佛洛伊德(S. Freud)底精神分析論，可以拿來詮釋文學之起源的話。

中國最古的詩歌，如《禮記》所載的伊耆氏蜡辭，《吳越春秋》所載的黃帝斷竹歌，《孔子家語》所載的帝舜南風歌，《尚書大傳》中的卿雲歌，《偽古文尚書》中的五子之歌，《新序》中的江水歌，《史記》中箕子麥秀歌，伯夷叔齊的采薇歌，由於文獻之不足徵，一般人對那些作品都不免抱著存疑的態度，即使能證實其非偽品，也不過是些零章斷簡而已。一般人公認具有文字紀錄的，最古的詩歌，是《詩經》裏所收集的三百零五篇。這些詩，被幾千年來的詩人、文學史家、文學批評家，引為中國詩底初祖，奉為中國詩底典型。不過這一個結集裏的篇數雖多，究竟章幅短小，辭句反覆，大多不具作者姓氏--始終沒有脫離民歌底形態。

至於中國底神話，由於年代之湮遠，典籍之散佚，那些耳口相傳的故事，一定損失得很多，但是，現在殘存的，片段的東西，搜集起來，還不失為豐富的寶藏。神話，原本是詩歌文學底源泉之一，但由於中國早期文化的發祥地底自然環境，使得北方的民族性格傾向於實際人生，很少把那些恢奇詭麗的神話，鑄鑄於詩篇之中。直戰國代，處在山重水複的南方的楚文化崛起之後，才有人把它重視，並且融入他們底作品之中，發出幽艷雄奇的光彩。

在古代希臘的荷馬，號為「偉大的詩歌的盲父」--希臘人逕稱之為 **The Poet** 而不名。在中國，如果我們要認真從古化挑出一位最偉大的詩人--具有雄大的氣魄，豐富的想像，充沛的感情，絢爛的辭采，足與世界上任何民族底古代大詩人抗手的，只有戰國時期的屈原了。

屈原是詩人，不像麥秀、采薇之類的作者，只有零篇斷簡不能獨立成家；也不像「三百篇」的作者，屬於不知名的群眾；他底詩是他底「個人底夢」，也不像荷馬只是集體的代表（荷馬本義為 Pieces Together）。他底生平事蹟，有史籍的記載。他底出生地，是山川錯結的楚國。他底時代背景是波詭雲譎的戰國末期。他有光榮的世系；他底出處用舍，關係自己國家的盛衰存亡，也可說關係整個時代的

變化。他有熾灼的熱情、堅貞的意志，加上卓越的天才，但遭逢了乖蹇的時運，迫著他寫下那些瑰麗的詩篇。他從北方直率、單調的民歌形式中解放出來，創造出一種優美而跌宕的韻律。他用楚國的地方情調，塗飾了詩底色彩。他用真正「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感情，表現了沈鬱的風格。他鎔鑄古代的神話、傳聞，塑造出光怪陸離的幻境。劉勰說：「……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王逸說：「自終沒以來，名儒特達之士，著造辭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眇；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事實上，他替中國純文學開啓了無數的法門，後世的作者，儘管從底作品裏去分點兒「零膏賸馥」，也不過髣髴其一二；還有許多東西，可說是後繼無人呢？

二、巫覡·歌舞·戲劇

屈原底作品是多采多姿的。這不僅由於辭采之絢爛，而且是由於他能運用不同的韻律，不同的結構，不同的情愫，去寫不同的題材。就中多數是他自己底抒情言志之詩，惟有〈九歌〉十一篇，是以民歌為基礎，通過了詩人底手腕，保留民歌的情

調，揚加以潤飾、更定、改寫出來的。

關於這一點，前人底說法，大體一致。王逸說：「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朱熹也說：「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蠻荆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嫚荒淫之雜。原既放逐，見而感之，故頗為更定其詞，去其泰甚。」王說為屈原重作，朱說以為潤色改作，歷代學者沒有什麼異議。到近代，由於疑古的風氣之煽播，才有許多異說，但大都沒有很堅強的證據。近頃有人從它底詞句、音韻、器樂、神道多方面加以分析，已證實了朱熹之說為近於事實，亦即九歌以民歌為基礎，經過了屈原底更定。

<九歌>為祀神之曲，是毫無疑問的。神與之間，一向有一個中介人，其名「巫」。就時代言，巫的起源很古。《楚語》：「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及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糅雜，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可見得巫

之起源，還在少皞氏之前，已經是很古很古了。就地域言，巫不只是楚國才有。因為起源很古，可說所有的原始民族，都有巫覡存在。一直到現在，東南亞許多原始民族，祭祀祈報，還是用巫，頂多名稱有點不同而已。《商書·伊訓》中，早已提到「巫風」，伊尹懸為深戒。周代祀典，經周公制禮，有了一定的儀節，一定的官守，中原的「巫風」漸漸衰落，可是，南方的民族，依然巫風甚盛。《呂氏春秋·侈樂篇》說：「楚之衰也，作為巫音」。漢郊祀祠中有「楚巫」。楚文化比北方文化較為後起，巫風之盛，自不待言。

不過，巫在楚國，另有一個名稱叫「靈」。早在春秋時期，楚國有一個叫屈巫的，他底字就叫「子靈」。《說文·玉部》：「靈、巫也，以玉事祀神。玉，靈聲。靈，或巫。」段注：「楚人名巫為靈。」<九歌>中沒有巫字。<東皇太一>：「靈偃蹇兮姣服」。<雲中君>：「靈連蜷兮既留」。<東君>：「思靈保兮賢姱」。這幾個「靈」字，王逸都訓為「巫」。「靈保」一詞，洪興祖《補注》云：「古人云：詔靈保，召方相。說者曰：靈保，神巫也。」按《史記·封禪書》：「秦巫祀社主巫保」。「巫保」即是「靈保」。又<刺客列傳>：「高漸離變姓名為人庸保。」《鶡冠子》：「伊尹、酒保也。」保為庸役之人，「靈

保」猶言「神僕」。現在沅湘一帶，巫師用的印，其文曰：「靈寶大法師印」。「保」「寶」本通。「大法師」之號，雖然是後人剽襲釋道兩家底名稱，但「靈寶」二字來源卻很古--從戰國時代一直流傳下來的。這，也可以證明「靈」是楚國人對於「巫」的另一稱謂。

南方的楚國，民俗既信鬼而好祀神，巫覡一行，自然大行其道。她們不僅以此為職業，而且在社會上有她們底地位。巫底職業是人與神之中介，而接神之道，是以歌舞去娛神。《說文·巫部》云：「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袖舞形。」又<伊訓>所稱的「巫風」，是「恆舞於宮，酣歌於室。」孔疏云：「巫以歌舞祀神，故歌舞為巫覡之風俗也。」《詩·陳風·宛丘》及<東門之枌>二篇，是描寫巫覡之歌舞的。鄭氏《詩譜》也說：「是古代之巫，實以歌舞為職以樂神人者也。」由此可知是舞師、是歌手、是神與人之媒介，其職責不僅是以此娛神，而且是以此娛人。

中國正式的戲劇，雖然出現得很晚，但其主要的成分，始終離不開歌舞。因此，追溯戲劇的來源，仍出自古代的歌舞，而歌舞則一直是巫覡底專業。換言之，中國的戲劇，是從巫覡底歌舞而來的。由巫覡這一個總源頭，其上游發展為「俳優」一個支

流：下游匯集為「戲劇」一個支流；而巫覡本身，仍然保持其原有的宗教色彩，和其衍化而出的俳優與戲劇，並行不悖，到今日還有它底存在。

古代巫覡的歌舞，除從《陳風·宛丘》及〈東門之枌〉二詩，可以窺見其一鱗半爪以外，已無法知其全貌。不過，文字的記載和描寫，無論怎樣也不能把實際的情形，形容得纖毫不失的。易言之，在當時巫風熾盛的情之下，勢必踵事增華，內容很豐富的。他們底職業，既是以歌舞娛神娛人，則其特徵至少有三點：第一，它必是宗教性的。爲了娛神，勢必歌頌神恩，并扮演神話中故事，以稱揚其功德。就歌頌言，現在民間酬神的時候，還是以歌舞戲劇爲崇德報功之具；就扮演言，它演變爲後代迎神賽會中的「臺閣」之類。第二，它必是娛樂性的。爲了娛人，勢必有調笑戲謔，以博觀眾的歡笑。朱熹說：「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嫚荒淫之雜」。「褻嫚荒淫」，已帶有色情的意味，至於謔浪笑傲，自然是題中應有之義了。這一點，直接發展爲秦漢以降的宮廷中俳優之類的戲弄的範本；間接演變爲後代插科打諢的喜劇。第三，它必是表演性的。在酣歌恆舞之餘，氏族與氏族之間，巫與巫之間，爲了爭奇鬥勝，勢必增加特殊的節目。《晉書·夏統傳》描寫女巫章丹陳珠底表演：「丹珠乃拔刀

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佻舞，靈談鬼笑，飛觸挑杆，酬酢翩翩……」這就演變為後世的雜耍之類。

至於現在的巫師底歌舞，筆者在故鄉--沅湘之間--已見得很多。場面雖然沒有像<九歌>裏所描寫的那麼盛大，但如<東皇太一>中所說的「撫長劍兮玉珥」，「璆 鳴兮琳琅」，「揚枹兮拊 箏，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以及《離騷》中靈氛所用的「筵筮」，巫咸所需的「椒糈」等等，幾乎應有盡有，頂多品質上或有不同而已。<大司命>裏的「靈衣兮被被」，和<東君>裏的「翾飛兮翠曾」兩句，所描寫的簡直就是今日巫師的舞姿，而且寫得非常傳傳。

唯一不同的，是所祀的神道，已經不是<九歌>中的諸神。還有歌詞極為鄙俗。鄙俗的程度，一如朱熹之所謂「褻嫚荒淫」。那些歌詞，筆者已經不能記憶。這裏，姑且引用近人劉錫蕃《嶺表紀蠻》中的一段話來說明：「蠻人喜歌，殆出天性，即道巫經典，亦可以歌謠目之。甚至享祝祖考，祭祀神祇，馨香膜拜，肅穆敬畏之時，亦常涉及男女風流，情歌娓娓之事。如獮巫『慶愿』念詞云：『八十公公到花園，手攀花樹淚漣漣』又云：『明月花前好相會，白雲洞口好成雙』。又『慶愿』時，請神至

『官家十八姊妹』或某神祇，例須說淫詞，其語尤難入耳。然則蠻人之所謂神，亦不過色中之餓鬼，而歌壇之健將耳。」這種情形，不僅獠獠之族是如此，就是漢族中的巫師，也一點沒有兩樣。不過筆者所見過只是「慶愿」，從沒有見過連祭祖也來這一套的(《晉書·夏統傳》所紀係祀祖)。他們除了「唱工」之外，還有「做工」，除了「舞容」之外，還有「表演」。這種「做工」、「表演」，是跟隨歌詞內容而表演的一些動作。如果說歌詞不堪不入耳的話，那動作才真是不堪入目呢。

大抵古代較為原始的藝術，尤其是民間藝術，毫不忌諱以性慾為母題的。〈九歌〉在經過屈原潤色之前，和現在的巫歌所保留的原始情調，大概也差得很遠的。我們很難相信在那個時代的民間歌曲，沒有經過文學家底修改，潤飾，而有那麼高級。那些赤裸裸的基本衝動，惟有通過了詩人底靈魂，使它們淨化過，昇華過，才能達到一種超肉體的哀怨纏綿的境界。

三、湘君·湘夫人

〈九歌〉既是南楚民間祀神之由，自然以神話為內容，民歌為基礎，而由詩人加以潤色更定；而當時祀神的習俗一向由巫覡來主持；巫覡底職務又是以歌舞來娛神，那末，這些歌詞，一定既不是只供

諷詠的詩篇；也不是只供清唱的徒歌；而是配合著音樂、歌唱、舞蹈、兼帶動作表演的歌劇刻本。筆者在這裏逕稱之為「劇本」，看去似乎有點近於武斷。但細按中國戲劇的發展，從唐人底大曲以詩聯套，宋人底大曲、法曲等以詞聯套，金元明以南北曲搬演故事，以至於今日的皮黃以及各地地方戲，實在都脫離不了歌舞和動作表演的範圍。儘管在屈原時代尚無戲劇之名，而當時的「巫風」、「巫音」，實已具備後世歌劇所有的成份，即稱之為原始的、或雛型的戲劇，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我們沒有生在戰國時代，一般典籍對於這些民間藝術，也沒有--古人也許認為不值得--詳細記載，無從知道當時實況之盛，但流傳了幾千年之後，殘留下來的巫覡科儀與歌舞，還有那樣的場面，可以窺察出一點消息，知道當時的規模一定很宏大，節目一定很繁多，實無媿於後代之所謂戲劇。〈九歌〉十一篇，就是十一個節目；〈九歌〉全文，就無異於全本歌劇的唱詞，不過其中的「科白」沒有記錄而已。

有了這個基本觀念之後，對於〈九歌〉全文，可以得到一個較深入的瞭解。但是本文不打算把全文加以討論，只討論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和少司命四篇，因為這四篇和其餘七篇在結構上顯然不同；而這四篇之中，湘君、湘夫人兩篇的結構和大司

命、少司命兩篇的結構，又有分別。明白了這種結構之後，對於篇中文辭向來有些歧異的解釋，也就不難得澄清了。

爲了表明這種不同的結構，得把原文全部引出。湘君、湘夫人兩篇，還得把原文交錯排比，但順序全照原文不變。爲了幫助讀者對於結構和辭意的瞭解，略仿雜劇，戲文的形式，加入「科白」。至於文字本身，不需要一一詮釋，只在重要的地方，偶然加點說明而已。

湘君·湘夫人

湘君湘夫人究竟是什麼神，自來歧說甚多。有說湘君爲湘水之神，湘夫人爲堯之二女者(如王逸《注》)；有含混說湘君爲堯女舜妻者(如《史記》秦博士對)；有說二妃爲湘君者(如劉向《列女傳》)；有說湘君爲娥皇，湘夫人爲女英者(如韓愈《黃陵廟碑》，洪興祖、朱熹從之)；有說湘君爲湘水之神，湘夫人爲其配偶者(如王夫之《楚辭通釋》)；有專指湘夫人爲舜妃者(如《檀弓》鄭注)；有說湘君爲湘水神之后，湘夫人爲其夫人者(如顧炎武《日知錄》)；有說爲天帝之二女者(如《山海經》郭璞注)；有說爲湘山神夫妻二人者(如趙翼《陔餘叢考》)。以上諸說，有的偏略不全，有的從考據觀點，有的從禮教觀點去看，和《九歌》全文都有扞格難通之處。

<九歌>根據的是南楚民間的神話傳說，事實上不能拿禮教去衡量，也不能用歷史去考證的。司馬貞《史記索隱》說：「按《楚辭·九歌》有湘君、湘夫人。夫人是堯女，則湘君當是舜。」王闓運《楚辭釋》說：「湘以出<九疑>爲舜靈，號湘君，以二妃嘗至君山，爲湘夫人焉。」二說最爲確當。以之疏理全文，就毫無問題了。

[二女巫一扮娥皇一扮女英，女云：]姐姐！今日夫君來此相會，咱們不免前去北渚迎接。

[娥做打望科，云：]怎的不見駕到？好愁人也。

[唱：]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女云：]天氣涼了，湖面起了微風，那樹葉也落了下來。

[娥云：]好一派淒涼景况也！

[唱：]嫋嫋兮秋風，洞庭波銀木葉下。

註一：九歌湘夫人篇次在湘君之後，玩原詞出場順序反應該在前面，因湘夫人本居洞庭也。

註二：「帝子」二字，王逸解爲堯二女，極是。他家多有誤解。這一句自稱帝子，正像後代戲劇裏自說自話的定場詩，否則便不成話說了。

註三：「眇眇」二字，各家皆注「好貌」，誤。「眇眇」，即渺渺之借字。眇，遠也。九

章哀郢：「眇不知其所蹠」同義。句中的

「目」字，這裏應作動詞用，諸家誤。

[男巫扮湘君乘舟上，云：]今日前來洞庭，與兩位

夫人相會，怎的還不見她們前來迎接？

[納悶科，云：]敢是有人絆住了也？

[唱：]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

[云：]呵，是了。美人兒出門，理該打扮一番，多

管是梳裏上耽誤了呵！

[唱：]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云：]寡人今日夫妻團聚，各路水神，與俺止住風

波者！

[唱：]令沅湘兮無波，江水兮安流！

註：湘君到洞庭和二妃相會，是從九疑山(湘

水上游)來的，所以他坐的是船。又湘君

湘夫人同在舞臺上不相見，這種情形，

在後代戲劇裏是常見的。

[娥云：]妹妹，且去白蘋洲上打望者！

[女唱：]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

[云：]只是不見一個影兒，敢是咱錯了地方？

[唱：]烏何萃兮蘋中？

[娥唱：]罾何爲兮木上？

[湘云：]全不見夫人們蹤影，好生納悶！好在隨身

帶了一把鳳簫：這是俺首創的樂器，平日和夫

人們在一起，她們總愛聽俺吹著這個；今日獨
個兒在此，百無聊賴，不免把它吹將起來。

[吹簫科，唱：]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注一：「夫」音「扶」，「夫君」猶言「伊人」，
指湘夫人。

注二：《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
翼參差不齊之貌。」由此亦可證湘君是舜。

[女云：]姐姐怎的不則聲？可想獸了？

[娥唱：]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
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湘云：]俺此番順著湘水北來，遶到洞庭，一心想
和二位夫人相會，不想撲了個空兒。

[唱：]駕飛龍兮北伐，遭吾道兮洞庭。

[湘指神船科，云：]俺這船兒可！

[唱：]薜荔拍兮蕙綯，蓀橈兮蘭旌。

注：這兩句描寫湘君所乘的船。大家以為只是
想像中的船，和《離騷》中的「瑤草」「鳳
旌」之類相似。實則巫師祀神時，有真正
用草本紮成的小船。現在的巫師送神則用
木製小船，帆檣帷幔，製作頗精。可知薜、
蕙、蘇、蘭字樣，並非完全虛擬。

[湘做遠望科，云：]那遠處不就是澧水的涇陽浦麼？

[唱：]望涇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

注：潯陽，《說文》稱「在郢中」，《補注》屬之澧州是。他本引《水經》，謂出漢中南鄭，南入於沔，非。

[娥云：]怎生這久還不見來？莫不是他也錯了地面？咳，總是這般陰錯陽差也！

[唱：]麋何食兮庭中？

[女唱：]蛟何爲兮水裔？

注：蔣驥《山帶閣楚辭餘論》說：「舊解麋何爲二語，謂麋不在山而在庭中，蛟不在淵而在水裔，皆失所宜，與鳥何萃二語，大略相同，複直無味。」故別作他解。他不知道「鳥何萃」兩句是湘夫人自比，「麋何食」兩句是比湘君，不得謂之「複」。在期待的時候，總是多疑多慮的，反覆猜想，乃人情之常，不得謂之「直」。

[女云：]姐姐，終不成這般枯守？不如且去四下裏探看一番波！

[唱：]朝馳余馬兮江皋，多濟兮西澨。

注：這時候她們離開了北渚到西澨去了。

[湘云：]等得俺好苦也！

[巫扮湘夫人侍女上，云：]天可憐見，瞧這一門子如花美眷，好容易盼得來夫妻團聚，偏生這般陰錯陽差，不得相見，真是生拆散了呵！[長吁科]

[湘云：]瞧你這梅香，也替俺難受，怎的不教俺心痛？

[唱：]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隄側。

注一：「女」即是後文的「下女」。王逸說是屈原底姊姊，謬極；朱熹說是「旁觀之人」，亦不見理。

注二：「隄側」，即「悱側」，近人姜君釋爲「扉」「笮」，太穿鑿了。

[娥云：]看今天這般光景，像咱一門眷屬，拆在兩下裏，會少離多，終沒得長久之計，怎生是好？

[唱：]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

[女云：]子細想來，倒不如建一所深宅大院，大家長遠廝守著，省的受這等煎熬。

[唱：]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

[娥云：]這就是了。

[指神至科，唱：]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櫜兮既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一，繚之兮杜衡。

注：以上描寫房屋及其陳設。也許帶點誇張的意味，可是，歌舞時是實有其物的，和湘君底船一樣。

[湘作舟子舞，唱：]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

[云：]爲何依然不見？敢真有了變卦？

[唱：]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

[云：]寡人這番南巡，遠適蒼梧之野，官事忙的緊了，自家眷屬，反不曾好好照料來，算是俺的不周之處；可是夫人呵，總也不該……

[唱：]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

[云：]俺這船兒倒也駛的好疾。

[唱：]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

[云：]可惜有了變卦，竟是白跑了這一遭。

[唱：]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聞。

[眾巫扮九疑諸神上]

[娥云：]妹妹，那邊黑壓壓地，是那兒來的一火人物？你且去打問者！

[女云：]眾位請了，敢問眾位尊神從何而來？到此何爲？

[眾云：]咱們是從九疑神山來的。咱們大神湘君前來洞庭，爲的和二位夫人相會。照說早該回去了，咱們特地前來迎接。

[女背云：]原來如此。呵，姐姐，他們竟是來迎接夫君的。

[娥云：]天哪！咱們連面也不會見得，倒早有人來接了。唉，這宅子才蓋好呢！

[唱：]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續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

注：《史記·五帝本紀》：「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由此也可證湘君爲舜。

[湘云：]忙了這大半日，終是白費工夫。好哪，總算到北渚了。

[唱：] 騁驚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

注：北渚，即湘夫人詞中「帝子兮北渚」那地方。等到湘君由江皋到北渚的時候，湘夫人已由北渚經江皋到西澗去了。〈九章·涉江〉：「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水經·沅水注》：「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或即其地。總之在洞庭西北一帶。

[湘環視，驚科，云：]準是出了什末蹺蹊，到這兒也見不到個人影兒；幾間老屋倒好好兒地。

[唱：]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上。

[娥云：]看這般光景，今日是見不著的了。不如脫下兩件衣裳，著眾神梢了回去，以爲信物。

[解衣科，唱：]捐余袂兮江中。

[女唱：]遺余襟兮澧浦。

[娥云；] 妹妹，與我採一把杜若花兒來，送與眾位遠客，好歹求也們梢個信兒罷。

[女採花，授眾神科，唱：]攀芳洲兮杜若，將以遺
兮遠者。

[娥、女合唱：]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緩下舞]

注：「遠者」，猶言「遠客」，即前文來迎之諸
神。王逸說是「高賢隱士」，固屬不倫；
朱熹說是湘夫人底侍女，以侍女而稱之
爲「遠客」，亦不可解。他家解釋均誤。

[湘云：]俺今日十停倒有九停是白來的了。不如留
下信物，好叫兩位夫人想念。

[解玉玦玉佩科，唱：]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

[湘云：]瞧這梅香，倒也玲瓏透剔的，俺且採一把
杜若花兒送與她。

[採花授侍女科，云：]姐姐，煩你與俺把幾件隨身
玉器，梢與兩位夫人者！

[唱：]攀芳洲兮杜若，將以兮下女。

[侍女下]

[湘吹鳳簫緩舞科，唱：]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容與。

[下]

四、大司命·少司命

湘君和湘夫人兩篇，是按扮演的角色把唱詞分
別寫下來的，所以到演唱的時候，必須把兩篇文字
錯迭交織起來。至於大司命和少司命，則在同一

篇，有兩人底獨唱和合唱，毋須加參合，兩篇之所以命題一曰「大司命」一曰「少司命」者，大司命一篇是少司命追求大司命之辭，以大司命為主；而少司命一篇是大司命追求少司命之辭，以少司命為主，兩篇中的中心意義是不相雷同的。各家沒有瞭解這一種結構，所以有些文句的歸屬弄不清楚，誤解大司命全文都說大司命，少司命全文都說少司命，不免辭意混纏，需要加以曲解。事實上，結構沒有弄清楚，即使去曲解也解不通的。

現在，仍君湘夫人例，把全文引下來，文中「科白」仍是筆者加上去的。

大司命

司命，星名，屬於天神。現在湖湘民間每家都供得有司命神，神位署曰「九天司命府君」，不過無所謂「大」與「少」而已。《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上台司命為太尉；又文昌宮第四亦曰司命，故稱兩司命。」《莊子·至樂》：「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戴震《屈原賦注》云：「三台，上台曰司命，主壽夭，九歌之大司命。」也是這個說法，各家都相同的，即是大司命掌管凡人的生死壽夭的。
[巫扮大司命乘車上，云：]位列三台，掌人祿籍。

惡者奪算，善者延紀。俺，大司命的便是。

今日天氣晴和，不免往下界巡視一番。哇，掌事的！與俺打開天門，吩咐風伯雨師，前頭開路者！

[唱：]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

[巫扮少司命上，云：]俺，少司命。想俺室家美滿，兒孫滿堂，說得上福祿齊全。只有一事，不知壽算如何？今日大司命下界巡行，不免攬掇著前往，求他一番。

[唱：]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

注一：少司命主子嗣，詳下篇。

注二：「君」「女」二詞，各家解釋淆異。朱注：「『君』與『女』皆指神（謂大司命），『君』尊而『女』親也。」這是不錯的，可是，如果不知道這兩句是少司命唱詞，便成了大司命自道之辭，「尊」「親」云云，便毫無道理。如果也說是「旁觀之人」之辭，那末，像這樣平空插入，屈原底文筆未免太枯窘而蕪亂了。

[少司命上前搭訕科，云：]星君請了，您掌管人間生死，威福尊榮，小神前來拜見，真是三生有幸。

[大云：]這，這說的什末？下界生如此眾庶，那是俺一手管得下的？哈哈！

[做粧獸科，唱：]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

[大少合舞科，合唱：]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

注一：「吾」爲大、少各人之自稱。「君」，彼此互稱。

注二：「九坑」，戴震注：「義未聞。」「坑」字，《說文繫傳》二十八引作「阨」。《漢書·揚雄傳》：「陳眾車於東阨兮」，注：「音岡，謂大阜也」。故洪、朱均引九山名以實之。洪補云：「《周禮·職方氏》九州山鎮曰：『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嶽山、醫無閭、霍山、恆山也。』《淮南》曰：『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歧山、太行、羊腸、孟門也。』」殊覺牽彊。按《說文·土部》：「塹，阨也。」又阜部：「阨，閔也。」注：「孔穴深大皆曰阨」。《爾雅·釋詁》注：「阨，謂阨也。」「塹」同「塹」，見《玉篇》，溝也。《南史·孔範傳》：「長江天塹，古來限隔。」那末，塹字不僅可指溝渠，也可以指江湖。在楚國人心目中的「九阨」，應該指九江而言《禹貢》：「九江孔殷。」蔡傳：「九江，即

洞庭也。今沅水、漸水、無水、辰水、酉水、敘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此爲九江也。」這裏的「九阡」，應該指洞庭九水而言，不老遠地扯到會稽、華、恆山上去。

[大云：]想俺一手管陰，一手管陽。陽的主生，陰的主死，只是下界凡夫，怎生理會得到？

[獨舞科，唱：]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眾莫知兮吾所爲。

注：前云：「御陰陽」，此云「壹陰」「壹陽」，各家未加確解。

[少云：]今日機緣難得，遇上這位星君，原想巴結點兒，沒料到這老漢一味粧裝賣傻。少不了折一把麻花，獻將上去，看他怎的。

[折花科，唱：]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

[少云：]想俺與他各有職司，本該在一塊兒，不想俺去求他，他倒搭起架子來了。咳，眼看自己也慢慢上了年紀，不趁這個時節，打點交情，來日越發生分了，豈不更糟？

[唱：]老冉冉兮既極，不寢近兮愈疏。

注：「疏麻」，王注：「神麻也。」洪補：「此花香，服食可致長壽。」拿它送給大司命，很得體的。

[大粧不見，獨舞科，唱：]乘龍兮麟麟，高馳兮翀天。

[少手把桂枝，悲歎科，云：]唉，他竟理也不理，打疊著要上天去了。思想起來，怎的不愁殺人也。

[唱：]結桂枝兮延，羌愈思兮愁人。

注一：桂也是一種延年益壽的藥物。吳仁傑

《離騷草木疏》引陶隱居云：「《仙經》：

用箇桂三重者良。」

注二：「結桂枝兮延」，表示巴結不上還存

有一點癡望，與《離騷》中「結幽蘭而延」之對於「帝閭」是同一的心境。

又從這類相同的字面和句法，也可尋出〈九歌〉是通過屈原手筆改寫的痕跡。

[少唱：]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

[下]

[大唱：]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下]

[第一場終]

少司命

戴震云：「文昌宮，四曰司命，主災祥，九歌之少司命也。」「災祥」二字，語意比較籠統。筆者就九歌原文加以審察，認爲少司命神在南楚民間傳說中是「主子嗣」的，和現在的「送子娘娘」一類的神相似，不過其性別可能還是男的。

[眾巫扮年輕婦女(亦有抱負幼兒者)上]

[大司命上，云：]今日少司命降靈神宮。老漢暗自尋思：任是活了一大把年紀，卻落得箇「膝下猶虛」，終是老境淒涼，不免跟隨著這火娘兒們，前往求他一求，好歹弄個一男半女，以娛晚景，省的孤孤單單，活一輩子。

[少司命上，唱定場詞：]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緣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

注：「麝蕪」是一種香草。《管子》：「于沃之土生麝蕪。」《本草》：「……其曲四五月間生，葉作叢而細。」一定是一種長在肥土上，很容易繁殖的叢生的草本植物。玩第二句「羅生」字樣，可知這裏是拿「秋蘭」和「麝蕪」作孳生甚繁的象徵，暗示少司命是壬種族繁衍的。

[少云：]人生一世，誰不想個「兒孫繞膝」，只是，這一件事兒吶……咳，都由命中註定，誰也作不了主。該有的便有，不該有的呢，想也白想呵！

[唱：]夫人兮自有美子。

[做望大司命科，唱：]蓀何以兮愁苦？

注一：「夫」音「扶」，「夫人」，泛指，猶言凡人。

注二：「美子」，朱注：「所美之人也。」各家

略同，皆無的解。如果解作「所美之人」。
注三：「蓀」，王注「謂司命」，當是少司命自稱，自己問自己何以愁苦，費解。補注說是指楚懷王，尤謬。朱注：「蓀，猶汝也，蓋爲巫之自汝也。」這，何以自圓其說呢？屈復《楚辭新注》：「蓀，猶人。」究指什麼人呢？按《楚辭》中的「蓀」字，總是指一個特定人，照例拿來指君上或神的。因爲不瞭解全文的結構，所以大家捉摸不定。在這裏是少司命稱大司命之辭。大司命雖主壽夭，但子嗣之事，歸少司命掌管，這一篇是以少司命爲主，大司命去求少司命，所以輪歸少司命調侃他了。

[大唱：]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

[大云：]恰纔少司命盯著俺看了一餉，還說「蓀何以兮愁苦？」莫不是看穿了俺的心事？看他這一著，倒有幾分意思。

[唱：]滿堂兮美人，獨與予兮目成。

[少粧默科，云：]誰曾理會他來？當事的，備車！

[唱：]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

[大云：]這是怎的？纔換得個眼色，他倒要走了，唉！正是常言道的好……

[唱：]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少云：]吾神去也！只這班孩兒們怪可憐見的。

[唱：]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

[大云：]他瞅也不瞅一眼，竟急忙忙去了。

[做仰望科，云：]且慢，他不是還立在雲頭上？等著誰呵？待俺問他一問。

[唱：]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游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

注：洪興祖補注：「王逸無注；古本無此二句。

此二句河伯中語也。」此說甚是，這兩句應該刪去。

[少做望眾兒郎科，云：]別管那老漢。孩兒們，來！來！

[唱：]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

注：這裏的兩個「女」字，各家都認為指少司命，朱注認為指的是巫，都是說不通的。五臣云：「願與司命共為清潔。」則成了巫對神所說的話，試按「晞女髮」三字辭義，還成什麼話說？古書中的人稱代名詞，雖然單複數往往不分，但是「身稱」很清楚，總不能亂到這般田地。這裏的「女」字，應作「你們」解，是指前文「滿堂兮美人」一句所指的那些「美人」，包括婦孺在內。「與女沐兮」

和「晞女髮兮」這兩句，完全是大人對
孤子們的語氣。「與」字，作「爲」字解。

[大云：] 俺道是他雲頭上等著俺呢，卻原來只拈挂
著這般婦道人家，連那鴉頭小子們，反不理
睬著俺，也罷。

[長吁科，唱：]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愜兮浩歌。

[眾合唱：]孔兮蓋翠旂，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
兮擁幼艾，搦獨宜兮爲民正。

注：這一段是大司命、少司命兩場的總結，
也是兩篇的總結，是歌頌少司命之辭。
何以知道是單單歌頌少司命呢？因爲
末句的「蓀」字是單指少司命；「獨」
字更是有意撇開大司命，鮮明指出歌頌
的對象爲少司命。但是，爲什麼要單單
歌頌少司命呢？第一，因爲大司命主生
死，主壽夭，所謂生死，所謂壽夭，明
確地說就是主「死」的；而少司命主子
嗣，即是掌理人類的種族繁殖，是主「生」
的。第二，大司命冷酷無情，在前場裏，
少司命無論怎樣去巴結也巴結不上，最
後來一個「高馳兮翀天」就去了；而少
司命呢，他雖然沒有理睬大司命，卻照
顧了代表「下一代」的滿堂美人，爲他

們沐浴晞髮。「彗星」在古人心目中妖星。《爾雅·釋天》：「彗星爲櫛槍。」《史記·天官書》說到彗星，正義云：「光芒所及爲災變。」說到「天攙」，正義云：「天攙爲兵，赤地千里，枯骨籍籍。」戰爭和災變造成嚴重的死亡，是生命的威脅，而少司命卻能「登九天」去鎮「撫彗星」，讓人類能生生不已，自然值得歌頌。

但是，作者爲什麼在大司命和少司命之間，要安排這一個畸重畸輕的局面呢？何不把個體底壽命與種族的延 一例地重視，一樣地祈求呢？因爲先民世早已認識了生命底自然則律。生命在宇宙間進行著，像一條不斷的河流。個體在世界上存時間，無論怎樣是有限的，對於大司命存有過多的奢望，也是徒然。他底案只有兩句：「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死亡，既是永遠不可能避免，則反抗死亡的唯一辦法，就只有生命的嬗遞，使種族延 下去了。個體的永存，根本不可能，而生命的嬗遞，是可求而得的，只要能鎮撫天災人禍，希望是無窮無盡的。少司命既主子嗣，自然成爲大家祈求與歌頌的對象。最後他終於「竦長劍兮擁幼艾(艾字，洪興

祖引《戰國策》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作了下一代一兒童的保護者，所以總結說只有少司命才配作人底主宰呢？

[大、少及眾巫下]

[劇終]

五、結語

屈原全部作品，不過二十五篇，而在文學上的成就之輝煌，不僅前無古人，截至現在止，還沒有人能超過他，連足與他分庭抗禮的，也找不出。

就他一般作品而言，他從短歌的時代裏，創造了長篇的騷賦；他從樸質的風氣中，開拓了夸大與藻繪的風格，他從北方詩系的六義之中，擴大了比興的運用；他從溫柔敦厚的傳統之中，發揮了諷喻的極致。這些，後起的辭賦家，都有人模擬他，繼承他，雖然沒有達到他底水準。至於方言底運用和想像力之卓越，後人還沒有誰能夠追及他的。

如果單就<九歌>全文而言，它有幾個共通的特點：第一，<九歌>是採用民歌的內容，而通過了詩人自己底靈魂與手腕，淨化其情愫，美化其文辭，提高人生價值，加強其民族精神。這，和以往單純的采集與編次，已經不同；比起後世輕視民間文學，一味陳陳相因地摹擬古人，或脫離群眾走向象牙塔裏的作家，其眼光與抱負更是超出萬萬。第

二，〈九歌〉是配合音樂而作的歌詞。我們從其韻律、句法、字法以及所涉及的樂器，所負擔的使命，可以窺察出它是入樂之詩（近人姜君析論頗詳）。後代樂府，雖然也是以詞入樂，可是比起它底文學價值來，便是「小巫見大巫」了。第三，〈九歌〉是以幾個不同的題材的詩篇，組成一套結構完整的歌辭，以供故事演唱。這一點，一直到唐宋才有相同的作法，以後才發展為元曲中的套數與戲曲。

再單就湘君、湘夫人和大司命、少司命四篇而論，也有幾個特點值得提出的：第一是神話與浪漫氣氛的結合。先民底神話，本來純粹是基於民族底歷史、傳說、加上幻想而成，自然不受後起的禮法所拘束。可是，過去由於重視實際而崇尚禮法的北方文化，籠罩了整個中國，一般士大夫一方面對於這些富有想像力的神話，目為荒誕不經，不足據為典要。連《文心雕龍·辨騷篇》也說：「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士伯三目，譎怪之談也。」雖沒有明斥其非，而「詭異」「譎怪」的評語，就不能不說是頗有微辭。而屈原卻早已看出神話正是民族文學重要的源泉，充份地加以利用過了。另一方面，因為他接受了正統的儒家思想，對於男女愛情的發洩，總以嚴格的道規範作為

衡量的尺度。如<辯騷篇>說：「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荒淫之意也。」以爲這些都有「異乎經典」。至於把神道與男女愛情結合起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湘君爲帝舜，湘夫爲帝堯之女，舜之二妃。他是古人，是帝胄，是大聖，又是山川之神，對他們該何等莊嚴肅穆？若是後人用力去渲染他們之間的兒女私情，從儒士底眼光看去，那幾乎是大逆不道。以顧炎武之博達，也說：「後之文人，附會其說，以資諧諷。其瀆神而慢聖也，不亦甚乎？」但早在戰國時代的屈原，卻已經把這樣東西結合起來，而且寫得那麼悱惻纏綿。這，那裏是後人所能想像得到的呢？第二是悲劇的安排。中國戲劇從古到今，一向喜歡襲用「小姐贈金後花園，公子落難中狀元」的老套。儘管情節上穿插了許多悲歡離合，最後總是以「大團圓」作爲結局。正式的悲劇，在中國是很少見的。屈原底<九歌>，可說是中國古代雛型的歌劇；而湘君、湘夫人可說是雛型的悲劇。中國戲劇底劇情發展到非成爲悲劇不可的時候，有一個老公式，叫做「沒得辦法，出個菩薩」，即是在萬分絕望的時候，祭出神道來作法寶，於是離者可以復合，死者可以復生，達到「大團圓」爲止，湘君、湘夫人本身既是神道，不說庸俗的作手，即使高明的作家，想到他和她們在生前

的離缺(散見《列女傳》、《博物志》及《水經·湘水注》)，也會願意讓他們到死後團圓，而且，確是很容易安排的。幾千年之後的小說家，還在寫「鬼紅樓」、「紅樓圓夢」，可是幾千年之前的偉大詩人屈原，卻早已作悲劇的安排。這，又那裏是後人所能想像得到的呢？第三是詩底主題之卓越。後世詩人，浩如海的作品之中，除了忠孝節義，一般人認為有關世道人心，便以為了不起之外，其餘的不外看花飲酒、嘆老嗟窮一類的陳腔濫調。至於詩裏有卓越的識地，崇高的理念，遠大的襟懷的，便是鳳毛麟角了。像大司命、少司命二篇的主題，使人瞭解個體與群體生命之不可分，個體之長存之不可恃，惟有寄託其希望於種族生命之嬗遞，使人夷然於生死壽夭之際，欣然為其大我之昌榮而貢獻出力量。即此一點，又豈是後人所能想像得到的呢。第四是台詞的變化運用。這四篇都是巫歌，是舞曲，在演唱時的「科白」如何，現在無從知道。依本文的分析，湘君湘夫人的唱詞是按角色分別記錄的，而大司命和少司的唱詞的安排，和後代的戲曲很接近。可是，元人雜劇的唱法，還停留在只限於正末或正旦來唱，一套曲必須一人唱到底的階段。假如本文底分析不太離譜兒的話，屈原對於角色和台詞的安排分配，在技術上，似乎比元人在兩千年前就先邁了一大步。

末了，關於〈九歌〉篇數的問題，歷來各家意見不很一致。〈九章〉，〈九辯〉，篇數皆九，而〈九歌〉卻有十一篇。有人主張「國殤」和「禮魂」是多出來的；有人主張「東皇太一」為迎神曲，「禮魂」為送神曲，不在九數之內；有人根據「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古張湘君與湘夫人，大司命與少司命，乃春秋二祀分用之詞，一般人則認為〈九歌〉是襲用舊曲之名，其篇數根本不必與曲名「九」字相應。這個問題，自然不算太重要的問題。真不能解決的時候，採用最後一說，就不解決而自解決了。不過，如果本文底分析不錯的話，則湘君、湘夫人本來是一齣，大司命和少司命是一齣兩場。重要的劇中人物，在舞台上都是同時出場對唱的。因此，這四篇，實際上只能算是兩篇（《山帶閣楚辭餘論》及他家主張偶有相似，但因為他們沒有瞭解這四篇底結構，總覺得牽強一點）。這問題也就附帶地自然解決了，雖然本文底目的並不是為了解決它。（《東海學報》5卷1期，52.06）

同月於《東風》2卷10期發表〈譯致伯倫書〉。

（亦見興懷集）

按：該文係 John Keats 之原作，先生譯作。

伯倫足下：昨自檢疫所出，如經蠶室，惡氣

中人，沈 爲之加劇。海航之苦，莫此爲甚。晨來吐納清虛，少舒積鬱。欲強支病骨，勉作寸 。屬穎悽惶，又黯然不知心之所欲宣也。自維委頓至此，遑恤微勞。猶冀纏身宿業，得此能少解耳！至於與伊人訣絕之說，實不啻促吾以死。嗟乎！伯倫！向使頑軀粗健，則夙願可諧，長此心舒體泰，固可期也。夫人孰無死？死何足懼？生離之慘，斯固有甚於死焉。爾者，巾箱行篋之中，凡諸細屑，出自彼姝之遺者，每一撫覽，觸緒情牽，如鏃攢心。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即如隨身哈帽，向日裁縑作裏，出伊手製。此際一鍼一縷，莫不繫灸骨砭心之痛。孤衷縈繫，萬慮紛乘。心邇身遐，音容忭接。渺渺予懷！人間何世？舍彼姝外。更無餘事足資眷眷者矣。曩在英倫，即深此感。當日索居韓宅，固無時不凝睇瓊樓，悵然終日。方以爲相見有期；不圖今日，至於斯！每一興思，神魂忡悸，不幸一朝溘逝，惟有冢傍闥帷，庶其少慰。今也裁書寄意，固所未能；錦字見貽，亦非敢望。豈不懷人？恐增忉怛耳！乃至片言隻字，涉及伊人者，皆不敢觸耳寓目，蓋一見一聞，足令肝腸盡裂，悲何可勝！茫茫宙合，果何地爲解脫安寧之所耶？伯倫！伯倫！子將何以教我？他日幸獲視息人間，正恐一念之癡，終不免償之以死耳。誠自抱病以來，或託鸞棲，或居康鎮

(Kentish Town)，胥爲兒女之私所困。情與身仇，了無寧日，亦可悲已！伏承裁答，度在不遠，幸早寄羅馬郵交爲便。伊人境況如何？併煩示及！不勞一一，但報平安二字足矣。餘人統祈致候！此間叢憂如棘，自當勉自支維。所幸處境如予，虛辱已甚，殆亦不復長守愁城中矣。便中仍望轉知舍妹，但云已得吾書，薛溫(Severn)無恙，即爲已足。賤軀倘得復元，恐此間無一知己，足資慰藉，計惟強君來羅馬一行耳。喬治比來何似？有消息不？曩者，嘗祈天佑，福我弟昆，顧命薄如予，早已視衰耗爲常徵，以嘉祥爲非分矣。復何言哉？至於伊處，雖不敢作書，仍煩代申衷曲，俾知我之相思無盡，之矢靡它。并懇足下推屋烏之義，雖萬象紛陳，都已視同身外也。嗟乎伯倫！熾炭在胸，癡情不泯，始知方寸之中，能容如許沈哀。豈天之生我，將令飲恨以終耶？餘不瓌瓌，惟祈上帝垂庥，加庇伊人，及其慈母，并祝足下及諸親友納福，濟慈頓首。

(《東風》2卷10期，52.06)

6月5日指導侯炎堯先生撰寫<詞底豆前語
平仄研究>、何有光先生撰寫<淮海及其
詞的研究>等二篇學士論文。

按：先生對此二篇論文皆有說明，各篇內容如下：

詞底豆前語平仄研究

舊日詞家其按四聲填滋考於豆前語繼膠執□不敢變通，本文作者於此題蒐討甚勤，舉證甚備，足以破墨守之惑。

淮海及其詞的研究

淮海生平著作苦人敘論已繁，作者排比成文間有徵引，亦中肯矣。

7 月撰〈張母許太夫人九十壽言〉。(興懷集)

9 月 11 日因颱風肆虐臺灣本島，撰〈葛禮颱風過境山中殊無大害夜起聽廣播始知北部災情奇重不寐有作〉。

按：亦見《興懷集》「五十二年」，詩云：

無端怒海走鯤鯨，颶母西來客夢驚。故國陸沈千久；橫流天赦一隅輕。方舟私幸全妻子；分痛何由慰弟兄？怕聽沈邊消息惡！萬家風雨困愁城。(見《東海文學》6 期，52.11.10)

10 月 16 日講授各體文習作、詞曲選及楚辭等課程。(校刊 87 期)

11月1日兼「圖書館學報編輯顧問委員會」
委員，並當選為「校務委員會」暨「教務
委員會」委員。（校刊89期）

11月於《東海文學》6期發表〈午日以拙文「湘
君湘夫人及大司命少司命四篇結構之
研究」寄屈萬里并媵以詩〉。

按：亦見《興懷集》「五十二年」，詩云：

千載騷魂不可尋，空持菰黍費沈吟。蟲魚瑣屑非吾
事；蘭茝幽馨贖此心。漫記江鄉傳楚些；安排粉墨
唱巫音。只今三姓惟公健，願共蒲觴細細斟。

12月於《東風》2卷11期發表〈虞美人詞〉。

按：《興懷集》編入「五十三年」，先生或誤，詞云：

北市遇宗人子昇先生(瑜)，約觀其烏拉圭女弟子
愛蘭娜(Elena Ramirez)所作書畫，屬為詞以寵之。
仙姝海外耽風雅，妙解詩書畫。調朱弄粉亦何難？
難在東方情調入毫端。

蠻牋象管晨昏共，彩翮憐雛鳳。新詞割取海東雲，
付與獻之歸去寫羊裙。（《東風》2卷11期，52.12.20）

撰〈讀老〉、〈壽蔣劫餘七十〉等詩。(興懷集)

民國 53 年

4 月於《東海文學》7 期發表〈子昇寄示悼亡之作沈哀不釋賦此以慰〉。

按：《興懷集》載是詩有〈序〉云：「宗人子昇先生與予同邑，其夫人凌孝隱，出泰縣名門。容華絕世，才調寡倫。晚歲與子昇卜居烏拉圭之孟都，偕隱藝林，宣揚國粹。琴瑟之歡，老而彌篤，是世所不數觀者。夫人既歿已七載，子昇沈哀久而弗釋，因賦此解以慰之」。詩云：

天下無正圓，正圓亦微缺；天下無正白，正白亦微黑。福慧難兩兼；才貌不雙傑；即令俱得之，浮生止頃刻。夫人謫仙人，千載不一得；夫擅才情，家世兩相敵。瓊花倚玉樹，交枝相映發。藝苑神仙侶，海外逍遙客。美人無白頭，何況過半百！毋乃造物忌，鬼神陰所賊？一旦賦分攜，人天長契闊。死者良已矣；生者肝腸裂。十首悼亡詩，一字一淚血。吾聞佛家言：成住終壞滅。天地尚復爾，人事那可必？天意獨厚君，曾不吝福澤，電光石火中，此生已寄跡。沈憂徒傷人，於事竟何益？開篋詩篇

存；度架縑緗積，一日百摩，差可度晨夕。願葆
歲寒姿，毋爲長鬱邑！（《東海文學》7期，53.04.10）

6月6日指導崔克楠先生撰寫〈歷代詞人題名錄
--唐至宋〉、涂叔森先生撰寫〈歷代詞人題名
錄--金元明清民國〉等二篇學士論文。

按：先生對此二篇論文皆有說明，各篇內容如下：

歷代詞人題名錄--唐至宋

詞自晚唐降，作者如林，各家選集所附小傳，
詳略不一，生卒年代尤少注明，檢查殊感不便。本
文彙錄唐宋兩代詞人并以公元系其生卒，其後先排
比容有未嚴，而初步整理之功良不可廢，僞有此亦
復可嘉。

歷代詞人題名錄--金元明清民國

詞在兩宋作者實繁，金元稍殺。洎於清代，
操觚之士靡不嘗鼎一臠。即非專詣，亦多有可觀。
論者謂清代詞人數至四千之多，信繇更僕數矣。本
文編次自金元以至近代，清詞錄其尤著，考六千三
百餘人，□鄴架度藏有限，未能悉竟其功，其蒐討
之勤亦有足多此矣。

9月訪韓國、日本，撰〈東游雜唱六首〉，11

月發表於《東海文學》8期。

按：〈東游雜唱〉六首如下：

巫山一段雲

韓滕東博士邀游漢城華客山莊(Walker Hill)爲

賦此解(按：亦見《興懷集》，缺「為賦此解」四字)

二水天邊合，群峰雨後妝。江山如此耐思量。幾度
閱興亡。

杉檜秋陰密，樓臺夜氣涼。錦城歌舞似殊鄉，珍重
片時狂。

漢城中秋金南駿招飲(按：《興懷集》作「漢城
中秋飲金南駿宅」)

靜室幽蘭院落深，當頭涼月度花陰。吉更松子蒲桃
酒，煖我他鄉遠客心。

柳梢青(按：亦見《興懷集》)

九月二十五夜飛抵東京機上作

疑幻疑真：身翔玉宇，翼挂冰輪。黯黯深林，茫茫
碧--夜色難分。

滿城燈火流銀，驀地裏、千群萬群。不見樓臺，不
聞簫鼓，但見「星雲」。

柯文蘭女士邀於其寓中觀富士峰頂(按：亦見
《興懷集》)

擎將新雪出雲端，疑是仙人白玉盤。但願秋來天氣

好，不妨長教倚窗看。

為中川君走筆書屏(按：亦見《興懷集》)

平生深所恥，傍人尋活計，予學無師承，筆墨任兒戲。

折桂令

居國際基督教大學楓林莊匝月矣，瀕行為賦北曲一首，并書以志感(按：興懷集作「居東京國際基督教大學逾月矣，瀕行賦此，並為楓林書諸筴」)

乘風萬里尋詩。錦繡山川，游子何之？喜殺蓬瀛：川流膩黛，山抹胭脂。投至得吟鞭駐，也生受秋色些時。楓葉紅時，銀杏黃時，纔記來時，又是歸時。

(《東海文學》8期，53.11.15)

應韓國成均館大學校之邀，在儒學大講演會講<孔子及其詩教>，並發表於《成均哲學》第三、四輯合併號>，由蔡茂松博士譯錄成韓文，再譯為中文。(興懷集)

12月1日當選為「校務委員會」暨「教務委員會」委員(校刊101期)。

撰<贈莊愛蓮>、<丁君招飲漢城市廡座有姬人侑酒>、<微言>、<次韻答百成寄懷之作>

等詩>，<南歌子--贈孫念敏博士夫婦時居三
鷹市 ICU 校園>，譯詩<YEN KUEI
LIANG(取材燕歸梁)>，暨<論語底文辭之
美(應孔孟學報而作)>。(興懷集)

民國 54 年

4 月 30 日於《東海文學》9 期發表<東游雜唱
四首>。

按：<東游雜唱>四首內容如下：

漢城機上口占(按：興懷集作「漢城機上作」，
繫於民國 53 年)

偶尋烽隙快清游，腳底晴雲冉冉浮。鄰壤明知非故
國；客身粗喜近中州。當年虛費將軍略；決策偏教
豎子謀。一線依然界南北，不堪遙望鴨江頭。

李峰吟女弟習花道常為予寓室中插花索詩即贈

(按：興懷集繫於民國 53 年，然缺「自注」)
并刀入水翦花枝，意匠經營費巧思。會得禪門呵佛
旨，不知何物是宗師。

自注：日本花道，傳自禪門。現行有「草月流」，
「小原流」，「池坊流」三大主流，亦有「古流」、

「龍生派」、「未生流」等名目，皆建號自尊者也。

夜坐賞雨恍然有思

窗外銀燈照短床，雨中一葉一星光。枕前拾起童年夢，珠露迎曦夢異鄉。

南歌子--贈孫念敏博士夫婦(按：《興懷集》「五

十三年」，此缺「時居三鷹市 ICU 校園」字)

帝里笙歌市，樵林隱遯居。偶因清話過精廬，老檜長松遠屋自扶疏。

夫婦耽風雅，山川入畫圖。讀花商茗意何如，爲問窺窗富士姤入無？(《東海文學》9期，54年04.30)

6月10日指導吳治樞先生撰寫<兩宋詞風的比較研究>學士論文。

按：先生對此篇論文提出說明：

泛論之作最忌稱引寡要，評驚失中。本文析北宋爲四派，斷南宋爲三期，甚爲體系。論及各家風，亦復談言微中，足見平日涵濡有得矣。

8月28日撰<獨往集再版自序>，是書於民國

55年11月由台中元杰出版社增訂再版。

按：9月，蕭先生赴美國加里福尼亞州立大學講學一年，是書發行時，先生已在美國講學。

是書已有初版之二十六篇增爲四十四篇文章。〈再版自序〉云：

這本小集子在十多年前已就出版了。當時有好些朋友告訴我說：「這是一本最容易遺失的書，看完了以後，給人借來借去，就不見了。」我相信到現在還保存有部書的朋友，一定不很多。

元杰出版社的負責人，也是我底朋友之一，就爲了這個理由，他堅持要把它再版，而我自己呢，因爲沒閒工夫去整理，一直拖了一年。最近，他捺不住了，就到我家裏拿了一冊作爲底本，又在我那些發表過的雜稿中抽了若干篇加了進去，重新編印。書名仍舊叫《獨往集》。

我自己因忙著辦出國手續，整理的責任就全由元杰出版社負擔。我希望初版的那些毛病能儘量改正，以免見笑方家。

初版的幾篇書評，據出版社的意見，也加印在前面，似乎是借他人過獎之辭以自重，不無「自譽」之嫌。這在出版社方面，也許著眼在供給讀多方面的看法；在我呢，也就聊表不忘別人的盛情而已。蕭繼宗五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於臺北青年會。

9月赴美國加里福尼亞州立大學講學。(校刊108期。《獨往集》載先生於9月赴美講學一年，故事蹟繫於9月)

撰<五十生辰答百成贈詩>、<壽彭素翁醇士七十>、<仿石濤黃山圖題似魯德福>、<挈東兒遊加州聖地埃哥途中即景>、<登洛瑪岬古燈塔口占--感恩節攜東兒遊聖地埃哥，登洛瑪岬燈塔。廡中具筵索題，因書一絕句>、<乙巳十一月十七夜夢中詩時客洛杉磯>等詩，<題畫詩--五十四年為宗棟時客加州>，暨<東飛鴻爪>。（興懷集）

按：<東飛鴻爪>先生係應中央星期雜誌之邀而作，自云：「筆者於去年（民國五十三年）九、十月間有韓、日之游，行前編者屬為撰稿以紀之。歸後雜事如麻，未遑執筆。茲以暇晷，信筆追記。行文零亂，不成報章。然塗巷見聞，起居瑣屑，雖無關於大局，亦未嘗非攻錯之資也。程期短暫，難免浮光掠影之嫌；筆墨荒疏，聊識鴻爪之印而已。」

民國 55 年

6 月 17 日指導鄭惠安先生撰寫<清代女詞人

考略>學士論文。

按：先生對此論文提出說明：

清代閨閣中能爲詩者，指不勝屈。於綺聲一道則偶一染指而已。其能卓然成家者，殆不數數觀，顧零篇斷簡，亦未宜輕言捐置。本文顧列多人，力求其備，雖短於評鑑，而黍積沙指爪爲疲，其功亦不廢也。

7月11日撰<張道藩先生七十壽序>。(興懷集)

12月1日已由美講學返國，開授各體文習作、

詞曲選、楚辭及應用文等課程。兼「圖

書館學報委員會」委員。(校刊104與105

合刊)

12月20日兼「教員資格聘審委員會」委員，

並當選爲「校務委員會」暨「教務委員

會」委員。(校刊116期)

撰<飛度洛基山機中書示鄰座>、<寄懷熊式一

教授檀香山>、<飲碧潭容石園>、<送柯

安思退休歸國--柯安思女士，美之新澤西州

人。生於我國廬山；幼隨父居皖北懷遠；及長

返美就學，旋復來華，前後執教燕京及東海大學，逾三十載。柯女士篤信基督，獻身教育，於中國尤愛--每懷大陸，輒為歎歎>等詩，暨<定風波--五十五年四月八日，即陰曆閏三月十九日，洛杉磯加州大學諸生集寓中，解珍露(Janet Louis Haley)、蘇黛(Donna Thorton)以牡丹賙予。適直生辰，喜而賦此。中土牡丹，舊以洛陽為最盛，而美之洛杉磯花卉殊少，不意有此，故末語及之>，及譯詩<THE SONG OF WHEAT FLOWER(取材麥秀歌)>、<SONG OF MOUNTING YU-CHOU TOWER(取材登幽州臺歌)>、<DRINK, PLEASE!(取材將進酒)>、<LOCE TIE(取材結愛)>。(興懷集)

民國 56 年

2月7日於《東海文學》12期，發表<小別一年>。

按：該文係應東海文學社之邀的講詞，稿云：

一、去國懷鄉

東海文學社的負責人上個禮拜到我家裏，要我給各位一次講話。當時我問她希望我講些什麼，她說各位的意思要我講一點旅美見聞，我覺得這種題目很不容易講，因為片斷的見聞，不能算是認識，而要認識一個國家，實在太不容易。第一，要認識一個國家，須得相當長的時間，短短的一年，又能認識得多少呢？我沒有勇氣像那些美國的「中國通」一樣，才到中國逛了兩個禮拜，就以深知中國自命；我也沒有勇氣像某些考察者一樣，到美國四處張望了一下，回來就大寫文章。第二，要認識一個國家，須得多跑幾處地方。像美國這樣的大國，如果僅到過少數的地方，是無法了解其全貌的。我這一年中，除了旅途上必須經過的夏威夷州，因參加 Fulbright Scholars Special Conference 去過華盛頓 D.C.和紐約市，游覽過 San Diego 及 Yosemite 國立公園之外，其餘的時間全都花在洛杉磯。那麼所去的地方既有限--而且是一點一線的，怎麼能認識美國的全貌？第三，個人的使命也能影響一個人的認識，比如有人是去考察工業的，有人去考察交通的，他們對於工業或交通，便各有相當的認識，至於我，使命是去教書，我的時間自然花在上課，而不是花在游覽或考察，我拿什麼來向各位報告呢？

既是這樣，所以我決定的題目是「小別一年」，

而不用「旅美一年」或「美國的什麼什麼」。我寧可讓它缺少學術氣氛，而要求它帶點感情成份。這樣，說話可以隨便一點，不必有謹嚴的組織；回頭各位如果有什麼問題，也可以隨意問，不必受講題的拘束。當然，這並不是說今天只和各位來抒情聯誼，敘別情，道契闊，也得談些見聞所及的，不過沒有納入一種體系而已。

感情因素和時間因素是有關係的。後漢書有句話說：「浮屠不三宿桑下，恐久生恩愛。」一個和尚在桑下一連睡過三晚，對桑樹尚且有一分感情，而我在東海待了十多年了，自然對東海的感情很深厚。這一年中，我們常常懷念東海--懷念東海的風光，懷念東海的同學。有人說「美國的月亮是圓的」，也有人說「月是故鄉明」。其實月亮只是一個，圓不圓，明不明，由各人不同的感情而決定。就我而言，也不見得誰的比誰的圓，誰的比誰的明，不過各有短而已。像我們所住的洛杉磯，可說是美國面積最大的都市，全美車輛五分之一集中在這一個都市裏，汽油的蒸發，染污了空氣，形成了所謂 smog，平常很少看見藍天，很少看見雲彩，那裏月亮，自然沒有臺灣的那麼皎潔。所以每當我們感到 smog 的刺激，便懷念大度山頭空氣的新鮮，尤其在深夜，在清晨，在雨後。洛杉磯原本屬於沙漠

地帶，空氣異常乾燥，自小草以至大樹，非經常澆水，不能生存。我們看見他們每天在澆淋，便懷念東海校園的花木向榮，尤其是野草叢生，剷除不盡。那裏行人寥落，車輛擁擠，交通規則，複雜嚴細，小有錯誤，就要罰錄緩，因此我們便懷念校園裏車輛稀少，可以自由自在任意大踱方步。在洛杉磯的東海同學，有時分批到我家來聚會，有時也到他們家裏去「包餃子」--這是東海的傳統之一，大家就回想當年在東海的情景，也可以想像各位今天的生活。當我們被安排在一個 Unitarian 的團體裏，度聖誕節的時候，便回想到你們正在冒著寒冷的「東海風」，出來報佳音，在我家縱情談笑的情景。當我們參加他們盛大的畢業典禮的時候，就想到東海的鳳凰木正在開花。女同學忙著做旗袍，男同學忙著做西服，準備戴方帽子了。

這一年間，我們無時不懷念你們。同學中有人給我們來了信，甚或寄一份刊物，或一張報紙，都使得我全家再三地，一字一字地咀吟玩味。今天的講題是「小別一年」，老實說，有了深厚的感情的離別，一年之別，已經不是「小」別，幾乎成爲「久」別了。久別之後，自然也有不少的話可以說啦。

好了，現在我得報告我是去作什麼的，我作了些什麼。

二、Fulbright Scnolars

我這一之是經由國務院的邀請，通過 Fulbright 基金，去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任客座教授。通過 Fulbright 的 Visiting scholars 有兩種人：一種是去研究的，一種是去講學。如果我們不分別計算的話，單就一九六五--六六年度在美國的 Visiting scholars 作一個簡單的統計，大概是這樣的：從世界各國去的學者，總數是九百五十人。第一個區域是中南美洲，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爾、Jamaica、墨西哥、秘魯、烏拉圭九個國家，一共有五十三人，其中以巴西人數為最多。第二是歐洲地區，包括奧地利、比利時、捷克斯拉夫、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冰島、意大利、荷蘭、挪威、波蘭、葡萄牙、羅馬尼亞、西班牙、瑞典、英國、南斯拉夫等十八個國家，共計五百二十二，就中以英、法兩國人數為最多。第三是近東、南亞及非洲地區，包括錫蘭、迦那、希臘、印度、伊朗、以色列、尼泊爾、巴基斯坦、獅子山國、土耳其、阿接伯聯盟等十一個國家，共計一百零三人，就中以印度人數為最多。第四為遠東太平洋地區，包括澳大利亞、中華民國、香港、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新西蘭、菲律賓、泰國、越南等十個國家和地方。就中以日本人占最

多數，有一百九十七人，中國居第三位，共十四人，他如韓國、泰國、越南、香港只各有一人，其他最多的也不過四五人，而澳大利亞則有四十五人之多。在中國去的十四人之中，治物理的有二人，工程二中，經濟二人，農業二人，數學一人，國際關係一人，人類社會一人，語文三人。語文三人都是 lecturer，一個是我，另二位是鄭騫先生和余光中先生。

剛才提到遠東地區以日本人數為最多。本人在美國有較好的聲譽。無論研究的或講學的，只要目的達到，或任務完成，就按期返回日本。這一點是很可取的。我覺得我們的學者，無論講學或研究，或出國深造，到適當的時候，就該回來。記得我出國之初，和美國大使館就簽過屆時回國的約，保證不在美延期逗留。這一點，我做到了，一等大考分數交出，就準備行裝回國，再多幾天也不願耽擱了。這有兩個意義：第一是我個人要守信，第二是為以後的人立信，即使有好的機會，也不能不放棄它。

三、UCLA

我去講學的那所學校—洛杉磯加州大學，簡稱 UCLA。加州大學是一個總稱，它在九個不同的地方--Berkley, Davis, Irvine, Los Angeles, Riverside, San Francisco, Santa Barbara,及 Santa Cruz 各有一所大學。就中以 Berkley 成立在先，而其它八個，

雖然同戴加州大學之名，同戴一校長，實際上各自獨立的。UCLA 因為位置於加州南部的洛杉磯，國內同學常常把它和私立南加大(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C)混起來，實際是兩個學校。

現在我將 UCLA 作最簡單的介紹，UCLA 本來是加州大學的南部分校(Southern Branch)，到 1927 年才改為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獨立成爲一所大學的。現有十四個學院，包括文理、教育、農業、工商管理、美術、工程、醫學、公共衛生、社會福利、法律、護理、牙醫、圖書館、建築工程與都市計劃等，下有七十一個學系。另有政府與公務、工業關係、交通工程、地球與行星物理、企業經濟、地產、癌症、考古、太空科學、細胞及分子研究核子醫學及輻射生物學，以及各種語文……等二十四個研究中心。它有一所研究圖書館，一所 College Library，一所叫 Clark Library，外有十五所特種圖書館。現在註冊學生是兩萬五千人。

四、東方語文系

現在讓我略微介紹東方語文系吧。

東方語文系，在 UCLA 算是最小的學系之一，學生人數也不多。這個系屬於文理學院。系主任由日本籍的足利先生擔任，系裏有少數的中國人和國人，日本人比較多。系裏所開語言，有中文、日文、

蒙文、藏文、和越文。

我所教的課程有三門：一是 **Classical Chinese**，以孝經和孟子為讀本。修這門課程的多為主修中文或日文的學生，不過其中也有從外校來旁聽的，也有本校的教授參加研讀的。二是 **Chinese Poetry & Fiction**，這是較高級的課程，學生們雖然聽不懂中國話，可是他們認識中國字，也能看點書的。三是 **Chinese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這個課程目前在美國各大學裏很流行的。修這門課的學生不需要認識中文，所以選課的學生很多，從各種不同的學系而來，而他們都讀得很起勁。除了要勻出兩小時指導研究生外，每星期實際上課時間是四小時，自然是輕鬆愉快。

五、對美國大學生的印象

在這一年裏，對於美國大學生，我有很多的機會和他們接觸。我對他的印象，可分兩種來說明。

第一是一般印象--偏重他們的性格和情趣方面。

我以為最值得誇贊的是他們的勤奮。看他們那種用功的情形，緊張的程度，便覺得國內的同學未免太懶散，太因循了。例如上課，他們從不缺席。連在我班上旁聽的那位老教授，也從沒缺席過。像這位教授，既不拿學分，也不參加考試，可是每堂必到，而且每天必先作準備，不像國內的有些同學

因循敷衍，一暴十寒，或者無故缺席，或上課時注意力不能集中。這種自暴自棄的作風，如果要和美國大學生去競爭，是絕對會會失敗的。如果在國內養成了習慣，到國外時，再振作，再改過，就未免太痛苦了。記得去年有一次，我原定去華盛頓開會，已經在班上宣布下一次不上課了。偏偏那天有位同學要送我去飛機場，她知道我臨時因故將華盛頓之行取消了，連忙以電話通知全班同學--包括那位老教授，照常上課。因為美國大學生以為上大學，是花自己底錢，不上課得點收穫，心有不甘；而我們國內的同學，則花的是父母的錢，似乎求學只是向父母報銷，得偷閒處便偷閒了。

其次他們很誠篤，我們東海曾經推行過 Honor system，成效如何，不得而知。究竟考試時如果有人監考，是否沒人作弊，各位心裏當然有數。至於美國學生，雖無此種制度，而任何考試，絕不作弊。甚至有學生要求把試題帶回家裏去作，也是教授所許可的(我可沒有答應)。

再其次他們友善而坦率。美國人的城府，本不如我們之深，青年人尤為坦率，該說的就說，沒有什麼保留。要辯論就辯論，不會悶在心裏。學校當局，對於教授，從不加以考核，干預，甚至於建議。教授的好壞，由學生的反應得到評價。所以學生的

公平坦率很重要，好就好，壞就壞，才不至於是非顛倒。不像國內大學，學校可以干涉教授，甚至於教授也干涉教授，至於學生對教授的反映，校方反不理睬。因此青年們也失掉了坦率，都變成世故老人。甚至于只論人情利害，不問其它，把江湖上的幫會作風，拿到學府裏搬演了。

還有一點，他們富於幽默感。無論彼此討論，或教授在課堂講授，對於一些相當微妙的命意，遣辭，他們都會報以會心的微笑，或熱烈的鼓掌。我覺得國內同學在這方面，有時候其感受還不如他們那銳敏，體味不如他們那麼深切。

第二是對於他們讀書的印象，我覺得有四點優點，值得我們的同學認真注意的：

首先是他們會找參考書--這一點和他們的圖書館的設備和制度之完善有關。有幾位學生雖然不是學中文的，中國字可說一字不識，但是他們寫出來的 Paper，居然洋洋灑灑，酌古準今，頭頭是道，所引參考書也很多。這就是由於他們的圖書館制度好，館員水準高，能幫助學生找參考資料之故。

其次就是會發問--關於這一點，他們從小起就開始訓練了。他們勇於發問，當然有時難免幼稚，但是由於好問，往往能發掘一些新的道理出來。我們的同學，不喜歡發問，怕發問，或者不會發問，

在美國老師看起來是很奇怪的。我相信，在中小學甚至於大學裏的老師，根本不高興學生發問，怕學生發問，好像學生發問就是打斷老師的話頭，甚至以爲故意盤老師的根子。學生怕老師拿分數來報復發問之仇，所以大家緊閉著嘴，寧可不懂，決不發問。久而久之，就習以成風了。

再次是會記筆記--這一點，我們同學也會記，不過有些同學記的未必中肯，往往把不重要的記了進去，而重要的部分，倒給省略掉了。以後我們同學如果出國留學，既不會發問，看參考書速度又趕不上人家，筆記又不能扼要，加上語言的隔閡，就很難趕上人家了。

最後，他們會集體研究與討論--這一點，我們似乎從沒有注意過，一個重要的問題，以一個人的力量去研究，不僅進度遲緩，深度與廣度也是有限的。如果以集體的力量去研究，就要輕鬆得多。不過就一點又得有一個基本精神作爲支柱，即不吝獨得之秘，不掠他人之美，不忌他人之能，纔能發揮集體研究的最大效果。這些德性，似乎也有待於我們的培養的。

以外還有許多該說或要說的話，說下去不免稍嫌拉雜。我希望你們提出問題，再讓我一一就我所知來答覆吧。（《東海文學》12期，56.02.07）

於《東海文學》13期發表〈給憂鬱者--這不是單給某一個人的而是給這一類型的抽樣〉。(按本期未標明出版時間，故缺)

按：該文云：

你怎麼啦，可是生病了？爲甚麼老是不愉快？可是，醫務所並不曾保有你底任何病歷；你成天打不起精神來，究竟你愁著什麼呢？像你這樣年輕輕的，真不該在精神上有過多的負擔，讓那些微不足道的煩惱，長期地侵蝕你自己底心靈。你要知道：「幽憂足以損年。」你不是在摧殘著自己嗎？

讓我從大處想起吧，也許你過於關心著國家大計，民族前途，你爲時代的危機而擔憂。這是一個偉大的靈魂底抱負，古人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值得推崇的，不能算是「微不足道」的煩惱。你可是這樣？如果你真有這樣的胸襟志氣，那就再好沒有了。那末，你得認清楚青年對於時代的責任，堂堂正正地，高高興興地，朝著一個正確而光明的目標，結合志同道合的朋友，勇往邁進。不應該孤孤零零地，瑟瑟縮縮地，像有幽靈絆著腳後根似地，抬不起頭來。

要不然，你正爲你底家庭糾葛所困擾。當然，

那不足輕輕地擽擽袖子就可以擺脫得了的。再說，「清官難斷家務事」，局外人也沒法子給你出個主意。不過，你如果曾經盡過最大的努力，履行過倫理上應盡的責任，而仍然得不到圓滿的效果的話，那也就心安理得了。進一步你能做的，只有從自己本身起，好好兒幹下去，爲自己開創一個新的天地，爲下一代樹立一個理想的楷模。上一代的「難經」，就交給上一代吧這樣，就可以把那些錯綜複雜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暫時擺開了。

說現實一點，也許你正爲目前的經濟問題而苦惱。我想，如果你對自己底物質生活不存太高興的要求，至少，在求學階段，這類的問題並不太難得到解決。你如果爲了一時的匱乏而傷透腦筋，而亂了方寸，而放棄了自己底學業，那末，在未來的漫的日子裡，你將受到比現在更痛苦的熬煎。權衡輕重，還是拋棄這些小的煩惱，咬緊牙關去充實自己，爲遠大的前途而奮鬥，才是最好的打算。

也許你心裏有說不出的苦悶，你壓根兒就看不慣所處的環境，看不慣周遭的一切，看不慣各色各樣的面孔。是的，也許你沒錯兒。但是，你既看人家不順眼，你準會了解看「看不順眼的」人的滋味，你就得先使自己教人家看得順眼。譬如說，像你那麼年輕輕的，該像三月裏的艷陽天，教人見了就

舒服才是；沒想到你那臉上卻是陰雲四布，「成日價、病懨懨」，只能給人以陰陽怪氣的感覺，而你底要求卻是要別人讓你看得順眼，未免太孤芳自賞了。

也許你爲自己在校時所修的科系，和畢業後所擇的行業而迷惘。我以爲不管你主修的是什麼，將來打算作什麼，反正你現在的身份是什麼，就得打起精神幹什麼。大學四年的時間，一霎眼就過去的。這四年中，旁人得到了東西，而你沒有得到什麼，是值得慚愧的事。三心兩意，東張西望所糟塌的時間，比認真學習的時間要多得多；長吁短歎，思前想後所經受的痛苦，比「懸梁刺股」的痛苦要厲害得多，真是「何苦來」？其實，科系也好，行業也好，都沒什麼打緊。「七十二行，行行出狀元」。問題不在哪一「行」，而在掙沒有掙到個「狀元」。一天到晚白發急，會急出個狀元來嗎？

哦，我幾乎啦，也許你爲了鬧戀愛，在感情上受了什麼打擊，是嗎？你在創鉅痛深之餘，只要肯平心靜氣地想想，這檔子事兒，不管怎樣，決不會是單方面的錯誤--其中必有你自己底一份。可不是嗎？要不然，何以會落得個今天這樣的結局？想開點兒，年紀還沒老得找不到對象，回把回不成熟的人生經驗，算不了什麼。好了，別再「自思自歎」了。放堅強些！也放輕鬆些！抹掉一點點往事，期

待著新的一頁吧！

也許我前面所猜的通通錯了，沒有一項是你底原因。原來你天生著多愁善病，有詩人般感傷的氣質；悲天憫人，有哲人般孤高的標格。所以身在塵垢之中，而神游清虛之表，自然會迴出流俗了。哦，那太好了。不過真理不是單憑空想可以得來，傑作不是僅藉感傷可以倖致，要做真的詩人，真的哲人，還得下一番苦力的。倘若你不嫌我把你的詩情玄理庸俗化了的話，我得提醒你，在你沒有大澈大悟，章然名家以前，這些空洞的閑愁雜念，只是有現成麵包可喫的人底最佳消遣。我不相信一家庸俗的雜貨店，肯拿出一磅花生醬來換你一噸芳馨悱惻的虛無縹渺之思的。所以我擔心你將來要發愁的，可能不是捕捉不住的奇情遐想，而是一磅花生醬。

好了，不管怎樣，我得勸你，因為你還有好幾十年要活下去，只有抬起頭，挺起胸，朝著光明正大的路上大步前進，才有前途，才可以擺脫一切無名的煩惱。平白地整日深鎖著眉頭，過著內向的寂寞生活，只有腐蝕你自己底生命。（《東海文學》13期）

6月9日指導銀代新先生撰寫〈花間以前的詞演變〉學士論文。

按：先生對此論文提出說明：

詞出於詩，早成定論。顧諸家多概擬之辭，無由見其蛻變之確跡。本文就花間以前作品詳加論列，雖截割葛藤，自開蹊徑，庸有未足；而櫛比音聲，搜尋毛骨，據為論證之資，已見其用力之勤矣。

7月8日撰〈王雲五先生八十壽序〉。(與懷集)

11月30日講授各體文習作、詞曲選、楚辭、

應用文及孟浩然詩等課程。並兼「圖書館

學報委員會」委員。(校刊121期)

12月31日當選為「校務委員會」暨「教務委

員會」委員。(校刊122期)

撰〈題哲夫松圖--丙午歲客加州，游玉屑滿地，登守望

峰絕頂，上有孤松曰哲夫，千歲以上物也。既歸，

追摹為圖，復繫以詩〉、〈勞貞一院士遙同拙作

題哲夫松圖詩疊韻奉懷〉、〈題盧元駿故山

別母圖〉、〈荒園〉等詩，暨〈A Dreamy Life

(譯自豆棚瓜架錄中一則)〉。(與懷集)

民國 57 年

是年先生乃以教授資歷，於東海大學服務，滿六年之休假年。

6 月指導曾麗玉先生撰寫〈從唐五代詞看當時之器用及生活〉學士論文。

按：先生對此論文提出說明：

本文取材詳瞻，條理分明，逐物尋源，沿枝討條，故涉論臻繁，而不傷碎裂；立言務實，而不涉虛玄；洵為不可多得之作。使能假以時日，益求備足，則亦不難列入著作之林矣。

8 月《先秦文學選注》問世，由臺北正中書局發行。（民國 71 年 2 月 2 版）

按：該書係選錄《逸周書》、《國語》、《戰國策》、《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晏子春秋》、《列子》、《慎子》、《尹文子》、《商君書》、《尸子》、《公孫龍子》、《孫子》、《吳子》、《宋玉》、《李斯》等作品。編纂體例如下：

一、先秦文學，載籍甚繁，雖務簡汰，終非一編一卷所能盡其精要。本《萃編》發行書五十種，

其中與先秦有關者蓋二十餘，而《詩》、《書》、《易》、《禮記》、《春秋左氏傳》、《學》、《庸》、《論》、《孟》、《老》、《莊》、《荀》、《墨》、《韓非》、《呂覽》、《管子》、《楚辭》等十七種，皆各有專書。故本編雖以《先秦文學選註》名書，而上述各書，概不闌入，庶免一文重出之病，亦無篇幅過小之虞。至讀者欲上讀上列諸家之文，可於其專書中求之。

二、近世以來，疑古之風甚盛，旨在覈實求真，誅求不厭其酷，故先秦名作，多被斷為偽書。其間深文羅織者，固不乏人；而銳力平反者，亦復時有。除辭義荒唐，遠託玄古，顯出情理之外者，其餘指控雖繁，要非定讞；而翫其文辭，又皆有可觀。使不入之先秦，而漢魏晉宋之編，又不敢貿然收錄，則使明珠委地，徒負古人，而誤讀者。

三、本篇所收，計《逸周書》三篇、《國語》七篇、《戰國策》二十一篇、《春秋公羊傳》七篇、《春秋穀梁傳》六篇、《晏子春秋》九篇、《列子》四篇、《慎子》二篇、《尹文子》二篇、《商君書》五篇、《尸子》二篇、《公孫龍子》一篇、《孫子》四篇、《吳子》三篇、《宋玉賦》六篇、《李斯》七篇，都十六家，八十九篇。於每家之首，各弁以簡介。

四、本編所選各篇文字之勘訂，大體悉以李曰剛《先秦文彙》（《中華文彙》之一，註中率稱《中華文彙》）為藍本，其偶有異同，則斟酌它本為之。因本編以文為主，故不復一一註明，以分讀者之興味。

五、各文註釋，多采前賢，間有出自編者私見，庸有未當之處，尙望知言君子有以是正。

撰〈曹志漪畫展戲為二絕句〉，〈滿江紅--戊申

中秋月全食既復圓有作〉，〈春帖--五十七戊申。

此聯後為朱龍龕先生索去〉，〈題贈愛蘭娜

(Elena Ramirez)〉，暨〈鷗貉國〉。（興懷集）

民國 58 年

10 月 10 日兼「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東海分

會」暨「醫藥補助委員會」委員。（校刊

128 期）

10 月 18 日撰〈實用詞譜再版題記〉。（興懷集）

按：館藏《實用詞譜》為初版本，未見再版，文云：

憶在髫鬢之年，始就家塾，先君子鍾祥公課督之暇，嘗鈔選昔人絕句小詞，授令諷翫；復出示韻

書，指喻音，取便研尋。時方受經，疲於記誦，偶近歌詩，頓開心目。迨涵濡日久，於浮切飛沈之理，若有所遇。故中歲以還，雖搏意樂章，而尋味音聲，習於內聽，實自童卯始也。

實用詞譜一書，脫稿於乙未，丙申間，旋付梓人，行之中外，士林傳習，視若階梁。今歲之秋，議當再版，審其年月，去公誕降之辰，適且百齡。覆勘之際，輒念先人啓導之劬。譬之飲水，尙復思源；況出趨庭，感何可既。嗟夫，青鏡有味，白髮無情，逝矣童年，宛如夢寐。簡端綴語，猶似牽衣覓句于荒橋野屋閒也。

先君子諱有荃，字芳谷，鍾祥其號；以同治八年己巳九月初八日生，今見背亦三十載矣。

五十八年己酉重陽前夕 繼宗 記于友紅軒中
11月28日任「文史研究所籌備委員會」委

員，負責籌備中國文學研究所事宜。（校刊 128 期）

撰<Li Ho and His Poetry>應 Chinese Materials & Research Aids Service Center 作。（興懷集）

撰<春帖五十八年--己酉>。（興懷集）。

民國 59 年

6 月指導蔣萬益先生撰寫〈後主詞之淵源及其影響〉學士論文。

按：先生對此論文提出說明：

後主詞上承花間，上啓歐晏，本文從格律與風格兩方面加以剖析，所見正確可取

6 月 19 日接長中國文學研究所主任。(校刊 130 期)

按：先生接長中國文學研究所主任事，校刊曾專文報導，題為「研究所宣告成立，東海邁入新紀元，蕭繼宗主任寄予無限希望」，其文云：

本校元老教授之一的蕭繼宗先生，於今年初應聘參加籌備中國文學研究所主任，自上月間奉准正式成立後，復膺聘擔任主任，各方聞訊，咸慶得人，本刊記者特於日前走訪蕭主任於其寓所。

蕭主任極為謙抑的說，中國文學研究所是本校成立十五年來，首先設置的研究所，由於此一研究所之奉准成立，使東海在學術的研究工作上，更邁進一步，而彼奉聘擔任主任，在臨深履薄之心情下，實感責任重大，但幸賴中文系各位同仁之合作及匡襄，願爲此一高深的研究工作，竭盡棉薄。蕭主任旋談及對中國文學研究所之未來，表示中國文學之研究範圍，多年來似已成爲傳統，此種傳統，固極

具價值，但本所成立後，希望集思廣益，於傳統外能開闢一新的研究途徑。目前本所僅有碩士班，盼望將來發展為博士班，以因應社會的需要，並對復興中國文化盡一份責任。

蕭主任最後談到該所教授係由中文系同仁為主，另或輔以數位特約講座；本年度將招收研究生六名，前四名月給研究費每人壹仟元，另二人係自費，均供宿舍，每二人一間。現已暫定七月十三日報名，七月十四、十五兩日考試，考試科目計有國文，英文，中國文學史及文字學(內包括聲韻學)。

蕭主任籍隸湖南湘鄉，才識優長，自本校草創，即應聘來校任教，平日以書畫自娛，尤擅詞賦。數年前曾應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韓國延世大學及美國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之邀，前往美韓日三國講學，深受彼邦學者重視。蕭主任前於四十八年至五十年間曾膺任中文系主任，下學年因該系主任江學謙教授休假，復行兼代，再度馮婦，當可收駕輕就熟之效云。(《東海大學校刊》130期，59.06.19)

據劉德漢先生編<蕭繼宗先生著作目錄>載，

是年曾於《Philo Pres, Holland》發表<

Chinese Village Plays >(未見待補)。

12月15日於《東海文學》17期發表<寫給東

海文學》。

按：該文係針對《東海文學》發行十七期，提供意見供主辦者參考之用（編者按：於求學期間，亦屢聞學長姐論及《東海文學》稿源之不足、版式不一，對於編輯者與收藏者皆頗為不便）。其文云：

東海文學是由本校中文系同學們主辦的一個刊物，從創刊到現在已經出版了十七期。對於這個刊物，我有幾點小意見，很早就想說，這次由於編者向我徵稿，特地寫在這裏，提供同學們參攷。

關於形式方面，我覺得東海文學從創刊到現在一直沒有穩定過。因為它不是由幾位同學一直負責編印，而是一年一度地換人接班。各個主編者的興趣與看法不同，使它的開本、版式、封面、裝訂，都經常在變換中，不能給予讀者一個鮮明穩定的印象，更不能讓有收藏癖的人按期整齊地保存或陳列起來。從這期起，我希望負責編印的同學盡心竭力把它辦好，以後在外貌上一直保持這副造型。

東海文學提供了同學們以編輯出版的練習機會，我們便要好好利用，不要草草了事，把白紙印上黑字，就算交卷。過去，在這份刊物錯字多得可觀，自然會貶損了作品的價值。同學們平日看報讀書，只會埋怨書報上校對不精細，一到自己經辦，才

知道校讎一事，並不太容。一首詩，一篇短文，只要錯了一兩個字，就會使讀者懷疑作者文字不通順，甚於造成更嚴重的誤解。今後希望編者和作者在這方面嚴格地訓練自己，仔細校對，儘量做到一字不錯。

關於內容方面，我以爲東海文學的性質和一般刊物有不同之處，所以我提出下面的幾點意見，這幾點應該是相當正確的：

第一、要以同學的作品爲主。東海文學是給同學們訓練寫作與發表的刊物，而不是給師長們的。師長們的作品，那裏沒有發表的地方呢？同學們要看他們的作品，儘可到別的報刊上去看，不要硬把他們的佳作，委屈到這個小刊物上來發表。當然，如果他們欣然慨允，有光篇幅，應該是感到高興的，但老師們的作品在比例上如果佔得太多，無形中表示同學們作品的歉收，那不是說明同學們寫作能力的低弱，就是寫作興趣的缺乏。

第二、要以中文系同學爲主。東海文學是中文系主辦的刊物，中文系的同學有盡力愛護支持的責任，應各人都使出渾身的解數，爲這個刊物效力。外系同學的作品，固然是歡迎的，但如果他們的作品過多，則說明了中文系同學放棄了支持它的責任，也放棄了練習的良機。

第三、要以現代文藝爲主。一個中文系的學生，

應該各免各樣的文字都能執筆，所以東海文學必然是一個綜合性的文藝刊物。那末，古文、駢文、舊體詩詞，在這個刊物裏，都該有佔一席地的資格。不過，這些都是習作的性質，還沒有接近成熟的階段。而我們日常表達的文字工具，究竟是現行的語體文，同學在這方面的寫作技巧，略勝於古典文字的習作，也是理所當然的，所以我主張以現代文藝為主。

第四、要以散文為主。我這裏所謂文，是對詩而言的。同學們對於詩--包括新舊體詩及詞曲等--究竟是淺嘗初試的，總不如寫散文那麼來得稱心如意，我以爲詩的部份，總要佔得少些，才不至於捨其所長而用其所短。所以我主張散文應該占最多的篇幅。

總之，東海文學是同學們自己的刊物，也是同學們自己訓練寫作編印的場地。我們應該好好把握這個機會，盡力把它辦好。但是，我們並無意去向人炫耀，也不是要拿去和人家競賽，只是謙虛地、忠實地把我們自己的能力表露出來。也只有這樣，才能博取外界真正的指教，而表面上的誇獎。（《東海文學》17期，59.12.15）

撰<侯思孟--法籍漢學家侯思孟博士，過訪山齋，索拙著孟浩然詩說。瀕行，為余夫婦攝影。既歸國，以影片見贈，為詩報之>，<水調歌頭

--壽實先尊翁道源先生八十>。(興懷集)

民國 60 年

1 月 1 日兼「校務委員會」、「圖書委員會」、
「獎學金委員會」等委員。(《校刊》131 期)

3 月 1 日參加 60 年度寒假大專院校校長、教
授軍中訪問團。(《校刊》132 期)

9 月 1 日於中國文學研究所講授「古文義法」
課程。(《東海校友通訊》3 卷 2 期)

10 月 25 日應韓國檀國大學東洋學研究所邀
請，赴韓國參加東洋學學術會議，發表<
李益齋詞對韓文學的貢獻>(《東海校友通
訊》3 卷 3 期)。 訪問期並撰<東洋學學術
會議後感賦、巫山一段雲--環游漢城市
郊、游慶州石窟庵佛國寺、南鄉子—雞林
古典舞蹈學院有歌舞娛賓即贈六齡小女

子雀銀景>等作品，刊載於民國 62 年月 10 日《東海文學》18 期。

按：該先生訪問韓國一事，《東海校友通訊》曾以〈中文系近況〉為題，加以報導，其文云：

該系系主任蕭繼宗教授，應韓國「檀國大學」東洋研究所的邀請，於十月廿五日搭機前往參加「東洋學學術會議」，蕭教授被邀在會中發表論文（按：此次會議共邀四位教授發表論文，中華民國一位，日本一位，韓國二位），題目是〈李益齋詞對韓文學的貢獻〉，博得韓國各大學六十餘位文史教授的一致讚賞。漢城各大報紙、廣播、電視，均加以刊載報導。會期三天，其中有論文討論會，即以蕭教授的論文提出加以研討結論極為圓滿。

蕭教授亦被邀請至韓國慶州觀光新羅時代的古蹟，當地博物館，僑胞均索字、索詩作為留念。蕭教授此次韓國之行，不獨為其個人之光，亦為東海之光，更是一次成功的國民外交，為中韓兩國文化交流寫下了新的一頁。

最近韓國出版的一本國際性刊物：“Asian Pacific Quarterly of Cultural and Social Affairs”特致函邀請蕭教授以英文撰寫專文，題目為：“Yi Jae-hyon-a Marvel of Tz’u Poetry in Korea”。據悉蕭教授已經完稿，近日即將寄往發表。

十一月五日晚七點半在 A203 教室，中文學會邀請蕭主任發表演說，題目為〈中韓文化交流的一頁〉。蕭教授除介紹韓國之行外，並解說李兼齋(韓人)的詞。當晚蕭師母準備了許多可口的點心，讓同學在精神與物質兩方面獨得了雙重享受。(《東海校友通訊 3 卷 3 期》，60.12.25)

<東洋學學術會議後感賦>計四首，各首內容如下：

東洋學學術會議後感賦

鯤島攜雲至，雙鳧落碧岑。樓臺臨漢水，圭壁重儒林。勝會賢豪集，同文氣誼深。秋風原上急，不盡脊令心。(按：《興懷集》是詩末有「注」云：十月二十五日應邀赴韓，出席東洋學會，是日我自聯合國退出)

巫山一段雲--環游漢城市郊(按：興懷集末

有「注」云：「十月二十五日赴漢城，出席檀國大學東洋學會，發表講演。晨起閱報，知是日我退出聯合國」)

曲曲環城路，重重壓嶺樓。高低不復辨林丘，紅葉作清秋。

論學空饒舌，傷時更白頭。今年不似昔年游，添了許多愁。

游慶州石窟庵佛國寺

絕海穿雲一葦航，遠游聊爲看山忙。江流後水隨前水，木葉深黃閒淺黃。佛國寺荒巢鸛鶚，故王陵在

臥牛羊，瀛壖亦有興亡史，石佛世言應此腸。

南鄉子

雞林古典舞踊學院有歌舞娛賓即贈六齡小女
子雀銀景

纔是 錢時，已解翾飛鬥舞姿。素回強教脂粉污孜
孜，憨態雛聲唱柳枝。

翠袖拂鸞絲， 拍偏宜下指遲。錦瑟恨長人恨短，
神馳古國淒涼入夢思。

辛亥十月重游漢城爲東洋學學術會議專題講
演爲記游詩詞四首值時多故不自知其辭之怨
也。(按：自「辛亥」至「其辭之怨也」句，興
懷集未錄。《東海文學》18期，61.06.10)

11月5日應中文學會之邀，晚上7點30分於

A203發表〈中韓文化交流的一頁〉。(《東
海校友通訊》3卷3期)

11月8日撰〈孫母徐夫人墓碑〉，《興懷集》

繫於民國60年，民國61年6月10日發
表於《東海文學》18期。

按：〈孫母徐夫人墓碑〉係爲中文系孫克寬先生之夫
人而作，《興懷集》題「孫徐靜宜夫人墓表」，

其文云：

夫人姓徐氏。諱靜宜。安徽至德人。徐故至德望族。世有通顯。父諱傳友。字磊生。晚號約庵。歷知繁昌南陵諸縣事。所至有聲。夫人其仲女也。民紀十六年。約庵爲貴池令。會北伐。軍事搶攘。爲蜚語所中。禍且不測。幸夫人偕 氏馳謁大府。奮辭辯雪。事始解。由是益鍾愛之。以爲丈夫子不能及也。明年。約庵襄安徽省縣長試。得士舒城孫君克寬。字今生。賞其才藻。因以夫人字之。又明年。歸于孫。未幾。今生筮仕。得石埭。石埭故巖邑。民貧不能治儒業。夫人執教縣學。攸助寒畯。絃歌以盛。後今生歷宰劇邑。屬軍興多故。而皆能自效。夫人實陰有以相之也。夫人本安徽第一女子師範畢業。少嘗就讀教會中學。於基督教。慕道夙殷。迨違難來臺。今生又受聘東海大學教授。遂偕皈基督。信行益堅。今生淹貫文史。尤工於詩。顧脫略任情。不樂治生事。夫人躬親鹽米。鴻案相莊。老而彌篤。舉女子子二。長早殤。次女奇。卒業臺灣大學史學系。適殷光霖博士。隨夫西渡。得美國琵琶地大學碩士。方夫人之寢疾也。聞訊遄歸。分父勞以侍湯藥。恒不解帶。夫人病竟爲之少瘥。又月餘。始轉劇。以六十年十一月八日終于醫所。年六十九。卜厝於大度山之原。今生以事狀督予既表

其墓。復系以辭曰。創世之初。帝搏黃土。受身爲人。緣盡而腐。惟一念曰歸主。則死喪戚痛。皆莫之能苦。魄息兮幽宮。魂其歸于帝所。(《東海文學》18期，61.06.10)

撰<玉漏遲--戊殿春花半院>，未有「注」云：「此閱得之廢紙中，似爲六十年和絜生之作，而實未脫稿寄出，補『怕見』以下數語成篇，漫存於此」，譯詩<WU SHAN I TUAN YUN(取材巫山一段雲--山市晴嵐)>、<CHE KU T'IEN(取材鷓鴣天--揚州平山堂今為八哈師所居)>、<TAI SHANG TIN(取材太常引)>，暨<春帖--六十年辛亥>。(興懷集)

按：該組譯詩標爲：「英譯高麗詞人李益齋(實賢)詞三首--爲 ASPAC 季刊」，此三首譯詩，亦見於<韓國詩壇的奇葩--李奇賢>，原文係以英文發表，後經中文系馮以堅老師翻譯爲中文，刊載於《中國詩季刊》4卷2期(民國62年6月出版)。

民國 61 年

1 月撰〈黃達雲先生七十壽言〉，民國 62 年 6

月 1 日刊載於《湖南文獻季刊》8 期。

按：該文係爲前省政府主府黃杰先生之壽文。文云：

史稱任尙代班仲升爲都護，請益於仲升，仲升但云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所言似闊略不者之所爲，顧仲升奉使絕域，出入鋒刃，卒克揚威立功于萬里外，豈偶然哉！夫富貴可以苟得，功業則未可倖致；非智勇堅貞有大過人者，又惡足以投艱致遠，卓然有樹立邪。吾湘黃達雲先生，早歲從戎，生平許國，積勛累伐，夙受特達之知，久總師干，重膺疆寄，聲華炳耀，當世所榮。今且全國國防之任，尤興復安危之所繫，而平居暇豫從容，有掉鞅自如之樂；庶政若莫之爲而爲，殊績若莫之致而致，庶幾於班仲升所謂蕩佚簡易矣。世徒見其裘帶雍容，清吟雅抱，遂以爲功業可以倖致，於其智勇堅貞有大過人者，反闕而弗聞。當抗戰之末，政府困處一隅，外援道絕，日寇復陳師緬北，進犯滇西；先生銜命西征，力克龍陵芒市，南破畹町，以通滇緬；方其渡瀘深入，橫槊高歌，豪情一舉，則諸葛氏所未有也。及匪黨竊國，九土陸沈，大吏

雄藩，帶甲百萬，望風降賊者，何可勝數？而先生獨率所部三萬餘人，孤軍入越，雖困辱絕嶠者累數歲，終得全師歸國，其堅貞忍辱，視蘇子卿爲何如哉？凡此皆近時事，聞者或交口稱之；實則先生之勛華，早籍甚於方壯，歲在辛未壬申之際，遼東瀟瀟，倭患迭乘，而共匪罔恤國艱，利危肆亂，政府先安後攘，爰令川陝豫鄂湘贛粵閩八省聯剿。會先生甫任第師師長，師次豫西，受命討賊，大小百戰，無役不從，有七里坪小河之捷，有破匪軍徐向前部。其明年，日寇略取熱河，南窺古北，平津卵累，舉國憂惶。良以統一粗定，國力未充，野有荏苒，時虞竊發，向使強敵內侵，勢成破竹，則危亡立待，何由操持久勝之券！先生奉命赴難，以癸酉三月，率所屬羅鄭二旅，扼守石匣、南天門一帶要衝，當關伺敵，而日軍第三師團，則挾其優勢陸空並進，電掃馳驅；先生躬冒矢石，督師前列，復陰遣別動隊，擾牽敵後，兵閒交用；以弱鬥強，哀兵怒發，奮勇先登；無不一以當百，苦戰兼旬，鹵獲無算，卒令敵鋒摧挫，不復敢叩關而南下。是二役者，實不獨外攘強權，亦以內安反側。蓋剿匪之役，雖重在江西；而豫匪受制，則率然之尾，無以救首。長城之役，雖責在禦倭；而華北無虞，則東南之急，始可少紓。故匪穴既得以平，閩變亦資而撲滅。

功之所被，足以斡旋國運世局者乃如是！信乎先生之智勇堅貞，過人遠矣。今先生年七十，康強明毅，仍不殊於壯歲。當年袍澤，謀所以壽先生，而屬予爲之辭，復爲予誦彙日事，予聞而壯之，因舉此以爲先生壽，復以告世人論史事者。壬子正月湘鄉蕭繼宗拜。（《湖南文獻》季刊 8 期，62.06.01）

5 月《中華民族詩歌》問世，由臺灣省政府新聞處出版(民國 75 年 3 月再版)。

按：該書分八個主題，首章言對「詩歌的傳統觀念」，以下分別以「中華民族」、「堅信心一意志」、「宏器度富熱情」、「崇俠義勵志節」、「愛和平尚武德」、「恥屈辱同敵愾」、「處艱難扶正氣」爲題，列舉 86 人 138 詩作爲例。先生於是書<前言>云「在寫一節類似『序文』，也類似『凡例』式的引言」，故錄之：

在這本小冊子開卷之前，讓我先寫一節類似「序文」，也類似「凡例」式的引言。

臺灣省政府新聞處委託我寫這本書，不沿襲新聞處所印其他各書的例子，叫它「中國的詩歌」，而命名曰「中華民族詩歌」，乃有意強調「民族」二字，希望這本書通過詩歌文學的介紹，足以認識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爲了這個崇高的目標，我當

時毫不考慮地接受了這項委託。但是，接受了之後，跟著就有些問題，著實使我躊躇了很久。

第一是內容的範圍問題：

首先考慮的是「詩歌」的範圍，竟以那些型式為限？「詩歌」二字，廣義地說，可以包括所有以韻律為其外型的作品，自「古歌謠」、「詩」、「騷」、「樂府」、「五七言古近體詩」、「詞」、「曲」，以及近代新興的「語體詩」，無一而非詩歌。而一般人心目中所謂中國詩，卻通常是指「五七言古近體詩」。

中國是一個詩的王國，從古到今，傳世的作品，可說是汗牛充棟，單以唐代的五七言詩而論，據「全書詩」所收，作家凡二千二百餘人，作品凡四萬八千九百多首。單以宋代的詞而論，據近人編的「全宋詞」所收，作家凡一千三百三十餘人，作品凡一萬九千九百餘首。現在如果想網羅各體，冶為一爐，既非短時期所能蕝事，也非小冊子所能勝任，更非一般讀者所能消受。因此，只有把「詩歌」的範圍緊縮，縮到以「五七言詩」為主要內容。至於「古歌謠」、「詩」、「騷」、「樂府」，因為它們出現在古近體詩以前，不妨偶一引用。

其次考慮的是「民族」二字，在這裏所具的意義。「民族」二字，在這裏並不用來顯示「中華民族」所以異於世界上其它民族的特性；也不是狹

義的民族意識--只是針對外來民族力量的一種反應，如征服四夷或抵抗外侮之類；而是強調中國人對於自己的國家民族所產生的一種強烈的感情與志節。當然，這種感情與志節可以簡化為傳統倫理中之「忠愛」，但也不應該僅僅宣揚成仁取義的殉國精神，而成為先烈詩歌；也不應該僅僅揭發鋤奸除暴的反抗精神，而成為革命詩歌。雖然這二首都是「忠愛」的極端表現，但只是其中的一部份或大部份，而不是全體。

第二是題材的處理問題：

本書既以「中華民族詩歌」命名，則屬於這一類型作品之采錄，是必不可少之事。如果沒有作品提供讀者去咀吟諷味，則變成一本純粹理論的書，失掉編印這本書的意義。但如果只是分體或分類臚列前人的作品，則成為一本詩選，和本書的性質並不一致；如果，按照作品的時代，敘說作品之時代背景，一一加以印證闡釋，將變成一本特殊類型的詩歌史。勢必讓歷史事實佔據絕大部分的篇幅，而作品本身的分量必減縮到很少，使讀者的興趣，轉移到歷史的考索，也失掉了撰編本書的原意。

再其次也考慮到作品應否加以註釋的問題，中國的詩歌，在詩騷時代，由於和現代語言懸隔，不免有難於索解之處；到了唐以後的作品，又因為

典實的累積太多，更增加了讀者的困惑。本書的敘說，既以通俗的文字為工具，而所引的作品又難免艱深，可能產生一種不協調的現象。如果，我們要把原文一一加以註解，又一定會蕪累不堪。因此，只有在挑選作品方面注意下列幾點：

- 一、文字過於艱深的不錄。
- 二、語言過於古老的不錄。
- 三、篇幅過長的，儘量少選。
- 四、重要的警句，如有需要闡釋之處，在敘說時改用現代語言，點明詩意，不再作字句的註解。

以上這些問題，確曾使我考慮過很久，到執筆之前，決定撰寫本書的方式是：

- 一、從各別的作品之中，推求各個作者對於國家民族的抱負、氣節，歸納成為中華民族集體的人格，考察其對於各種不同的境況所生的反應。
- 二、根據其項的構想，分成若干子目，提供歷代的作品來印證。自然是以這些作品為本書的主要內容。
- 三、為了眉目清醒，使讀者得以專意欣賞作品本身起見，在「形式上」與第二項剛好相反，作品本身是處於「附錄」或「註

釋」的地位，而著者的敘說反而在前面。粗看二、三兩項似乎矛盾；實際上，著者的敘說，不過具有引發作用，到了讀完全書以後，讀者可以「得魚忘筌」，落得輕快地隨時諷詠那些附錄--也就是作品本身--而把著者的敘說擱置在一旁。

9月撰<壬子秋夕述懷>，民國62年5月刊載於《東海文學》19期。

按：該文亦見《興懷集》「六十年」，係《東海文學》轉載自《中華詩學》7卷3期之作，內容如下：

龍起陸，幸浮海以東來；鸞鷲離群，亦馮風而西翥。求全季造，豈復干榮快意壯游，偶然棄興。鵲三匝以無依，蟲千號而思蟄。空山閉戶，漸遠跫音；故紙堆楹，聊尋勝處。信考槃之可樂，非塵網所能嬰者矣。

爾乃風日暄和，川原靜淑。脫巾獨步，得林下之清娛；把卷微吟，失閒之煩熱。雲嵐肆其詭幻，草木溢其芬馨。豈必飲沆瀣而神清，涉滄溟而意遠哉？

於是誅草茅，培卉木，治蘭楯，汎庭除。積翠侵肌，積紅助頰。丹楓未落，碧桃始華。禽百囀而山幽，蟬長嘶而晝永。

及夫朱明既匿，皓魄代升，零露初溥，涼颼閒作。笙歌止沸，滅華鐙而出房櫳；茗果宜秋，踞胡而面場圃。私珍節序，燕坐宵分。逸興遄飛，孤懷浩渺。仰視碧空不滓，傾聽則銀漢無聲，。分素女之清輝，寒生玉臂；賞詞人之高唱，夢入瓊樓。

因念星海茫茫，大地纔其一粟；塵途擾擾，浮生無過百年。朔望以時，視盈虛者如彼；彭殤等壽，知脩短之謂何？樽以散而獨全，并可潔而不食。幸暫權之可恃，宜行樂兮及時。

今乃列國窮兵，群陰構難。殺機甫發，野血何止於玄黃；樂土難尋，天道且即于淪滅。而士窮物理，蔽於天而不知人；國騁霸圖，恣其欲而不顧害。染海毒流，則百蟲赤其族；熏天慘霧，則二曜暗其華。充類致極，道其幾于絕矣。

古有棲真守素，服食求仙。汗漫九垓，上壽千歲。麻姑渡海，蓬萊之清淺者三王母棄駟，青鳥之飛來不再雲中宮闕，尚饜神游；月下笙璫，猶存幻境。

不謂排雲有箭，上窮碧落之天；馭電爲車，深入廣寒之府。未聞竊藥之佳人，無論擣霜之元兔。婆娑金桂，豈蕭斧所能加？瑤娥玉城，惟寒灰其可搨。以知蟾宮閭闔，不過蜃樓；蟬蛻塵埃，同歸蝶夢矣。

然則藐是眾生，淪滋濁世，奚翹日中之野馬，
甕上之醯雞？因循則過隙之駒，騰蹕亦搶榆之鷁
耳。興思及此，寂寥寡歡。坐對嬋娟，顧視罔兩，
遐馳未已，良夜何其。杞人抱不釋之憂，湘纍積難
窮之問，爽然自失，羌不知今夕之爲何夕也。（《東
海文學》19期，62.05，原載《中華詩學》7卷3期）

9月30日兼「獎學金委員會」、「圖書委員
會」、「東海學報編輯委員會」委員。（《校
刊》138期）

10月23日應中國語文班之邀，於上午10點
對外籍同學作專題講演。就中國詩詞作深
入淺出之介紹，使該班同學對中國詩詞有
極多之領悟。（《校刊》139期）

12月18日擔任中文系主任導師及四年級導
師。（《校刊》140期）

12月25日講授「古文義法」、「詞選」及「六
朝文」等課程。（《東海校友通訊》4卷3期）

撰〈壽李鶴齡將軍八十〉，暨〈春帖--六十一年
壬子〉。（興懷集）

撰〈Yi Jae-hyon-- A Marvel of Tzu Poetry in
Korea〉，應 Asian Paacific Quartery of
Cultural and Social Affair 作（興懷集）。

民國 62 年

6 月於《中國詩季刊》4 卷 2 期發表〈韓國詞
壇的奇葩--李奇賢〉，原文為英文稿，中
文系馮以堅先生將之譯為中文。

按：該文係先生於 60 年間，應邀至韓國訪問的作
品。其文云：

難能之作

中國文字因為是單音節的，同音之字又多，因
此中國詩歌易於行，並且富於節奏。古代詩歌，
不管是風謠，還是雅頌，唱的還是寫的，形式都很
自由。一直到西元後二世紀，才有每行字數一定，
或五言，或七言的詩歌出現。這就是一般人心目中
所謂的「詩」。經過長期的發展，「詩」到了唐朝漸

趨成熟，最後終於到達巔峰。數以千計的詩人致力於這種「詩」的創作。通過他們的寫作經驗，再加上聲律之學的講求，詩人逐漸由吟誦中發現了某些自然的節奏，從而為五七言的詩創立了更嚴密的規律。在這種規律的繩範之下，一種聲音更為流暢的詩體於是焉誕生。這就是所謂的「近體詩」。近體詩不僅引人入勝而且悅耳動聽，因此也就吸引了更多的詩人相繼創作，形成了詩在 文中一枝獨秀的局面，盛行達兩三百之久。也許由於大量生產的關係，詩中新意漸窮，到了晚唐，詩對讀者的吸引力逐漸衰退。有些先驅者像張志和、白居易、劉禹錫等不免偶爾試圖另闢蹊徑，別創新體，於是另一種嶄新的詩歌形式--詞，遂應運而生。

早期的英譯人士首先接觸到「詩」，把「詩」譯為 **Poetry** 或 **Poem**，這些字眼既為「詩」所壟斷，再無其他的英文可以用來譯「詞」，於是只好音譯為 **Tz'u**，很多西方人士根本分不清「詩」與「詞」間到底有什麼不同，因此對 **tz'u** 這個字常感陌生。文學史家和文學批評家為了要區別詩與詞起見，在英文裡就另立了兩個新的名稱，前者叫 **shig poetry**，後者叫 **tz'u poetry**。

實際上，詞雖脫胎於詩，但其後由附庸蔚為大國，早已自立門戶，形成一種更新，更精細的詩歌

體裁，並且與詩分庭抗禮平行發展，以迄於今。

詩和詞的分別不在實質與內容，而在形式。有些學者認為詩較凝重，詞較輕倩。個人以為這並不是絕對的標準。因為不論詩、詞，都可以表現各種不同的風味，全視作者的才情性分而定。

至於在外在的形式上，詞與詩的不同略如下述：

一、各句長短不一

唐詩本可合樂，每行包括五或七個音節。但不管所合之樂如何動人--當時從中亞輸入之胡樂有些的確很動聽--每行音節數目一致終屬不便，歌者及聽眾都可感覺到這種規律性所產生的單調。爲了有所改進，許多人便嘗試用長短不一的句子去寫詩，結果詞就成了詩人和樂師共同的寵兒。由於詞的句子長短不一，所以又有「長短句」之稱。例如李齊賢的詞就叫做益齋長短句。

二、調型

詞調多達八百，加上各調的變體，數達二千四百之多，而來源不一。最初的詞純爲合樂而作，詞人發現某一曲調動聽，於是依調實以它詞，其他作者繼起效尤，結果同一曲調便有了許多不同的歌詞，而調名則仍沿其舊。因此歌者只要知道是什麼調，就能唱出許多不同的歌詞。稍後，有些詞人兼通音律，往往先寫下歌詞，再譜成樂曲。後來的文人們

只顧爲了發抒己意依式填詞，不再注意它的樂譜，於是詞的音樂性漸漸消失，只留下無數的詞譜，原譜所代表的音樂卻未能同時留傳下來。

三、規律

每一首詞都有牌名，可憑以區別其組織方式，段數、句數、每句字數、位及各字之聲調，規律極爲嚴密。這些規律，對一個尋常詩人來說，也許會成爲犯人的鐐銬，但對優越的詞人而言，不過是特技表演的道具而已。

由於規律精細，音節優美，詞一向被認爲是中國詩歌中最精美但也最難創作的一體。很多的人愛詞甚於愛詩；詞人都會作詩，但詩人卻未必都能填詞。凡此種種，皆足以證明上述說法的正確。對中國人來說，填詞已經不容易，對外國人來說，自然難上加難。

但是，李齊賢這位韓詩人大膽地作了，而且作得很成功。

按地文學說，韓國是東亞大陸的一座「陸橋」，由中國東北向南延伸進入黃海和日本海之間。因爲地屬半島，所以在古時候除了越過中韓邊界的甲綠江和圖們江從北鄰的中國輸入文化外，再無其他來源可資輸入。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中韓間的關係一定早在有史紀錄以前即已發生。通過不同的接觸，

諸如移民、通婚、派遣、戰爭、貿易、流放、外交，領土擴張，宗教傳播，語言媒介，政治活動、書籍流通、以及道德倫理、生活習慣之交流等，兩國早已結合得越來越緊密。雖然其方式或直接或間接，或自然或強迫，或善意或惡意，要之，交流越廣，影響越深。長期交流的結果，中國文化在韓國佔有極重要的地位，直至被吸收融化為韓國文化而後止。

多音節的韓國語言屬於吐倫語族。但是，正如日語一樣，韓國語言也是以漢字來書寫的，在李朝以前一直如此。事實上，在一四四六年韓文字母出現以前，所有韓國文學家都使用漢字創作，而且成績斐然。這種情形與美國作家之用英文創作而較英國作家毫無遜色之情形如出一轍。

據個人所知，除了近代文學作品是用韓文寫成的以外，所有韓國的古代作品無不是用中文寫的。因此中國文學裡所有的各種體裁韓國文學裡也應有盡有。韓國文學，從整體來看，有如一顆具有無數層面的大鑽石，無數優越的的作家把每一層面琢磨出奪目的光輝。

由於韓語異於漢語，韓文中漢字的讀音及聲調亦較中文為異，較近古音。這種歧異對散文的寫作雖無大礙，應用到 文時，作近體詩已覺諸窒礙，拿來作音律遠為精細的詞，其困難更不在話下。因此在這顆

文學大鑽石上，「詞」該是最小的一個層面。

據漢城大學車柱環教授研究六千部韓人文集的結果，其中共有詞四百廿一首，作家四十三人，所用詞調凡八十九個。詞在韓國文學上雖居較弱的一環，但有此成就已屬可觀。僅從這一點來說，韓國文學遺產之豐富概可想見。

一九六四年秋，筆者應聘赴漢城延世大學為作一系有關中國詩詞之演講，首次獲得機會接觸到韓國的國土與文化。我曾瀏覽過李齊賢氏的文集--特別是他的詞--令我深感驚異。當時曾設想李氏或當為韓國最早也是最偉大的詞人。去秋十月，筆者再度應邀參加檀國大學主辦之東方學會議，當即以李氏之詞作為演說主題。旅途中抽暇詳閱車教授所搜集資料中全部詞人之作，並以中國的標準加以衡量，結果發現前此所作假定幸而臆中。據個人淺見，前述四十三家詞中，金時習(Kim Si-sip 1435-1493)，許筠(He yun 1569-1618)，李養吾(Yi Yang-o 1737-1811)，丁若鏞(Chong Yuk-yong 1762-1836)各家雖均屬箇中翹楚，而首屈一指的當非李齊賢氏莫屬。其造詣遠在諸家之上。

李氏生平

李齊賢(1287-1367)字仲思，號益齋，出身世家。他的父親李瑱(Yi Chin)也是一個著名的詩人，在

忠肅王在位時，曾經作過檢校政丞，封臨海君。正如許多著名作家一樣，李齊賢自幼穎悟過人，十五歲應成均館試--即大學試，名列第一。這個時候他的作品就已經深為當世宿儒所推重，名聲甚至達於御前。畢業後，隨即供職藝文春秋館，自是入仕，浮沉宦海以迄於終。

當時正當中國元代，蒙古武力之盛，版圖之廣，真是史無前例，而高麗王朝積弱不振，自不得不屈服於云人鐵蹄之下。蒙古原為剽悍之遊牧民族，崛起之後，遠近文明部族一時望風披靡，只好任其毫無顧惜地劫掠蹂躪--惟有高麗是個例外。胡元與高麗之間的關係所以不致建立在暴力之下，一則由於元人自入主中國後漸習漢化，二則由於高麗諸王巧用通婚方式取悅於元。自忠烈王至恭愍王，前後有七個高麗國王娶蒙古公主為后，而元順帝亦納高麗齊氏為妃，生子是為昭宗。但是不管兩國間的關係怎麼好，不愉快的事件仍舊會發生。因為元朝的皇帝老是以岳老太爺自居，總想在女婿的家務事裡插上一腿。

忠宣王是忠烈王之子，娶了一個蒙古公主。婚後應召赴元，此後就一直停留在元廷，直到十年後老王晏駕。這年(1308)冬北宣王嗣位，但即位不久又再度離韓前往北京。也許是由於迷戀天朝之奢靡

生活，也許是苦於本國朝政之多故，甚或兩者兼而有之，總之，忠宣王雖在元帝屢次催促之下，仍舊拒不返國。在名義上由他統治的四年裡(1309-1313)，他一直都沒有回去。最後他把王位傳給他的兒子繼承，就是後來的忠肅王。在北京，忠宣王的府邸甚廣，藏書極富，生活甚為舒適。他以遜國之主兼藏書家的身份，很輕易地結識了不少元朝著名的學者。爲了要表現自己故國文化的成就，他把天才詩人李齊賢召到北京，並替李氏介紹了當世許多有名的文人學者，如姚燧、閻復、元明善、趙孟頫、張養浩、蕭 、虞集等。接觸日廣，李氏對漢學的研究日深。他在詩古文上的許多作品都博得了當時學者的稱譽。同時他在官職上也一再獲得升遷。1316年夏，李氏奉派前往四川公幹，表現優異，歸後隨即晉位尙書。第二年再度奉派前往北京，忠宣王稱觴祝嘏，事後就被留了下來。爲了避免捲入國內的政潮，忠宣王獲得元帝的允許，前往東各省遊歷，由李氏扈從。此時高麗內部紛擾時起，嗣君年幼，應付無力。元帝於是一再促忠宣王回國復辟，但他還是託詞拒絕。由於少數野心勃勃的高麗政客不斷在元帝之前間以讒言，而忠宣王的違命與規避也確爲元帝所不滿，於是在1320年秋，忠宣王再度南遊的時候，終於半途被召還京，勒令返國。他還是

逗留不行，元帝盛怒之下，立命流放西藏。是時，李氏倉促赴京，力圖營救，無效。又數年，北宣王蒙恩赦還北京，不久去世。

忠宣王死後，高麗政局越來越糟，大權旁落權臣之手。加上元朝的干預，日本的侵擾，官吏的貪黷，以及不斷的內戰和黨爭，使這個岌岌可危的王朝大亂。繼元亡之後不久，高麗國在幾個短命王朝之中搖搖欲墜，終告覆亡。李氏一生在朝中服務，偏偏他享壽甚永，幾乎來得及看到王朝的滅亡，但卻無力挽回敗亡的命運，反而成爲眾矢之的。他在晚年擔任經筵侍講，並且寫了不少的史論和詩文。他之所以能夠免於奸人的傾害，恐怕還是他的一大把年紀救了他。1367年李氏去世，在世時所擔任過的最高職位是宰相。

李氏雖然沒有能夠對高麗日趨腐敗的朝政有所興革，但是他的耿耿孤忠仍爲君上所深知，特別是在忠宣王及其後的忠惠王遭遇困境的時候。由於他的高風亮節及文學成就，他死後被謚爲文忠公。

益齋長短句--李氏的詞

李氏集中所收作品，大別之可分爲四類：

一、詩--共收古近體詩二六三首。

二、文--包括：

1.奏疏、尺牘。

2.碑銘、傳狀。

3.史論。

三、詞--益齋長短句。

四、櫟翁稗說--短篇雜著，包括詩話，筆記及其他。

就詩而言，個人相信李氏可能啓蒙甚早，並且終其生未嘗間斷。他的詩才華洋溢，所詠內容多與個人遭際有關，忠義之氣溢於言表。但是這裡只擬對李氏的詞略加介紹。

在中國，詞濫觴於晚唐，大行於兩宋，終元之世，始終是一種流行的文體。對一個習爲古詩的異邦人士而言，詞可以說是一種全然陌生的體裁。因此李氏初學倚聲即已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曾多次填作「巫山一段雲」之調，在他全部五十四首作品中，此調多達三十二首。此說如能成立，那麼李氏各詞的創作先後，當可據以推知。因爲其餘各首之下都繫有子題，或記遊，或寫景，皆可據以繫年。這樣推斷下來，可以得到如下的結論：李氏在 1319 年扈從忠宣王南遊後，即未再作詞。至於原因何在，則不得而知。也許作詞確是一件苦差，無法充分發洩他當時心中的苦悶，也許因爲當時國內懂詞的知道太少，總之，他放棄了。但就在作詞的這段期間，他的天才確已大放異采。

填詞之難在於既要受到最複雜的格律限制，又要作最自由的表現。很多作家無法兩全其美。有的善於表現但卻疏於音律，反之亦然。但李氏卻能兼全並顧。由於 1314-1319 年這段期間正值李氏一生最得意也是在詞上最有創獲的時期，因此他的作品中略無悲苦之意，不像在忠宣王被放逐後所作的詩那樣。

洋溢在這些詞裡的是一個年青的觀光客所具有的種種驚奇與喜悅，充滿了活力。其風格有如一首高音的詠歎調--中氣十足的男聲，高低，疾徐，在在恰到好處。

這裡筆者願試譯他的三首小令，以作為說明李氏不同的創作階段的例證。其中如有瑕疵，責任全在譯者，與原作無涉。

**WU SHAN I TUAN TUN -- Market in a Cloudy
Mountain--**

Thousands of green hills appear in the distance .

The long stream runs around like a jade belt .

The small inn is still closed while the sun has
risen up so high .

And the morning mists are going to scatter .

Far away are the buildings in dimness .

The grasses and trees have been bathed by moisture.
Crossing the bridge, I remember, once returning from

the market with fish.

But now I see that things have somehow changed,

(譯者附誌：本文原以英文寫成，茲附錄李氏原詞

如後，下二首同)

巫山一段雲(山市晴嵐)

遠岫螺千點，長溪玉一圍。日高山店未開扉，
嵐翠落殘霏。

隱隱樓台遠，茫茫草樹微。市橋曾記買魚歸，
一望卻疑非。

(譯者按：原文各詞之後，均附有簡明詞譜，
譯稿從略。下文同)

李氏使用此調多達三十二次，上面這首是他詠
瀟湘八景所作十六首之一。詞中所敘全本作者想
像，因為事實上他並未到過湖南。寫作年代大約在
1314-1316 之間，正是他在中國初次接觸到詞的時
候。因為：

1.以中國評詞的標準來看，這首詞還不能跟其
他各首相比。

2.同一調式他反覆地作了多次，足見詞這一種
新體裁對他吸引力之大。

3.所詠內容只是對陌生景物的描繪，不是個人
懷抱的傾抒。

因此我們可以說，這十六首詞只是作者在詞風

完全成熟前的習作而已。

上引這首只就原詞意譯，但下列二首除了翻譯詞意以外，還有意按照原詞譜式譯出，各句字數長短及用 處皆力求與原詞一致。

TAI SHANG YIN--Lonely Travel in Evening--
Though mountains visible, all crows out of sight,
The veil of dusk
Falling down the hillside,
As small as a firefly...the dim light,
A door ajar,
But not a soul to invite.
Cool moonlight over my saddle,
White dewdrops on my cloth,
Roosting in empty house, with horse tied.
May there be a few stars bright!
May I have an inn or a hostel
Where I can pass the night!

太常引(暮行)

棲 去盡遠山青，看暝色，入林垆。燈火小於
螢，人不見，苔扉半扃。

照鞍涼月，滿衣白露，繫馬睡寒廳。今夜候明
星，又何處，長亭短亭。

這首詞可能作於 1316 年夏赴蜀途中。當時作

者習詞已告成熟，可以自如地抒寫個人的生活體驗而不為調式所拘。從這首詞裡，我們可以想像出一個孤獨的旅人，踽踽獨行於荒涼的山野，心中只期盼著有一間可以歇腳的山村小店，甚或是幾顆指路的星辰，使他能找個舒適一點的地方安宿。詞中說明了古代的「行路難」，也反映了蒙古兵燹之餘境內的殘破。

CHE KU T'IEN--P'ingshan Hall, Now Occupied by
a Tibetan Lama--

By reading his poems I heard of the Hall.
The great poet, now still can the sightseers recall.
With the decayed willows be planted by the windows.
Were his handwritings blurred out on the wall.
The passing clouds obscure
The moonlight like a pall.
For thinking of the past my tears fall.
What a dull creature the Tibetan lama is
Drowned in sleep, cares nothing at all.

鷓鴣天(揚州平山堂今為八哈師所居)

樂府曾知有此堂，路人猶解說歐陽。堂前楊柳
經搖落，壁上龍蛇逸杳茫。

雲澹泞，月荒涼。感今懷古欲沾裳。胡僧可是
無情物？毳衲蒙頭入睡鄉。

平山堂位於蜀山之上，山在揚州。堂是北宋大詩人歐陽修(1007-1072)所建，當時歐公正在揚州知州事。這首詞當作於1319年，李氏從忠宣王南遊途中。就個人所見，此後李氏就再沒有詞的創作了。由於李氏才華卓越，雖然他填詞只有短短幾年，但在意境與音律上都已臻於上乘。在這首詞裡，李氏充份表現了他對前賢遺澤的惋惜，因為平山堂久已毀於戰火。而事實上忠宣王的首次江南之行也並不十分愉快。李氏當時可能已經覺察到出了問題--認為噩運可能已籠罩了他所侍從的遜王。因此憂心忡忡，情現乎辭。李氏屬儒家，佛徒僧侶本就不為所喜，何況又是在元代屬於特權階級的喇嘛。因此在他看到平山堂居然被何物喇嘛所盤踞的時候，他不禁一面覺得厭惡，一面又為中國傳統文化之橫音摧殘深感悲哀。詞中他用烏雲遮月作為比況，也正是心中這種悲憤的反映。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眼淚不僅是為平山堂而灑，也是為黑暗統治下苦難的中國文化而流。

中國批評家常有「意在言外」的說法。顯然這首詞的成就要比前兩首為高，因為它既不像第一首〈巫山一段雲〉那樣，只是初學者的習作，也不像〈太常引〉那樣的直抒胸臆，別無含蓄，而是詩歌較

高境界的一種表現，使人在字裡行間尚可體會出一些弦外之音。(馮以堅譯，《中國詩季刊》4卷2期，62.06。原載 ASPAC 季刊春季號)

10月11日兼「訓育委員會」、「圖書委員會」、「章則委員會」、「東海學報委員會」等委員。(《校刊》144期)

撰〈含羞草賦〉、〈自題海角幽居圖〉、〈癸丑禊集分蘭亭字爲韻得崇字即集蘭亭爲之〉、〈隍鹿〉、〈偶成〉等詩，〈高陽臺--霜崖有高陽臺詞，詠李香君故居媚香樓。思寧先生嘗覓其遺址，不得，屬爲追和〉，暨〈春帖--六十二年癸丑〉。(興懷集)

民國 63 年

5月指導李長生先生撰寫〈元好問研究〉、陳申君先生撰寫〈清三家詞比較〉等二篇碩士論文。

11月2日兼「行政委員會」、「訓育委員會」、「獎學金委員會」、「圖書委員會」、「章則委員會」等委員，並任「章則委員會」之召集人。（《校刊》148期）

12月10日任校內籌募相對基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隊長。（《校刊》149期）

12月25日中文系主任兼教務長，講授「詞曲選」及「王孟詩」等課程。（《東海校友通訊》6卷2期）

按：先生兼教務長一事，校刊曾加以報導，其文云：

本校虛懸已久之教務長一職，至上月杪已由謝校長聘請蕭繼宗教授兼任，並於二月一日開始辦公。

蕭教授於民國四十四年本校創始時，應聘來校，任教中國文學系，曾至韓、日、美諸國講學，旋復兼任系主任及中文研究所主任，對系務與所務之主持與推展，獻替良多。

蕭教務長於接見本刊記者時，向記者表示，教務處在唐前教務長領導下，早具規模，且該處各組同仁均已在校服務多年，教務行政均極純熟，彼到職以

後，當與該處同仁推誠合作，在崇法務實之原則下，力求業務之推進，並盼其它各處室同仁隨時不吝賜教與協助云。（《東海大學校刊》146期，63.03.01）

撰<中華詩學研究所甲寅禊集分韻征詩得之字

>、<和楊院長亮功遊溪頭詩>（按：詩末「注」

云：「亮老嘗宿東海大學客館，有聽蛩詩，屬予書之壁間。又溪頭有大學池」）等詩。（興懷集）

民國 64 年

5 月撰<評校花間集自序>。（興懷集）

按：《評校花間集》民國 66 年由臺灣學生書局出版。

序云：

花間集爲詞集之祖，自來作家，莫不覽誦。探源星宿，仰止岱宗，殆若不可幾及；即有品衡，率視爲衆作爲一篇，諸家爲一手。玩物者惟采擷其芳馨，尊體者侈陳其寄託。定評真賞，夙矣希聞。

近日講論之餘，偶取陳編，逐一披覽。粗加點校，次以論析。自忘固陋，妄有短長，求當吾心而已。蓋一人之私言，而欲盡洽乎衆心，吾知其必不可得也。 六十四年五月幹侯蕭繼宗序

6 月於《東海文學》21 期發表<遊東南亞雜詩>。

按：〈遊東南亞雜詩〉共有九首，除〈新加坡白沙湖所見〉外，其餘八首均收錄《興懷集》，繫於民國 63 年，各詩題略有不同，各首內容如下：

暹京謁鄭王祠

鄭信，潮州人。乾隆三十二年(1767)，緬甸侵暹，信率眾大破之，自立為王，都吞武里(Thonburi)，年三十四。暹人稱曰鄭昭，昭，暹語「王」也。高塔如林百寶妝，千秋殘霸盛蒸嘗。延平已是奇男子，更有天南一鄭王(清世宗嘗賜暹王以御題匾額「天南樂園」)。

曼谷玫瑰園(按：《興懷集》題「曼谷玫瑰園即目」)
雨過名園洒路塵，平川蹙浪戲游鱗。蒼生那得如魚樂，不待濠梁辯始真。

曼谷三友寺金佛

暹王斂國中金，陰鑄大佛高丈許，而泥塑其外，意在深藏。三百年來無人知其為金者。二十四年前，偶有剝落而金始出。大戰期中，日人亦不之知。其不隨重器東遷者，幸也。
土木形骸三百年，弢光劫隙劇堪憐。一朝丈六金身見，誨盜何由策萬全？

游湄南河支流水上市場實無可觀

湄南河畔水兼沙，敗葦枯楊屋柱斜。艇子去來招遠客，尋幽真悔到天涯。

星州偶感

新加坡開國，壤地褊小，而執政者則偉器云。
縮轂西東氣象恢，誰知天賜一丸纔。並時多少烹鮮
手，微惜江山負此才。

新加坡白沙湖所見

午夜銀燈迤邐開，妖童逐隊帶人來。西方謾詡文明
甚，如此文明太可哀(此輩什九爲方人)。

宿雅加達

印尼地大物博，而積弱不振。國中興建，不外
馬埕歌慶。貧富懸殊，尤爲隱患。
被褐懷珠未是貧，徒從爵馬鬥尖新。眼前無數溝中
瘠，慮患何人勸徙薪。

金山本哲坐雨(按：《興懷集》題「印尼金山本哲 坐雨」)

車入層雲障碧紗，山樓坐聽雨如麻。有人飛渡蓬萊
水，來喫蠻荒薩姆茶(按：「薩姆茶」，《興懷集》作「陳
蔘茶」)。

曼谷逢熊伯毅不相見且四十年矣

四十年來夢寐中，何期異域忽相逢。營巢君似棲梁
燕，印爪吾如踏雪鴻。同輩弟兄俱老大；成行兒女
各西東。燈前不下憂時淚，特有丹心一寸同。(《東
海文學》21期，64.06)

6月17日轉任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校刊》152期）

按：先生轉任國民黨黨史會主任委員，校刊曾加以報導。又第16屆中文系校友談海珠先生亦於6月16日撰〈對蕭繼宗老師的懷念〉一文敘述其瞭解的蕭先生。校刊以「蕭繼宗教務長榮膺黨史主委」為題云：

本校教務長兼中文系及中文研究所蕭繼宗教授，頃膺任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即將定期前往履新。

蕭教務長湖南湘鄉人，現年六十歲，畢業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大陸陷匪前，曾從事新聞工作，並曾擔任青島市新聞處處長，來臺後，於四十四年應聘本校，任教中文系，旋並擔任中文系系主任及中文研究所主任，六十三年復兼任教務長，以迄於今。

蕭教務長於發表新職後，接見記者說：他即將暫時離別他任教廿年的本校，為去到另一新的環境而深感依依。他說東海是他任教和服務最久的學校，廿年絕對不是一段短暫的時日，所以已與本校深植情誼，他原想終身奉獻教育，樂育菁莪。未料中央徵召，而他身為國民黨員，自當服膺中央命令。蕭教務長認為，如果他能將他的一份棉力，從東海擴及較大的範圍，不僅對黨國有所效獻，即對他有

深厚友誼的東海，也是十分有益的。至少，可以藉此讓更多，更年輕的學人和校友來接棒。

蕭教務長說，自本校創校伊始即來校服務的人，因他之即將離去，而益形減少，在他內心深處，希望這是與本校暫時的離別，有一天，仍將能回到他廿年相共憂樂的校園來。因此，他祝望本校能在安定中謀發展，求進步。

最後，蕭教務長願透過本刊，感謝全校同仁過去所給予他本人的協助和合作，今後，仍盼不遺在遠，時時給予他所盼望的督促和指教，他也會心懷故舊，存念東海，他強調和同仁們祇是暫隔者，不隔者心，因為他熱愛這廿年和他朝夕與共的美麗校園。

談海珠先生一文云：

是何等的驚喜，又是何等的興奮！當獲悉蕭繼宗老師榮膺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主任委員時，大家莫不有「與有榮焉」之感，一方面認為是東海大學之光；同時更慶幸黨國得人。然而，由於蕭老師的離去，使東海頓失一位良師，又不免令人感到悵惘和惋惜！

不是麼，蕭老師自東海創辦之初即來任教，迄今恰滿廿年，實是東海的拓荒元老。他深愛東海，曾把他唯一的兒子取名「東海」，以為紀念。廿年來，他一宜不辭辛苦地付出全副的志力來耕耘這塊園地，默默地做著百年樹人的神聖工作，作育了不少人才，說得上是「桃李滿天下」。

自幼即有「神童」之譽的蕭老師，其智慧的過人，是不待說。他的講課，自然也是精彩絕倫。他開詞曲選、詩選、楚辭、王孟詩、李白詩、六朝文、古文義法、中國文學批評史等等多屬純文學的課目。其授課內容極為充實與豐富，而最引人入勝的是，他講起課來談笑風生，能寓微言於詼諧之中，托至理於幽默之內。無論陳事、析理，在在深入淺出，精闢獨到而淋漓盡致。使我們如坐春風，悠然神往；茅塞開於自然，聞道而不自知，完全沈浸在一種真、善、美的高超境界裡。同學們，包括在他在美國講學時的外國學生，一致認為上他的課簡直是一種無比的精神享受(Entertainment--借用一個洋學生的批評)。我們常常覺得上他課的時間似乎過得特別快，總嫌五十分鐘時間太短。不過，我們在意猶未盡之餘，下課後經過一次反芻，又覺得咀嚼中回味無窮。他從不說教，但他常在課堂上無意中灌輸一些做人處世的道理，與中正和平、樂觀進取的人生信念。這些道理和信念，都不曾通過教訓的型式，卻自然而然地深入人心。片言隻字，均極精采深刻，可以使我們一生受用不盡。

在中文系系主任任內，蕭老師又一手創立了中文研究所。並開創了新的風格：即不泥於義理、老據，而重視文學，尤其重視「比較文學」的研究。至於研究的範圍，完全取決於學生自己的興趣，所方不加限制，只替學生的論文，延請名師，開出相關的課目。他常說我們中研所的開課是屬「點菜式」

的，亦即學生是「點菜」的「顧客」，而研究所是「做菜」的「大廚師」。這一新作風的建立，不僅使學生的研究興趣和才性得到充分的發揮，同時對於研究的績效上，更有了長足的進展。所以我們這些受惠的研究生，每想及此一「德政」，無不銘感萬分，且深以能續東海中文研究所為一大幸運而稱慶不已！

蕭老師不但對於詩、詞、文、書、畫的造詣，樣樣精深，其做事的幹才更是高人一等。他接任教務長以來，仍兼中文研究所、中文系主任，以一花甲之年，身兼數職，實在夠難為他了。但他在繁忙中，卻能從容不迫，勝任愉快。辦事乾脆俐落，有條不紊。且負責認真，案上從無積壓的公文。其效率之高，不僅是專「推、拖、拉」的老官僚辦不到，就我們年輕人都望塵莫及！

如今蕭老已北上履新，暫時離開與其相依廿年的東海。我們無從常見到他那穿著一襲藍長衫，仙風道骨般地走在文理大道或東海路上的飄逸豐姿與瀟灑的神態。我們更不易再親聆他那「古道照顏色」的諄諄訓誨的誠摯的循循善誘！我們的確將失去太多受教育的機會。固然我們實在非常捨不得他離去，但繼而一想，此次蕭老師榮任「主委」，確是適才適任，一則他的才學可得到更大的發揮，二則他對黨國可有更直接貢獻的機會。所以身為他受業弟子的我們，在感激鼓舞之餘只有倍加奮發努力，將他所傳授給我們的志業，繼續發揚光大，期能牢

牢的往下紮根，精益求精的向上結果，來創建豐碩輝煌的成就，以報答他一番教誨之恩。

在這裡我願意獻上最虔誠的祝福。

六十四年六月十六日寫於蕭老師就任之日

(《東海校友通訊 7 卷 1 期》，64.09.01。原載於《中央日報》)

據「全國圖書資訊網路 NBINet」之「圖書聯合目錄」查詢系統得知，任職國民黨黨史會期間，曾編有：《繼往開來》、《雪恥圖強》、《新生活運動史料》等書，由臺北中央文化供應社出版(未見待補)。

撰<讀近人論四次元宇宙之作>、<桂離宮>、<二條城>、<宿日光龍宮殿>、<宿箱根懷燕子山僧>、<風雨游箱根宿蘆之湖及明小齋>、<病院中經大手術後自嘲>(按：詩末「注」云：「六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歸自漢城，十二指潰瘍出血，送醫。延至三十日，始經榮民醫院吳紹仁醫師施行手術，歷四小時而畢。翌日，雖已『恢復』而深感虛弱。又明日，病榻中試作此詩，以自驗精力如何，詩成，即取『護理

記錄單』書之於背。手戰筆亂，詩有重字，但平仄韻腳不誤，尚足自慰也」)等詩。(興懷集)

民國 65 年

10 月 31 日於《中央日報》發表<以道德創造歷史的巨人>。

按：該文是以蔣總統中正先生為撰文的對象，文云：

歷史是人創造的，但是那些創造歷史的人物之所憑藉，各有不同，其在歷史上留下的功罪，也因之而異。

最常見的憑藉是「力量」，尤其是糾合群眾而成的武力。無論把它用之於族類的自救，或事功的開拓，或異族的征伐，都可能創造一段歷史。不過，單憑「力量」的強制，即使幸有所成，對人類來說，常常是害多於利，禍深於福。如秦云兩代的暴力統治，可為例證。

最不易為人所覺察的憑藉是「知識」，特別是足以影響人類思想與生活的學說。無論人文或社會科學方面的創見，或自然科學上的發明，都可能改變--也就是創造一段歷史。正確的思想，可以賜人以福。如孔子思想遺澤如此之遠；錯誤的思想，可以貽人以禍，如馬列主義卻肇禍如此之大。至於自然科學上的發明，用之得當，可以遠福；用之不當，

則可以致禍。如同為核子科學，用之於和平與用之於戰爭，便截然不同。我們可以說，學術思想對歷史所提供的影響，其機率是利害參半，禍福相兼。

經文緯武內聖外王

武力的盲動，學說的盲從，科學的濫用，雖然也同樣可以創造一段歷史，但其所創造的，只是萬劫不復的悲慘歷史。如果要一位創造歷史的人物，其努力的結果，所給予當世乃至後世的，是騙而非禍，惟有「道德」才是最崇高而正確的憑藉。道德二字，表面上似乎含有消極的意味，但是道德和武力思想相結合--以道德為力與思想的動力來源和導向系統--便成為「至大至剛」、「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在歷史上，要舉出一位以道德創造歷史的巨人作為例證，惟有我們的總統蔣公，可以當之而無愧。

當然，對於一位歷史上的巨人，不可能用一個簡單的概念或簡短的詞句去加以述說的。像蔣公的稟賦、修養、學術、事功.....處處可以看出是多方面的，但如果我們要從這許許多多的成就之中，去尋求一條可以通貫的線索，只有「道德」二字。所以我說總統蔣公是以道德創造歷史的巨人。

蔣公一生，經文緯武，內聖外王。要敘述其道德的力量，幹移時會的事功，這篇短文，實不足以盡其萬一。在這裏，我只能就其大關大目，分為

四點來加以闡明。

秉大孝大忠統一中國

中國文化中最基本的德目是「忠」與「孝」，孝經聖治章說：「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但廣揚名章又說：「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由「事親之孝」轉移為「事君之忠」，可知「孝」與「忠」二者，是同體異用的德目。

總統蔣公之一切高尚品德，均起自純孝之心。以後更能移孝作忠，擴孝為仁，都是秉承賢母之教。蔣母王太夫人的庭訓有云：「為國獻身，移孝作忠，乃謂之大孝。故順為孝之始，而忠為孝之終。甚望爾能身體而力行之，則吾意得已。」所以蔣公自追隨國父，獻身革命，即生死以之，把事親之孝轉移為忠於國家，忠於主義，忠於國父。國父也說過：「要能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而總統蔣公確已實踐了國父的訓示，做到了「大孝報國」。

當民國十年六月蔣母王太夫人逝世，國父馳電奪情，蔣公立即墨經前軍；十一年六月陳尙明叛變，國父蒙難粵海，蔣公聞訊，立即千里赴難。這都是移孝作忠的積極表現。十四年國父病逝北平之日，蔣公方率黨軍東征，痛剿頑逆，猶以棉湖捷報馳告國父靈前；及至噩耗傳抵前線，蔣公以孤臣孽

子之心，銜哀奮勵，完成東征，統一兩廣，奠定北伐統一之基。這就是「大孝報國」的又一說明。

北伐統一，原本是國父留下的第一遺志大願，而是由蔣公來繼續完成的。在國父逝世之後，北伐成功之前，那段日子是非常艱危困厄的：「三年之間，本黨基礎瀕於危亡者，先後五次；革命勢力幾於覆敗者，凡十五次；而軍事危機，尙不與焉。」蔣公就憑著大孝大忠的道德勇氣，克服了這些艱危困厄。他說：「唯以繼志述事，痛自策勉」，「一秉遺教，方克安度。」中庸上說：「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可見北伐統一之成功，還是奠基於蔣公的大忠大孝。

憑禮義廉恥戰勝日本

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之間的八年抗戰，那是蔣公生命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華民族史上的一件大事。我們以絕對劣勢的軍事力量，對抗強大的日本侵略，終于獲得最後勝利，可說是近於奇蹟。這奇蹟的造成，要推究其根本原因，還是由於道德。正如國父所說的：「精神力量十居其」，物質力量不過十分之一而已。

早在民國十七年，蔣公領導北伐統一全國之後，立即頒行訓政綱領，正想全面展開建國工作的時候，沒想到內憂外患與天災人禍紛至沓來。接

著日本大舉侵略，步步進逼；而國內的共匪卻乘機叛亂，與外寇相呼應。當時國家的處境，可說危如累卵，而大多數的人還是醉生夢死，對國難毫不關心；關心的人，對蔣公隱忍為國的苦心，又毫不體讓；至於野心份子，只想混水摸魚，更利用青年，叫囂盲動。我們試回想當日的民心士氣，即使我們有優於日本的軍力，也註定要失敗。蔣公有鑒及此，知道非從根本救起，無從抵禦外侮。於是在二十三年發起「新生活運動」，以「禮義廉恥」為生活守則，從事國民精神建設。

當新生活運動推行之初，我們的敵人日本，以「分鐘熱度」相譏笑，也以「五分鐘熱度」相期待。但由於總統蔣公親自領導，全體革命幹部都「以身作則，推己及人」，很快地推及全國，普及全民。到抗戰前夕，我們社會上，人人都表現了循規蹈矩、自尊自重、義利分明、榮辱與共的精神，終于使民氣大張，國勢大振。

一到抗戰開始，全民奮起，英勇赴敵。侵略者在痛遭打擊之際，才驚呼新生活運動為「不可忽視」的「大事」。在這一運動倡導之初，誰也沒想到「禮義廉恥」這四維，對於狂妄而強大的敵人，竟能發生這麼大的震撼與打擊。

持公理正義改造世界

今日的世界是一個趨於民族平等的世界，但在三十多年以前的世界全不是這樣的！那時候，許多國家都被強國當作殖民地，許多民族淪為被統治的弱小民族。連我們中國，都是列強以不平等條約控制宰割的國家，我們一直為「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奮戰。

國父在三民主義中說：「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世界負一個大責任。」這個大責任，就是「濟弱扶傾」，「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它，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它。」也就是要使「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總統蔣公秉承國父的遺教，領導中國奮發圖強，在抗戰期中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使我們中國得到了真正的獨立自主。同時，把我們中國的國際地位提高到世界四強之一，就立即負起了國父指示的「對世界的大責任」。

民國三十一年二月，總統蔣公偕夫人訪問印度，提出了請英國儘速准許印度自治的建議。

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總統蔣公偕夫人出席中、美、英三國領袖舉行的開羅會議，發表聯合宣言，除了我國收復失地之外，並且決定「使朝鮮自由獨立」；同時，對於戰後日本的國體問題，主張由日本人民自己去決定。

民國三十二年當泰國受日本挾持，被迫與同盟國為敵時，總統蔣公向泰國發表廣播，予以體諒，決定

維護其主權獨立，使其於戰後免受戰敗國之待遇。

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總統蔣公以中國戰區統帥派員接受越南日軍的投降。受降之後，立中國軍隊撤回本國，其後並協助越南獨立自主。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總統蔣公立即向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發表廣播，示對日本「不念舊惡」、「與人為善」，而以德報怨，終於再造日本。

此外，總統蔣公以四強領袖地位，推動創造聯合國，並於聯合國憲章中，灌注了「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精神，乃有了今日民族平等的覺醒。

以上所舉的是蔣公生平對於世界，尤其是亞洲國家的抱負與貢獻。那種眼光之遠與胸襟之大，決非時下一般眼光短而膝蓋軟的政治領袖所能夢見。到今天，印度獨立了，可是倒向了另一極權的懷抱；朝鮮獨立了，可是由三十八度線劃分了奴役和自由；泰國免於軍事占領了，可是向著強權在望風搖擺，幾乎成爲中南半島一塊「骨牌」；越南獨立了，但抗不住共產國家的侵迫，終爲其所吞噬；尤其是日本，對總統蔣公再造之恩，民間雖未忘記，而它的政府竟早已棄寒盟反目；至於當年以自由正義精神創建的聯合國，我們被迫退出之退，更成了埋葬自由正義的墳墓。

蔣公以道德創造了歷史，而一些敗類卻以罪惡的手正想一一抹去它。巨人，終竟是巨人。歷史會證明道德的理念永遠是正確的。終有一天，侏儒們終將匍匐在巨大的腳下。

以倫理道德貫徹反共

我們當前最大的也是最後的一個敵人，就是共產黨。這個邪惡組統不是中國的產物，而是蘇俄共產帝國的螟蛉。因為它在成立之初，原本就被蘇俄視爲「共產國際中國支部」。

共產黨在中國出現之初，並未被人重視。不知它背後有一個大陰謀，那就是國際共產黨要利用它顛覆中國，赤化世界。這個陰謀在民國十五年春天開始暴露，經蔣公睿智機先予以收平，我們纔能完成北伐統一。後來他們雖然曾在江西以及其他各省作亂，也都在總統蔣公「安內攘外」政策之下清剿平定。但在日本大舉侵華，我國全面抗戰之際，共產黨利用外患而死灰復燃；抗戰勝利以後，則在蘇俄掩護之下，竊據了整個大陸。這段史實，大家是耳熟能詳的。

大陸淪陷，是我們中國歷史上的空前國難。總統蔣公爲人類反共的先覺，洞悉共黨陰謀所在，尤其對於共黨反人性反道德的本質深切瞭解，確認反共制勝之道，唯有我中華文化倫理道德最具威力。

所以當大陸淪陷之後，基地初建之時，首即確定了反共的基本理論，指出：「我們民族倫理的力量，實大於其他一切物質力量的總和，這偉大力量的根源，就是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又以倫理道德為其骨幹。俄帝指使其第五縱隊朱毛，在我們民族中間散佈物質主義的毒素，這一毒素發展到中國人以中國的倫理道德為羞恥的時候，便是俄帝併吞我中國，滅絕我民族的時候。我們明白了這一點，才會了解共匪朱毛，為什麼定要驅使大陸同胞子弑其父，妻殺其夫的緣故了！」因此，他號召全民，實踐倫理道德，並且確定三民主義的本質，為「倫理、民主、科學」，用以「駁斥朱毛奸匪以往所用的『科學』與『民主』虛妄欺詐的罪惡」。他又說：「我們如要實行民族主義，必須先要實踐我們固有的倫理道德，方能期其有成。」

自從總統蔣公號召實踐倫理道德以來，我們在復興基地，以倫理建設領導民主與科學建設，大步前進，創造出經濟繁榮、教育普及、國防堅強與社會康樂的成果。到民國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蔣公進一步號召全民展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使我們的倫理道德精神，不但深植於民心，並且光耀於世界；更激發了大陸同胞的道德勇氣，產生了反毛反共的無限威力。而共匪卻一直循著反倫理反

道德的邪惡路向，相鬥爭，自相殺伐，一步一步的走向分崩離析自取滅亡的死巷。

傳遞聖火勇敢前進

蔣公一生，秉持著救贖的火炬而來，又帶著神聖的光輝而去。所留給人間的，是遠大的目標，與崇高的理想。今天是他九十歲的冥誕，離他的去世又已一年多了，但藏留在人心裏的哀慕之情，仍然是與時俱深。我們對於這一位創造歷史的巨人，不要止於消極的哀慕，還應該積極地傳遞他交給我們的聖火，繼續前進。

我在前面說過，總統蔣公之一切高尚品德，均起自純孝之心。以後更能移孝作忠，擴孝為仁，懷著悲天憫人、民胞物與的大願，以創造歷史，以貢獻世界。這正合於詩經上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與孝經上所說的：「愛敬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可以相互證。

我們再看蔣院長所著的「梅臺思親」一文中說：「從歷史來看，國父和領袖，實在是為中華民族這一民族這一時代而生的承先啓後的革命偉人。……兩大偉人終身奮鬥的，就是要造成一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勸勉奮發、莊敬自強的三民主義新社會。」這一段話，正是以道德創造歷史的體認。

我們從蔣院長的體認，很明顯地看到了一代巨人的不置的孝思。縱的向下延，橫的向外擴展。我們深信人類的前途，取決于中華民族的前途，而中華民族的前途，又取決於中華倫理文化的發揚。總統蔣公一生的奮鬥，以道德創造了光榮的歷史，也展示了我們光明的遠景。我們只要繼志述事，遵循他的指引，勇敢前進，一定可以完成他的遺志，使中華民族在人類史上再放光輝。

（《中央日報》65.10.31，14版）

是年先生編有《十年教訓》，由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未見待補）。

撰〈眼兒媚--池萍〉詞，〈題謝廣和得翁戎螺卷子〉。（興懷集）

民國 66 年

2月1日於《中央日報》發表〈陳英士在革命史上的地位〉。

按：該文係先生讀了《孫文學說》及《陳其美先生傳記》之後的見解。文云：

一、勇者的畫像

對於陳英士先生，我只能算是一個在時間上距離很遠的後輩；但在我閱讀黨義黨史的時候，他卻我最景仰的先烈。我讀「孫文學說」讀到第八章，對於國父所說的這一段話特別受到吸引：

「武漢既稍能久支，則所欲救武漢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漢之一著，而在各省之響應也。……時響應之最有力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厥為上海。陳英士在此積極進行，故漢口一失，英士則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窺取南京；後漢陽一，吾黨又得以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則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較他著尤多也。」

這是國父敘述武漢起義之後，吾黨何以能在武漢軍事失利之情勢下，終能推翻滿清，創立民國的成功關鍵。後來，我再讀到英士先生的傳記，發現上海之光復，竟是他冒險犯難，出生入死的成就，邵元沖先生的「陳英士先生革命小史」中說：

「英士先生乃立刻回到上海，部署進行。上海方面軍隊，事先本已有一部份聯終，又加了一番佈置，遂於九月十三日組織一部份同志，再委高子白、楊□笙共同督率進攻製造局。製造局中駐守的軍隊，一部份已表示贊成革命，一部份還表示反對。因此革命同志進攻製造局的時候，一部份軍隊仍舊抵抗，一時不能攻下。英士先生看了這種情形，遂

請各同志停止攻擊，自己擔任徒手進製造局向反抗派軍隊開導，勸其贊同革命。大家都以為這是很冒的舉動，但英士先生仍舊決心去做。他到了製造局以後，果然駐軍扣留，用一條鐵索將他鎖在一把椅上，鎖了一夜。外邊的同志因此益加猛攻，到第二天將製造局攻破，纔把英士先生救了出來。……大家以為上海地方衝要，必須推一統率軍政的人擔任滬軍都督，纔能應付，其問題，大家都推英士先生。……」

看到這段記載，真是「千百年後猶見其虎虎有生氣」，我們的先烈「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置之死地而後生」的革命精神，確能為革命事業打開生路，這種精神氣概，多麼令人景仰。

二、烈士的抱負

黨史會保存英士先生的一幅墨寶，只有簡單的兩句話：「丈夫不怕死，怕在事不成！」多麼激昂而爽朗的句子！不是一般忍辱偷生，委曲求全的文士所能寫出，也不是血氣方剛、鹵莽滅裂的武夫所能寫出的。四為「事不成」三字，「其中大有事在」，只有平日蓄志革命的烈士，隨時準備為革命付出生命作代價，才自然吐出這樣的心聲。

人不是天生不怕死的，必定是平日對於自己信仰主張，有徹底的瞭解，堅決的意志，成為了自

己一生的抱負，才產生不怕死的勇氣。這份勇氣積久而成爲自己的性格--義之所在，萬死不辭。英士先生有這種抱負，有這種性格，也就能無視於一切生命的威脅。

民國四年春天，他奉國父之命，回國主持長江流域討袁軍事，當時因爲障礙重重，未甚得手，國父知道他的不怕死的性格，怕他輕易犧牲，函電交馳，促他東渡，但他表示「如事不成，決不再赴日亡命。」他於在當年剷除了袁氏悍將「上海鎮守使」鄭汝成，並且發動了震撼中外的肇和軍艦起義。民國五年五月十八日，他爲替革命事業籌款，冒險往赴借款之約，竟遭袁世凱的爪牙的暗算，以身殉國。死後卻在他的布袋裏，找出了他預藏的自輓聯：

扶顛持危，事業爭光日月；
成仁取義，俯仰無愧天人！

可見英士先生殉國之念，時時在心，他正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我死則國生」的實行者。前面的自輓聯是在他死後發現的以死救國決心的證據；而在他生時，更有許多決死革命的語錄，例如：

「今密往大連，審度情形，以期有爲。究竟能否進行，尙難必也。叔當忠於國，願以身殉之，無憾。」（三年正月致果夫書）

「吾人嚮日作爲，正冒不韙，犯斧鉞，初何

希冀輿論之贊同？亦惟如鄭大夫所言：苟利於國，生死以之耳！」（致袁世凱書）

「輓近以來，賢者皆自愛其死，以故眾人倣之，相率而趨於偷。今吾將以身殉國，一矯苟且之習，且以刷黨人重死之辱也。」（對同志語）

「吾已決心，吾願犧牲一己，以償我黨之代價，以挽我國之弱風。」（告同志語）

「人可死，漢家土地不可不保，同胞幸福不可不爭。」（追悼國殤會演詞）

「賤值無好貨！無重大之犧牲，不得真正之共和。」（對果夫語）

看了以上英士先生所說的話，可知他之挺身而出，並不是一般匹夫匹婦「自經溝瀆」的血氣之勇，而是發於為國為民「集義所生」的浩然之氣。他要為國民樹典範，為同志刷恥辱，為同胞爭幸福，為國家爭共和，這些都是他的抱負。這種抱負，和總裁所說的：「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完全一致。

三、黨魂的化身

民國十六年夏天，國民革命軍底定長江流域，定都於南京之後，總裁蔣公親往上海，主持陳英士先生殉國十一週年紀念會，在上海各界的歡迎大會上，以「紀念陳英士同志」為題發表演講說：

「我們要明瞭，國民革命軍能夠長驅直入的底定蘇浙皖贛閩鄂到長江流域，固然是我們國民黨總理孫先生的主義政策，與國民黨員的奮鬥，及武裝同志的犧牲而得來的；然而我們追溯前源，我們的成功，也就是陳烈士遺給下來的。……我們國民黨是中華革命黨孳生出來的，中華革命黨是總理創造的，總理的創造中華革命黨，也得陳英士許多助力來的。所以我們追溯國民黨領導國民的成功，我們第一紀念總理，第二是要紀念陳烈士，沒有陳烈士就沒有國民黨。」

「諸位今天來歡迎我，不是歡迎我，是歡迎陳烈士的化身。我希望大家都做陳烈士的化身，把陳烈士遺給我們的革命精神，去繼續革命，不但是能打倒共產黨，就是帝國主義如何的兇惡，也不難一掃而盡。」

總裁在將近五十年前所講的這一段話，在黨史上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在今天革命事業上更具有切實實踐的需性。

從歷史上來說，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八十年來，依賴兩大英明領袖的領導而這兩大領袖之際會，與革命大業的傳承，則是英士先生全力輔佐、促成的。民國前二年六月，英士先生在日本東京鄭重的把總裁介紹給國父孫中山先生，當時國父似乎

立即意識到這位被介紹的青年同志，在未來革命事業中的重要程度，會晤後就對英士先生說：「那位同志將是我們革命的英雄；在我們革命運動中，正需要這樣一個人。」

英士先生撰了一付對聯贈給總裁，卻特別請由國父手書賜贈，那就是我們常見到的「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這一件事，實在具有深意，可以看出英士先生在前後兩大領袖之間，有極深的革命情感，和極不尋常的苦心所在。

民國三年國父為把革命事業從頭做起，重組中華革命黨，當時黨內精神渙散，意見不一，賴英士先生全力支持，卒使組黨成功，革命精神重振。此一史事關係本黨的存亡絕續。民國四年春天，英士先生奉國父命，挺身回國部署討袁軍事，當他由日本啓程之時，總裁送至橫濱船上，對英士先生說：「此去萬一不幸，而為袁氏所害，余當為兄化身，以成未竟之志。」視古人「風蕭蕭兮易水寒」之慨慷尤有過之。英士先生後來果然為國犧牲，總裁也果然以英士化身自居，對國父「以英士事先生者事先生」，亦得國父「以對英士者對介石」之永久信託。

前面所引述的幾段當史文獻，只是有關英士先生的極少部份，由此可以看出英士先生所樹立之革命人格，革命精神和革命風範，更可以看出英士

先生對於本黨革命的重要，可以說是本黨的黨魂人物。今天的中國國民黨，實在是由於先生輔佐國父，引薦總裁、繼絕再創。也可以說英士先生犧牲了個人的生命以充實了黨的生命。

英士先生以四十英年，身殉革命，轉眼已過了六十年了；六十年來，總裁貫徹了道義血忱，充分的達成了他的理想，全黨同志全國同胞，實在都間接的蒙受了英士先生荐賢舉才的福蔭。今值英士先生百年誕辰，本黨中央緬懷往烈，決定以簡單隆重之禮，虔誠舉辦紀念，以英士先生這樣的一位革命烈士，實在不是舉行一次尋常的儀式所能紀念的。我們要紀念他，只有效法他這種冒險犯難不怕犧牲的精神。總裁在五十年前曾自認「是陳烈士的化身」，更「希望大家都做陳烈士的化身」。試看總裁奮鬥了一生，他最後的遺言，還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英士先生與蔣公，一個是為革命而死，一個是為革命而生--「為稷□子，易地則皆然」--都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真可以說一人的化身。蔣公自認「是陳烈士的化身」，他已經做到了；可是他「希望大家都做陳烈士的化身」，我們究竟做到了幾分，則有待於大家的□□□□□繼起效法了（《中央日報》66.02.01，2版）。

是年先生有《花間集》評點校釋之作，由臺灣學生書局出版(未見待補)。

是年先生獲韓國漢城東國大學校贈授名譽文學博士，曾以「海角幽居圖」回贈(《興懷集》頁40「民國62年」〈自題海角幽居圖〉詩末題字)。

撰〈臺北植物園賞新荷〉、〈丁巳重五盤谷詩人雅集用東邀原韻〉、〈陳紀滢七十生辰及寫作五十年征詩〉、〈迎范園焱義士〉(按：詩末「注」云：「范義士於七月七日駕米格十九軍機自晉江飛抵臺南，投奔自由」)等詩，暨〈正宮叨叨令--長廊展出元明畫〉，暨〈春帖--六十六年丁巳〉。(興懷集)

民國 67 年

2月評校清人汪淵集詞、程淑校注之《麝塵蓮寸集》，3月補記，6月由臺北聯經出版

事業公司出版。

按：先生於該書〈序言〉云：

到今天，終於執筆為「麝塵蓮寸集」這部前無古人的奇書再版寫一篇序言，我心頭真有說不盡的感喟。

一晃就是三十多年了，那時正在抗戰期間，我才二十來歲，在皖南的重鎮屯溪，主辦皖報。由於文字因緣，安徽的老宿--詩人如歙縣的許際唐先生、詞人如歙縣的江彤侯先生、古文家如合肥的高鐵君先生--和我都有不少的往來。尤其是高先生，已是迫近七十的高齡，因為同寓屯溪，過從更密，竟把我視為忘年之交^①。有一天，他來看我，很鄭重地交給我兩本書--就是這部「麝塵蓮寸集」--說是江先生的朋友的遺著，在那時候已經是孤本。江先生特意交給我，希望我設法為它再版。江先生是當時安徽省的議長，也是首屈一指的詞人，而我對於詞也有濃厚的興趣，一看這部書，就滿口承諾下來。沒想到打那時起，就是一連串動亂的日子，老過者東奔西走的生活，一直沒有機會去實踐這項諾言。

三十四年，抗戰勝利，我隨著政府遷都，好不容易有了一段很短時間的安定。一時心血來潮，寫了一篇題為「文章遊戲之奇觀」的長文，在南京

中央日報副刊發表，把這部書稍加介紹。偏又遇上
一位嗜文而好奇的朋友朱興良君，看到了那篇文章
之後，特地到南京向我借去閱讀。就久久沒有歸
還。接著兵荒馬亂，連書都不在手邊，再版的事，
也就更談不上了。

大陸淪陷，我隻身來臺，藏書拋盡，連自己
的稿件和出版品也不刊隨身帶出；而這部書卻因朱
君的借閱，很幸運地由他攜帶來臺。到四十一年，
它又物歸原主了。這時，我很起勁，想完成再版此
書的宿願②。爲了避免孤本的意外損害，我先請友
人柳作梅，把全書重繕，寫成一個副本。同時又請
許靜仁(世英)、于右任二先生題僉--于先生更熱心，
認宜地一連寫了三份之多。不巧的是初到臺灣的那
段時期，大家正過著「克難」的日子，出版界還是
一片荒蕪。一本調高和寡的書想出版，實在太不容
易。當時確也動員了不少的力量，可都是白忙了。
麴塵蓮寸集的再版計畫，只好繼續讓它擱淺。

又過了些時，我和正在主編大華晚報「珠林」
版的江絮生先生談起這檔子事，絮生是詞家，又是
安徽人，自然很熱心。他力勸我將原書重加校訂，
並將書中作品逐一加評，由「珠林」發表，這是他
所能做到的事，也就無異於爲這部書非正式地再版
了一次。

但是，我對於江、高二老的諾言，仍然不算是已經實踐，除非把它正式地印成了書籍。

本書的作者是一對夫婦。擔任集句的汪淵，字時甫，又號詩圃，前清貢生，安徽績溪人；而爲他作校注的(所謂「校注」是注明每句的出處)則是他的夫人程淑，字繡橋，安徽休寧人。

他倆的生卒時代，手邊沒有正確的資料可據。從這部書的幾篇序文看，大約定稿籌印至遲在光緒十五年(1889)，刻板竣工至早在光緒十七年(1891)。其中有一篇序文出自當時頗負盛名的詞家譚獻，他說：

……疇昔皖公山下，得讀「藕絲詞」卷。
未詳名輩，望若古人。繼知並世之賢豪，
有此軼群之浩唱。心儀目想，閱歲經年，
辱示新編，並聆寄語。

譚獻生於道光十年(1830)，卒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假設此序作於光緒十七年，譚獻已經六十一歲。又據癸未年的復堂日記：

……唐子愉以績溪汪時甫「藕絲詞」見貽，
清脆婉秀，固是當行，蓋王眉叔之友也。

可知在光緒九年(1883)，譚獻才看到汪氏的創作集「藕絲詞」。在這幾年裏，汪氏先送自己的著作求教，後來又爲這部書丐序。可知當時譚獻已經大名鼎鼎，而汪氏的文名尙不甚著，所以譚獻說：「未

詳名輩」。汪氏的年輩晚於譚獻是毫無疑義的。

還有一篇序文，出自汪宗沂(1837-1906)。汪序作於光緒十五年(1889)，時年五十二歲。從序文裏的語氣看，汪宗沂的名望固然高於江淵，年輩也要高些。

還有一篇程秉釗在光緒十七年辛卯(1891)作的序文。程秉釗著有瓊州雜事詩一卷，其自序爲光緒十三年丁亥(1887)所作，開筆說：「予自三十歲後，不恆爲詩。丙戌(光緒十二年，1886)夏……乃復操翰……」可知到光緒十二年，他至少已三十出頭了。逆推上去，程秉釗至晚也生於咸豐六年(1856)，事實上可能和汪宗沂年齡很接近，但對汪淵來說，仍然是成名較早的先進。

又本書卷末補遺前面，有汪淵自己的幾案語：

詞刻將竣，偶檢書篋，得殘稿十數闕。續存於後，亦敝帚自享之意也。

從這幾句話看來，在光緒十七年刻板竣工之時，他們兩夫婦不僅都健在，而且興會颯舉，當在壯盛之年。

集句是很喫力的事，這部麝塵蓮寸集的完成，總要費很長的時間；從前人「少作」是不輕易出集的，那末，他的「藕絲詞」付梓，也至少在三十歲以後。如果我們假定汪淵生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則「藕絲詞」出集，在三十五歲。麝塵蓮寸集殺青，在四十三歲。對譚獻、汪宗沂、程秉釗的輩分，也

可說相當；和他在竣工時的精力狀態，亦復相符。至於「卒年」，也無法推斷，但生於光緒初年的江彤侯先生能和他相識，而汪氏晚年並沒有「更上一層樓」享著大名，恐怕只活到六十歲左右。

汪淵和程淑，可以肯定地說，是一對很幸福的夫妻，在那個「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時代，婦女受教育的已經不多，能在文學方面有造詣的，更是難能可貴。而他們倆的興趣又完全相同，都是「詞迷」，更是難上加難，千萬人不遇也。他倆的一生，都沈醉在詞裏。這部麝蓮寸集，也就是他倆沈醉一生的產物。我們試讀下面的兩首集句：

喝火送春同內子繡橋集 汪淵時甫

玉合銷紅豆，鑪篆翠絲。黃昏微雨畫簾垂。不道有人新病，彈淚送春歸。
寒峭花枝瘦，日長胡蝶飛。可憐單枕欲眠時。因甚將春，因甚嬾支持？因留春不住，楊柳又依依？

前調

程淑繡橋

婀娜籠鬆髻，連娟細掃眉。含情無語倚樓西。正是銷魂時節，雙燕說相思。
芳樹陰陰轉，林鶯恰恰啼。夜闌分作送春詩。生怕春知，生怕踏青遲。生怕黃昏疏雨，春被雨禁持。

我們可以想像到，一個暮春的季節，也許是雨夜，這兩口子守著一間小小的書齋，爲了悼惜這旖旎韶光的逝去，共同集句作送春詞。就在這種恬靜的氣氛裏，度過這溫馨的春夜。這該是多麼幸福而美麗的畫面！汪淵和程淑夫婦就在這一種純藝術的、唯美的生活之中，消磨了一輩子。死怕連趙明誠和李清照也不見得比他倆更幸福。

集句是極費精神、極花工夫的。一首集句要「集」得很巧妙，可能作「作」幾十首還難。汪氏這部麝塵蓮寸集，一共集了二百八十四首，一百五十六調，可說要花一輩子的心血。過份沈湎於集句的人，其創作的才情就相對地減降。過去那些專門治韻、治律、治史、評詞或集句的人，往往其本身的作品，不一定很傑出。汪氏的創作，有「瑤天笙鶴詞」二卷，一名「古調獨彈詞」，又「藕絲詞」，這兩部詞集我都沒有見過，我只在王曉湘(易)先生的詞曲史裏，看見他選的一首例詩；

一枝春

一樹棠梨，傍塵簾、吹出廉纖春雨。茸帷夢醒，淚滴紅蘭無緒。圓冰自抱，甚慵畫、雨
彎眉嫵？應是怕楊柳青青，欲上翠樓愁聚。
閒從鈿屏遮處，把琳腴飲罷，重歌金縷。蓉
笙葉抱，試招紫釵遺譜。情傷小玉，料花好、

也遭風妒。空脈脈、心事箋天，倩誰寄語？
還有「全清詞鈔」裏選了其他的兩首：

小重山

絡緯秋啼夜漏長。玉階苔尚澆、襪羅香。一
痕燈暈冷搖窗。窗外竹，又送雨聲涼。舊事
暗迴腸、胭脂陂下路、月昏黃。西風轉眼露
成霜。南去雁，遠夢落瀟湘。

摸魚子 用弁陽嘯翁韻暮色蒼茫舟行
未已鄉思根觸愴也成吟

劃鷗波、琉璃萬頃，艣聲鴉軋隨喚。銷魂冷
雨疏 外，人意與秋俱遠。秋色淺。甚十里
蘋香。吹作西洲怨。潮平古岸。任柳隙蟬嘶，
蘆根雁語，脈脈水天晚。

鄉路，中酒阻風曾慣。旅愁依舊難浣。空
江月黑迷津樹，側臥蓬窗吟倦。腸欲斷。聽
碎笛零歌，別淚征衫濺。孤衾夢短。賸芡葉
偎涼，荳花攪暝，青滴一燈顫。

從上面所錄我僅見的汪氏三首創作來看，他的風格，正是清代一般詞人的面目。譚復堂評之爲「清脆婉秀，固是當行」，可說是很恰當的。而他所集「麝塵蓮寸集」，卻是以「難」見「奇」，可見的一生精力，特別集中在集句這方面。

談到詞的集句，大體上由於作者一時興到，

或者「妙手偶得」之作，原本談不上什麼標準尺度。但如果稍加分析，也有有醇駁之別。

「集句」爲「詩」，遠溯到晉代的傅咸，那不過偶一爲之。到北宋的石延年、王安石等，才開始有意鬥巧。以後的詩人，或分集諸家，或專集一家，無所不有。到清人黃之雋的香屑集，已經是洋洋大觀。不過「集詩爲詩」，只有工與拙的差異，但並不太難。因爲詩的句型與章法，只有寥寥幾種，而古人的詩句又多如牛毛，俯拾即是。只要花點精神，人人都不難湊出幾首的。

至於「集句爲詞」，就大不相同了。因爲詞的章法、句法、音律等限制很嚴。「纔動眉頭，便犯了祖師規矩」。「集詞」自然比「集詩」難多了。

最先「集句爲詞」的，大家都推王安石。王安石詩集卷三十七「集句」有「胡笳十八拍」十八首，「虞美人」一首，「甘露歌」一首。在型0式上都是詩。但「甘露歌」一「詩」共十二句，曾慥以爲是三首「詞」，每首四句。那末究竟是詩是詞，尙難斷定。

「集句成詞」，但是是所集的句子是從同一詩中引出，自己又加上兩句的「雜湊班」，則始自向子諲。他的一首「浣溪沙」，一共七言六句。第一、二句用王安石詩，第四、五句用蘇軾詩，第三、六句自作。這勉強可說是「集句詞」，但也可說不是。

「集詩爲詞」，而成份較純的算是蘇軾、黃庭堅和趙彥端。蘇有南鄉子三首，且舉一首爲例，其餘兩首亦同：

南鄉子 蘇軾

寒玉細凝膚吳融清歌一曲倒金壺鄭谷冶葉倡
條相識李商隱爭如豆蔻花稍二月初杜牧
年少即須白居易芳時偷得醉工夫白居易羅帳細
垂銀燭背韓偓歡吳豁得平生俊氣無杜牧

這首詞中的「爭如」和「歡娛」四字，並非杜牧句中所有，而出自東坡自撰。還有，在同一詞中，重用同一家的詩句，也是不很好的。而東坡的三首南鄉子，都重集了杜牧，一道還重了許渾，另一首還重了李商隱，這就不夠嚴格了。至於黃庭堅的兩首「鷓鴣天--重九日集句」，雖然沒有註明出處，但後起兩句三字句，則爲山谷自撰無疑，又趙彥端的一首「南鄉子」，和蘇黃同病，也就是駁而不醇了。

像這樣地「集詩爲詞」，一直到清朝的朱彝尊的「蕃錦集」，才算得裒然成集。朱氏的體例已臻嚴格，但小疵仍所不免。例如

春光好 朱彝尊

花嬋娟孟郊月嬋娟孟郊早是傷春暮雨天韋莊思
盧仝
梁間燕子聞長歎李商隱春將半劉禹錫舊事思量

在眼前白居易一年年白居易

詞中首兩句，同見於孟東野集的「嬋娟篇」中，便覺美中不足。又如

長相思

朱彝尊

歌淫淫李賀管悵悵李賀花煖江城斜日陰宋濟情

多酒不禁白居易

為君吟李白動君心李白雲母屏風燭影深李商隱

魂況在今錢起

詞中首兩句，則不僅是同見於昌谷集的「相勸酒」，而且這兩句是相連的，等於一口氣集上兩句，比前首的毛病更大了。

由於詞的句法和詩的句法不盡相同，常常有格格不入之處，尤其是慢詞，其中五言多用領句字，七言多上三下四，從詩中很不容易找到適當的句子來湊合。朱氏蕃錦集共集詞一百零九首，其中只有六首慢詞，而且是較為順適的調子。

再則，詩中雖有雜言，但四言總是嚴肅枯燥的，如：

秦樓月

朱彝尊

風颼颼溫庭筠桃紅李白花參差花參差蘇頌枝

頭鬱鬱上官昭容淑景遲遲樂章

青樓珠箔天之涯盧仝清風明月遙相思遙相思

王勃重吁累歎王維識者其誰韓愈

詞中最末兩句「重吁累歎，識者其誰？」不僅缺乏詞的韻味，就在詩裏也不過是一些笨句而已。

以上所談的都是「集詩爲詞」。「集詩爲詞」比「集詩爲詩」，就顯得難得多了。

除了「集詩爲詞」之外，還有一種「混用詩詞集句而爲詞」的，那就是南宋紹興間曾慥所編「樂府雅詞」卷一所收的「調笑集句」。據他的引言說是：「九重傳出，冠於篇首」，想必是出於不知名的宮廷樂師之手。這一套調笑分詠「巫山」、「桃源」、「洛浦」……等八件事。前有「致語」，尾有「放隊」。中間各個子題之後，先有古言八句作引，再依成例以其最後兩字，逗入正文--共七句。細看這些句子，是用詩句和詞句混合集成的。其中大部分是七言，有些六言句，竟是用成句隨意剝割而成，如：

人面不知何處(去)(本崔護詩) --桃源

擬倩游絲惹住(伊)(本張先滅字木蘭花)--洛浦

一寸還成千(萬)縷(本晏殊玉樓春) --文君

像這樣的集句，也只能算備一格了。

至於很純粹的「集詞爲詞」，應該最先數到宋朝的石孝友。在他的「金谷遺音」裏有一首浣溪沙：

浣溪沙 石孝友

宿醉離愁慢髻鬟韓偓綠窗紅豆憶前歡叔原錦

江春水寄書難叔原

紅袖時籠金鴨煖少游小樓吹徹玉笙寒李璟為
和淚倚闌不中行

這算是比較醇正的「集詞為詞」了。當然，像「浣溪沙」和七絕相近的調，集起來本不太難。而短短的六句之中，晏叔原竟佔了兩句，就是一病。何況「綠窗紅豆」一句，又集自小山集中的「浣溪沙」，更是大毛病。因為同調互集，未免太便宜了。

「集詞為詞」，要求規矩嚴，聲律細，到清朝的萬樹，才算合於理想標準。且舉他的兩首江城子為例：

江城子旅懷 萬樹
醉來扶上木蘭舟張仲宗大江流唐庚去難留周邦彥
史達祖闊甚吳天玲瓏四極浦幾回頭孫光憲春盡絮飛留不
劉禹錫得錫柳枝又重午劉潛夫又中秋劉過
芳塵滿目總悠悠蔣捷倚危樓辛棄疾雨初收歐陽修
天氣淒涼程垓冉冉物華休柳永水面霜花勻似
翦秦觀翦不斷李煜那些愁毛滂

江城子寄內 萬樹
蕭蕭江上荻花秋無名氏水悠悠黃昇思悠悠李景山
移過江來僧揮飛夢到揚州晁補之芳草連天迷遠

周邦彥 陵游 史達祖
望滿江紅 官驛外 驀山溪 柳枝愁 祝英台

庭槐影碎被風揉 吳淑姬 蘇軾 蔣捷 木
小重山 晚雲留 南柯子 夕陽洲 蘭花慢

簾幙輕陰 馬偉壽 暝色入高樓 李白 涼月去人纔數
春雲怨 菩薩蠻

王安石 李清照 牛嶠
尺蠖戀花 應念我 鳳凰臺 不抬頭 西溪子

萬樹的集句，雖然很標準，可是作品很少。如果要「慢令具備」分量又多，每篇又都是「毫髮無遺憾」的，只有汪淵一人。可說是「前無古人」，按現代生活的轉變趨勢看去，甚至也可說「後無來者」了。

現在讓我來介紹麴塵蓮寸集的特色吧。

一、汪淵集詞的體例嚴格，從他全部作品上，大概可以看出四點：

- 1.集詞爲詞--他所用的原料，全部是「詞」全部是「集」，不像蘇黃諸公以「詩」爲之，也從沒有自己湊上幾個字。只有卷四的「江月晃重山」，裏面集上了馬致遠的「天淨沙」（詞律補遺以元曲小令詞），夾入曲句，算是特例，我已於按語中酌加評改。
- 2.不集同調--他集來的詞句的原調，決不和他所要集的詞的調子相同。如「鶯啼序」，多至四十五句，可沒有一句是從他人的「鶯啼」裏集來的（集中偶有違例之處，我已酌

加評改)。

3.一詞不用兩句--通常一個詞人的名字，只出現一次。一首詞，只用其一句。

4.一語不作兩用--詞有疊字疊句，但他決不引用同一來源，一語兩用。如：

「如夢令」三首，其疊句一「重省」--徐伸「二郎神」；「重省」--陸淞「瑞鶴仙」。二「凝佇」--徐□□「真珠簾」；「凝佇」--姜夔「月下笛」。三「無據」--柳永「黃鸝兒」；「無據」--孫居敬「喜遷鶯」。

又「采桑子」二首，其疊句一「冷冷清清」--李清照「聲聲慢」；「冷冷清清」--汪元量「鶯啼序」。二「宿酒初醒」--柴望「念奴嬌」；「宿酒初醒」--儲泳「齊天樂」。

又「東坡引」結尾疊句：「海棠花謝也」--溫庭筠「遐方怨」；「海棠花謝也」--晁沖之「感皇恩」。

5.不割裂--詞有「句」、「豆」，但他決不輕易割「豆」為「句」。

二、所集各詞，氣格渾成，真是「天衣無縫」。

如卷二之「木花慢餞春」，卷三之「金人捧露盤」、「酷相思」，卷一之「喝火令」、「祝英台近」，尤其是一氣呵成，巧不可階。現在再舉

兩首例子：

黃昏庭院，誰品新腔拈翠管？庭院黃昏，
枕上流鶯和淚聞。

千山萬水，不寄蕭娘書一紙；萬水千山，暮
雨朝雲去不還。--卷四減字木蘭花用石孝友體
柳供愁，花解語。總是銷魂，總是銷魂處。
人自憐春春未去。芳草斜陽，芳草斜陽路。
臥紅茵，觴綠醕。幾度相思，幾度相思苦。
明日重來須記取。梅子黃時，梅子黃時雨。
--卷四蘇幕遮仿花簾詞格

三、聲律謹嚴--詞的聲律，複雜而嚴密，不像詩那麼自由，也不像詩那麼簡單--不是平平仄仄，便是仄仄平平。集句最難的事，莫過於碰上拗句，這種句子，往往找不到音節相同的，更無論文義的貫串了，但汪淵移花接木的手段，實在高強，他能變化通融，毫無困難。例如：「三姝媚」（卷三）第二句，「偏東園西城」，集自劉子寰「花發沁園春」；而「花發沁園春」（卷三）後段第二句，「見梅花清姿」，卻集自史深「花心動」。又如：「大聖樂」（卷一）第七句，「睡起闌干凝思處」，集自趙以夫「二郎神」；而「二郎神」（卷二）第六句，「吹盡殘花無人見」，卻集自葉夢得「金縷曲」。

又如：「明月引」(卷四)二首換頭，一爲「謝娘翠娥愁不銷」，集溫庭筠「河傳」；一爲「三花兩花破蒙茸」，卻集自王沂孫「花犯」。

其他工細之處，不勝枚舉。如「水龍吟」(卷四)結句，「一聲聲怨」，集自翁孟寅「燭影搖紅」；「有銷魂處」，則集自江輔之「行香子」；「八聲甘州」(卷一)後段第九句，「昔攜手處」，集自韓元吉「六州歌頭」。這些地方，一般作者不很注意，而他卻一點也不含糊。

再如「木蘭花慢」(卷一)：

碧雲春信斷，思往事，慘無歡。但密袖重虬，芳屏聚蝶，急鼓驚。歌闌旋燒絳蠟，任畫簾不卷王鈞閒。天外征帆隱隱，樓前小雨珊珊。

輕翻，倦枕夢初殘，獨自倚闌干。料素扇塵深，繡囊香減，金縷衣寬。無端淚珠暗簌，正黃昏時候杏花寒。依舊照人秋水，憑誰卻春山？

其中第七句「歌闌」，換頭「輕翻」，後第七句「無端」，都是暗韻。一般讀者往往不知，就連宋代作家，也多不講究。而汪氏在這些細處，毫不放鬆。這三處暗韻，「輕翻」二字，通常因換頭不妨讀斷，故以二字句單集，還

比較好辦。至於第七句和第十七句，不便截割，又必須押有暗韻，真是難極了。再則在同句中還要「旋」、「淚」、「絳」、「暗」都是去聲，不知道「上窮碧落下黃泉」，要費多少工夫才找到這句了。

四、對仗工妙--集句而對仗很工，是不容易辦到的。而汪氏的對仗，往往比原作還好，所以我不它工「整」，而說它工「妙」。這種例子，讀者於書中隨處可見，不必舉。

集句一道，在古人詩詞集中，不過偶一爲之。既沒有人花一生精力，專注於此，自然也不會把它成文學藝術。因爲那些作品，不是從作者內心流出來的語言，而是把人家底話拼湊起來的。這只能算是一種遊戲--一種吃力不討好的遊戲。當然，對於一些拙笨的集句者底作品，我們敢於下這一個斷語。如果一位集句者工力奇深，已達到了神乎其技的境地，那就又當又別論了。他底作品，雖然仔細查驗起來，都各有出處，確屬集句，但是在他自己，已經不自以爲是集句，而只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他集得那麼巧妙、生動，足以發洩自己內心所蘊蓄的情緒，一一如自己出，比那些自以爲是「創作」的作品，反而高出百倍，我們豈可一筆抹殺？其次，在讀者方面，如果下那些出處不看，而

只看他的成品，一點也感覺不出是集句，就把它們作「創作」來閱讀欣賞，又有什麼不可以？

寫到這裏，我忽然想到一個近乎詭辯的妙喻。我們現代通訊方式之一是電報，而電報有明碼和密碼。明碼是一碼一字，密碼則是一碼一語，甚至於一碼數語。一般人作詞，像拍明碼一樣，把要用的單字組合起來，可說是「集字」。「集句」之作，不過是用的密碼而已。明碼也好，密碼也好，能達到通訊的目的，不一樣都稱之曰「電報」？為什麼硬要把精美的集句之作，否定其文學價值呢？

還有，有些人認為太工緻的東西，就有「匠氣」，如工筆畫，常被一般人把它的藝術價值貶低，如果有位大師潑倒了一缸顏料，反而說是「傑作」。這種看法我不能完全同意。我以為「美」就是「美」，不在於工與不工。如果本身美了，照理，越工緻，越美。例如一位美人，淡妝很美，濃妝也很美，就是「亂頭粗服，也不掩國色」。這個理論顯然可以成立的，只要美人真正是美人，那麼一定濃妝勝于淡妝，淡妝勝於亂頭粗服的。孟子所謂「西子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一句話就說穿這個道理。集句這東西，只怕集得不好，如果集得真好了，自然是很美的藝術品。例如翡翠、螺鈿、真珠、象牙之類，其本身固然美，但如果把它們拼鑲起來，成圖

成式，自然美上加美了。

四庫全書在別集類裏收了清人黃之雋的香屑集(集句詩)，其提要有云：

.....雖雜諸家之成句，而對偶工整，意氣貫通，排比聯絡，渾若天成.....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雖其詞豔冶，千變萬化，不出於綺羅脂粉之間，於風騷正軌，未能有合；而就詩論詩，其記誦之博，運思之巧，亦不可無一之才矣。

從這段話的字裏行間，可以看出提要的意思，以為這種集句，無論怎麼好，究竟所寫的範圍，不外男歡女愛，和風騷正軌不合。殊不知古今中外的詩--包括風騷在內--男歡女愛總佔其中最重要的成分。韓偓的「香奩」，王彥泓的「疑雨」，何嘗不一樣被收錄？一樣被視為文學作品？難道惟有集句之作，限於綺羅香澤，便算是有背於風騷嗎？

好在四庫諸公還欣賞黃之雋的「記誦之博，運思之巧」，誇贊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認為「不可無一之才」。而汪淵呢，由於出生時代太晚，他的麝塵蓮寸集沒有被收入四庫全書的幸運。假設他底這部奇書能讓紀曉嵐之流見到，該會如何地驚嘆？如果四庫全書收了麝塵蓮寸集，那末，當他們執筆寫香屑集提要的時候，恐怕就不會再慷慨地用

「後無來者」四個字了。

麝塵蓮寸集在和江淵並時或以後的詞話裏，也很少有人提及。只有在王曉湘先生的詞曲史裏，算是「叨陪末座」，挂上一筆：

江淵，字詩圃，蹟溪人，有藕絲詞；又有麝塵蓮寸集四卷，皆集宋元人詞句得詞二百餘首，工麗渾成，亦詞家之別開生面者。

王先生的「別開生面」，和四庫提要的「不可無一」，都是同樣的看法，總以為這種集句，雖然也值得欣賞，甚至於值得拍案驚奇，但總有點兒「邪門」，正像我們看過的「哈林籃球隊」，好像表演的味道，遠過於比賽。

從這裏，我又聯想到另一個問題。一般人總以為舊體詩詞的平仄對仗，規矩太嚴，足以束縛一個詩的才情。至於詞，更是重重枷鎖，足以使一個作家窒息。如果，我們仔細欣賞過這部麝塵蓮寸集，就可以發現，在那重重枷鎖之中，汪氏依然能巧妙地集句，頭項是道，左右逢源。可見作詞並不太難。那些揜拳怒目，衝著傳統詩吶喊的朋友，似乎應該重新考慮考慮。試問一個初學騎腳踏車的人，當他在馬戲團裏看過有人在鋼索上騎獨輪車，帶玩「豎蜻蜓」的表演之後，還該抗議腳踏車的輪子太少，柏油馬路太窄嗎？

讀者如果多多玩味這部集句的技巧，一定可以得到上面的啓示，知道對於以規律太嚴作為反對傳統詩的理由，是不夠堅強的了。

無可否認的，像麝塵蓮寸集這樣的一部集句詞，其「表演的」成份遠過於「抒情的」成份。因此，我們把它當作一件極精緻的「鏤金錯采」的藝術品去欣，是最適合不過的。在古代，有些巧匠，不惜窮年累月，嵌珠鑲鑽作成一件藝術品，實際毫無用處，仍然價值連城。也許有人說，像這樣的藝術品，不過是有閒階級玩弄的古董。不錯，有閒階級玩弄的古董，但並不損害其為藝術品。只要在自由世界，人就有安閒地沈醉於藝術品的權利。

人們也許要歎羨古老的時代--那些恬靜、閒適、愉快的日子。

請閉目凝思，把自己帶回到八九十年以前的歲月--正是江淵和程淑過著共同生活的時代。

在那個時代裏，像汪淵和程淑他們有精神生活的享受，而無物質生活的顧慮，兩人有著相同的愛好，相近的才情，真是上帝有意安排的結合。他倆擁有一間書屋，擁有他們最心愛的詞集，他倆如癡如醉地從事一項毫無世俗目的的純藝術的工作--擣麝拗蓮，霏珠屑玉，添聲減字，賭酒鑿茶，借他人的酒盃，澆聲己的塊壘。夫唱婦隨，平平靜靜，

甜甜蜜蜜地過了一輩子。他倆不爲名，不爲利，只爲了滿足自己的癖好，終於留下了這一部奇書。至於這部書的傳與不傳，認真地說，對他倆而言，未必是最重要的，因爲他倆已經得到了別人所得不到的幸福。

可是，從他倆留下的這部奇書裏，我們可以想像他倆的幸福，也可以分享他倆的快樂。我們應該設法使這一對沈湎於詞章的「璧人」，花了一生的心血所得的結晶傳下去，使更多的讀者能分享。

古人以立言爲「三不朽」之一，其實，「朽」與「不朽」，有時也和氣運有關。像黃之雋生得早些，他的香屑集就堂而皇之收入了四庫全書；而汪淵呢，剛好生在同光末造，新舊交替之際，「前不巴村，後不巴店」，就給打入了冷宮。即使有「有心人」如江彤侯、高鐵君兩先生，熱心要爲它再版，又不知費了多少周折，到三十多年以後的今天才印了出來。一部「可傳」之作，而「能傳」的機率，卻如是之微。那末，「傳」與「不傳」，「朽」與「不朽」，其間不是八成兒靠點氣運嗎？

現在，書總算出版了。我總算了了我多年未了的心願；我給它重新校閱、訂正、批評，總算使汪氏花了一生心血之作，其精光巧思，能夠豁露于無數讀者之前。

江彤侯先生在抗戰期中就去世了；高鐵君先生在三十九年因爲文字之累，受共匪的迫害，不屈殉義；爲這部書題過簽的許靜仁、于右任兩先生，來台以後，也先後下世。而這部書到今才出版，執筆作序，一想到文章顯晦、世事滄桑、人琴愴痛，不覺百感紛乘，也就「不成報章」了。

蕭繼宗 六十七年二月於臺北寓廬

①許承堯，字際唐，晚號芑叟，歙縣人，乙未翰林。

胡展堂稱其詩爲五言獨步。二十一、二年間卒於家。

江暉，字彤侯，歙縣人，工詞，積稿極多，未及付印，而大陸淪胥，身陷賊中，未幾卒。(以上略見霍山孫雨航輯近四百年來安徽學人錄)

高壽恆，字鐵君，晚號鐵叟，又署疏園老人，合肥人。清季拔貢，民國元年起先後任和、桐、廬、無、貴、蕪等縣縣長及四區首席縣長，所至有聲。抗戰勝利後，居蕪湖，三十八年楊幹材將軍守蕪湖，先生發動民眾抗匪。四月，匪軍大舉南犯，楊盡投軍用物資入江，弔軍後撤，爲敵所躡及，自戕殉國，以殮葬屬先生。先生葬之赭山，並爲樹碣。匪既據蕪湖，繫先生下獄，備受刑虐。四十年三月，匪交公審，不屈被害，年七十七。所著詩曰寫憂草。(以上略見葛振東撰鄉先賢高鐵君先生生平事蹟紀要)許高二老，筆札往還，酬和之作，亂中盡佚。惟高先生初

次見贈之詩，尙能省記，謹錄於此，以存私念：美人不可見，屈宋詭荒淫，一去二千載，君能得此心。群棲飢飽共，孤憤短長吟。何以留靈瑣，飄蕭乃至今？

②四十一年初，我集有「水龍吟」一調，題麝塵蓮寸集，詞見拙著友紅軒詞，移錄於此：

麝塵蓮寸集五卷，詞三百餘首，清績谿汪詩圃淵集句，妻程淑爲之按注。是書早成絕本，其同郡江形侯焯，以藏授高鐵君壽恆。鐵君轉以授予，屬爲再版。忽忽十載今江高二老皆下世，而書竟不傳，益增文人遇合之感。亟屬柳君重爲繕校，擬付樟人。因倣其體例，集水龍吟一調題其崙，兼示柳君。

高山流水知音辛棄疾西江月，新詞誰解裁冰雪辛棄疾醜奴兒？綠窗低語趙雍玉珩鑿金銀，翠樽雙飲姜夔八歸，花飛時節程垓玉漏遲，集中有夫婦同賦送春詞絕工；妙語如絃呂渭老選冠子，柔情似水秦觀鵲橋仙，思和雲積吳文英解連環。想移根換葉周邦彥解連環。重賡新韻蘇軾鵲橋仙，歌一闕寇準陽春引，腸千結辛棄疾滿江紅。妙處難與君說張孝祥念奴嬌，喚君來、浮君大白黃機乳燕飛。吟牋賦筆周邦彥瑞龍吟，等閒游戲孫光憲河傳，工夫奇絕盧炳念奴嬌。賦詠空傳毛幵念奴嬌，錦書難託陸游釵頭鳳，但悲陳跡張孝祥滿江紅。向陳編冷笑劉克莊滿江紅。年華暗換周密宴清都，一星星髮陳亮念奴嬌！

③清嘉慶間浙江仁和女詞人吳藻，字蘋香，所著詞曰花簾詞。蘋香有蘇幕遮云：「曲闌干，深院宇。依舊春來，依舊春來去。一片殘紅無著處，綠遍天涯，綠遍天涯樹。
柳花飛，萍葉聚。梅子黃時，梅子黃時雨。小令翻

香詞太絮，句句愁心，句句愁人句。

是書卷末云：

本書集句者、校注者、原藏者、轉授者、攜帶者、屬評者、以及此次再版督印者，無一而非皖人；獨余爲湘籍。頃校稿至終卷，見所集以「望湘人」二調殿尾。此書之有待而傳，若有宿緣者然，校竟爲之擲筆一歎。

六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繼宗補記於臺北
撰<戊午歲除寄東兒金門>，<越調 闌人--

纔喜春來春又闌>、<仙呂一半兒--真山真水
費安排>，暨<春帖--六十七年戊午>。（興懷
集）

民國 68 年

2月3日撰<己未二月初三日畫三松圖壽宗毓
六十>。（興懷集）

2月18日撰<夢得--六十八年二月十八夜>。（興懷集）

6月18日撰<正中形音義大字典序>。（興懷集）

按：是文係先生任正中書局董事長時所撰。

10 月撰<成廬詩稿序>。(興懷集)

按：該文係先生為勞幹先生詩稿所撰。二人於國五十四年在美國加州大學締交。《興懷集》繫於民國 69 年，然<序>云：「己未十月承示其所著成廬詩稿屬字」，故置於此。

民國 69 年

3 月《湘鄉方言》完書，5 月再撰<序文>二，

民國 71 年 1 月由臺北正中書局刊行。

按：是書撰於民國 69 年，至 71 年始刊行。書分上下二篇，上篇為聲韻，分：聲調、發聲、收聲與附及四部份；下篇為語彙，分：語辭、狀辭、時象、地形、人稱、身體、動作、人事、禮俗、器用、衣飾、飲食、宮室、動物、植物等十五部份。該書之序文《湖南文獻》10 卷 2 期亦曾刊載。文云：

(一)

湘鄉自漢哀建邑，代毓賢豪，下迄遜清，可云極盛。方咸同中興之日，將帥如雲，簪纓相望；乃至近世，曾未少衰。惟先正遺風，特崇淳朴，耕夫牧豎，不出里衍，固無論矣；即有游宦四方，躋身朝列，亦鄉音弗改。跡其語源，恒合於古，而吐音

嘲哂，每與人殊。邦人以此自豪，示不忘本，賈諛貽譏，所不顧也。

喪亂以還，播遷海嶠，閱三十餘載，四方之人，蒼於一地，通用之言，已不朝變而自變。後昆繼起，盡習國音，至於母語，視若侏離矣。茲以退食餘閒，就記憶所及，雜綴成書，命曰湘鄉方言。非有意於同鄉子弟，返仄徑而廢康莊，舍通言而習里語，酒後茶餘，聊供談助而已。至若循音聲之跡，以探語學之所未周；敘名物之源，以補方志之所不及，則俟諸賢達，非余之所敢望矣。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三月幹侯蕭繼宗於臺北(按篇末另記：本書承何大安博士測定調值并提供聲調表及發聲演變表，李公弢先生繕校全文，並此志謝)

(二)

近世餘杭章氏，踵子雲之事，造新方言，務使今日委巷之談，因其音義，一一上通於爾雅、方言、說文。其志尙矣，其辭亦博而辯。惟世異周秦，地苞南翔，泛舉方言，非其母語，一散傳會而不得其情者，一卷之中，固比比是。又嘗病錢曉徵恒言錄徒取史傳爲徵、翟大川通編多本唐宋以後傳記雜書，爲不麗於古訓。將謂四海之內，千載而還，舍爾雅、方言、說文，人不能創一字，並不能造一語。溯其本源，必不出自三書之外。故其詮解，每不惜深文

周納，以曲成其說。遂使本淺者反深，本近者反遠，本明者反晦，其甚焉者非九譯不能通其塞。吁，是亦博識者之過已。

予於語學，初無深解，顧自奔亡海上，既閱歲年，故土縈懷，鄉音在耳，有未能盡釋者，歷載構綴，成湘鄉方言二篇。越吟楚奏，人情所同，積痼目紓，非有 於輜軒也。獨篇中所錄，其音、其義、其物、其情，皆予童卯所目擊身經，吻習而心會者，尚幸無模胡影響之辭耳。至於徵引所及，初不局於經傳，即說部之言，亦往往刺取之，視錢翟所采，則又下焉。竊謂小說家言，以徵史實，誠悠繆而無根；以證方言，則不失野語之淵林，轉是資爲典要，葑菲無遺，正亦以此，貽譏大雅，所不辭矣。六十九年五月幹侯又識。（《湖南文獻》10卷2期，71.04）

是書<凡例>云：

- 一、本書述湘鄉方言，分兩部份：上篇聲韻，說明湘鄉語音之梗概；下篇語彙，考析湘鄉方言之語義。
- 二、湘鄉語與國稍異，注音符號不便說明，只得用國際音標標音。
- 三、湘鄉語音有五聲調，除國音調號可借用者外，另製∨以代表陽上。

四、俗云：十里不同音，音既不盡同，自不能一一細分，又不容一一盡記，但取其大體相同者耳。

五、所收語彙，爲湘鄉語所有，但不必爲湘鄉所獨有；爲他處所或有，但必不爲各處所同有。蓋一地所獨有，固爲方言，但不能謂此地之所有，必爲他地之所無。故凡非各地所通行之語，均視爲此地之方言。

六、新觀念、新事物、皆有新詞，全國所同，不過以方音讀之，其音少異而已，故不取新詞。然舊日時代進步奇緩，故所用詞彙亟有限，不無貧瘠之感。

七、舊詞彙爲人所習聞易知者不錄，錄其知音而不知字，或知字而不知所出者。

八、辭之不易分隸者，依字面涵義附屬於相近之門類。

九、爲便同鄉之不習國際音標者閱讀，於書眉加注音切，其音須以湘鄉方音讀之。

5月撰〈宋詩研究序〉。（興懷集）

按：該文係先生爲江際雲先生著作而撰。

撰〈壽張曉峰八十〉、〈壽蔣經國先生七十〉，

暨〈春帖--六十九年庚申〉。（興懷集）

民國 70 年

6 月撰<重印玄覽堂叢書敘>。(興懷集)

按：該文係先生主持正中書局重印明代諸家作品三十一種爲一編的「玄覽堂叢書」而撰。

據「圖書聯合目錄」知先生是年編《邁向輝煌的世代》，由臺北正中書局出版(未見待補)。

撰<次成惕軒高闡典試詩韻>，<春帖--七十年辛酉

用杜子美劉文房詩意>，暨<翁文煒人物畫集序>。

(興懷集)

民國 71 年

11 月撰<跋翁逸墨序>，民國 75 年 7 月刊載於《湖南文獻》14 卷 3 期。

按：該文係先生爲余井塘先生詩作而作，文云：

跋翁逸墨者，興化余先生井塘所爲詩，晚歲之寫定本也。始予識翁于戰時之陪都。予年方少，忝在生徒之列，時於眾中瞻望顏色而已，實不獲親譬效。泊違難來臺，客居一島，私幸德音之日邇矣；而翁位益高，勛益隆，望益重，益不敢有所

干瀆，故平昔於翁所知者寡，蓋大氏諸所聞。翁之謀國也，志慮忠純，而甘遺榮利；翁之親賢也，交孚氣誼，而不忘久要；翁之處家也，篤于伉儷，而貽裕後昆，是固聞之熟矣；然竊嘗擬翁之爲人，獨於詩爲近。蓋其風骨之峻整也如詩；其志節之貞清也如詩；其襟抱之沖夷也如詩；其胸腸之悲憫也如詩；其意興之蕭遠也亦如詩。凡所以爲詩者且畢具，宜非彫章績句之徒所可幾。是則如翁其人者，不爲詩則已；爲之，不患不爲真詩人也。今歲之九月，翁年登九十矣。頗自寫定其稿，得詩之稱意者約三百篇，而以逸墨命之。適及門諸君子方謀所以爲翁壽，計莫若壽此本以棗梨，俾垂于無窮。編次略定，命序於予，予因得而窺翁之詩。澹素之中，時饒奇趣。諷味迴環，每有會契；或听然以笑，或淒然以歎，或慨然以奮，往往有不能自己者。甚矣！翁詩之感人也若是，不謂之真詩人，其可得乎？吾聞昔人之論香山詩者，或病其勸懲，或譏其輕俗，是皆蔽于所聞，以一得自專者，烏足以議香山哉？香山之言詩，舉四事曰：「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詩之道蓋盡之矣。又自標其詩爲四體：「雜律」而外，尤重「諷諭」、「閒適」，以至「感傷」，何嘗以美刺自畫哉？今讀翁之詩，四事具而四體兼，斯誠深得

香山之髓者。故其所作，字字從肝鬲中出，攬之可掬，挹之不窮；又懼其流于滑易也，時復以宋人之刻救之，遂不盡爲香山詩，而自成其跛翁詩矣。雖然，翁之勛名位業，久爲世所誦美，故詩名不能不爲之少掩。江都詩人陳含光先生贈翁詩，嘗比之於「安石圍棋」，「午橋覓句」，正謂其文章之外，大有事在耳。夫銘勛竹帛，有史氏存，誠非予之所敢任；獨於其詩，三致意焉，俾世亦知事外正復有文章在。民國七十三年甲子十一月（《湖南文獻》14卷3期，75.07）

8月11日撰〈夢得--七十一年八月十一夜〉。（興懷集）

11月2日東海大學之東海湖籌建完工，先生

書〈東美亭記〉、〈東海湖記〉以爲賀（見東海湖亭碑）。

按：〈東海湖記〉與〈東美亭記〉二文皆題「查良鑑、梅可望撰文，蕭繼宗書石」。其文如下：

東海湖記

東海校園之美馳名全國唯一缺點在有山無水孔子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東海教育宗旨仁智兼備故必須有水以配合大度山之幽多來年本校曾經數度籌畫鑿湖於山間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實現本

校哲學系特約講座星雲法師聞其事特樂捐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促其成彌足感念於是乃積極推動聘建築系講師陳開南先生主持規畫并以農牧場之舊水池爲湖址歷時十月而新湖成經行政會議決議定名爲東海湖從湖光山色兩相輝映益增東海之美盼我同仁同學湖畔徜徉倚山遠眺心懷天下養成遠大眼光以開闊之心胸成仁者之襟抱以寧靜之氣質培智者之心靈山水兩樂仁智俱全本校教育之成功有必然者豈止東海之幸尤國家社會之福也

董事長 查良鑑

校長 梅可望 撰文

湘鄉 蕭繼宗 書石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二日立

東美亭記

一代哲人方東美先生安徽桐城人爲國際知名之大哲學家學貫中西以宣揚廣大和諧之生命哲學爲主旨以中國哲學生生之德爲依歸其中英文著作達五百餘萬言均屬傳世之作享譽宇內至其愛國熱情尤足感人任教中美各大學半世紀間不僅以宣揚中國文化爲己任復從根本雲駛斥馬列邪說苦心孤詣宏揚民族復興之道至慷慨昂處常聲淚俱下民國六十六年 先生已八十高齡方病篤時惟反覆強調中華民族之偉大以及中華民國前途之光明遺囑海葬金門以示毋忘反共國大業金門各界仰其賢興建東美亭以申崇敬 先生足跡

全球對國內諸大學環境獨鍾愛東海嘗課東海
爲世外桃源允爲教學與求學之最佳勝地而東海
創校以來之人文傳統尤爲 先生所推許本校哲
學系全體師生景仰 先生之峻範高風復集貲構
斯亭于東海湖畔以資紀念亭額三字承蒙 總統
蔣經國先生親爲題署尤增無上光寵盼我同仁同
學均能效法先生之治學精神與愛國情操益勵報
國之赤誠覆堅復國之信念則斯亭之建可不朽矣

董事長 查良鑑

校 長 梅可望 敬撰

湘 鄉 蕭繼宗 蒞書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二日泐石

撰<題桓野王弄笛圖>、<和袁企止江絜生二老

市茶之作>、<鬱金香>、<新春買得風信

子三盆花繁而香烈>、<壬戌十一月二十

九日偕內子植物園看梅>，<鷓鴣天--題王

心均藏莊慕陵書札>，<春帖--七十一年壬戌

>，暨<古典詩欣賞入門(為中學生叢書

作)>。(興懷集)

民國 72 年

撰<太常引|--繫生物化，賦此弔之，亦張季鷹撫琴傷

逝意也>，暨<雙調水仙子--英雄墳傍美人丘

>(末有「注」云：「阮毅成先生著一小書，述杭州

舊事，命曰：『三句不離本杭』。『杭』、『行』同

音，再版索題，為賦此曲。『江上』七字，借用阮

氏句)，<題畫詩--癸亥所藝蘭開，喜而寫之，并

題>，暨<春帖--七十二年癸亥>（興懷集）

民國 73 年

2月15日撰<甲子二月十五日中山樓作>。（興懷集）

8月6日撰<夢得--七十三年八月六日>。（興懷集）

10月10日撰<孟浩然詩說修訂版序>。（興懷

集，序文見民國74年）

12月24日撰<國民常用字典序>。（興懷集）

按：該文係先生為高樹藩先生「國民常用字典」撰。

撰<祝經國先生連任總統>、<小園用眉叔韻

>，〈春帖--七十三年甲子〉、〈春帖--準擬從頭數花甲〉，暨〈彭位仁將軍九十壽序〉。(興懷集)

民國 74 年

6 月 1 日於《國文天地》創刊號發表〈釋名〉。

按：該文係就《國文天地》創刊之刊名而說，著重於「中文」與「國文」詞意的辨別，「中國文學系」的斷句問題，文云：

這份刊物在聲請登記的時候，定名為「國文天地」。

從「國文」二字看，可見它的範圍是很有限的，但從「天地」二字看去，又似乎給人以無邊無際的感覺。

「國文」，大家都知道它是什麼，但只是一個粗粗的輪廓。好像也沒有人予以鮮明的界說。至於它和「天地」一辭的結合，該是爲了使它不雷同於和它性質近似的期刊而已。

和「國文」相等、相當、或相近的名詞，也有不少。其間的異同差距，大家心裏有數，但是猛然想說個清楚，也並不容易。譬如：「國文」、「中文」、「華文」、「漢文」的意義幾乎全同，都可以

英譯為 Chinese，泛指以中國字寫成的任何東西--僅以表示不同於世界上其它的文字。但當我們稱贊一個人的「國文程度很好」的時候，通常用「國文」，很難得用「中文」，而絕不用「華文」。如果用「漢文」二字，倒好像一個日本人稱贊一個韓國人了。

目前國內很多大學設有「中國文學系」，簡稱「中文系」。惟有師範學院則設「國文學系」，簡稱「國文系」。這兩個名稱有一點點不同，其意義也必然有些許差異之處。

我們不妨先提提這個教學單位的名稱，英語中的所謂 department，其中文(這裡就不能「國文」二字代替)的譯稱，究竟叫「系」呢？還是叫「學系」呢？如果管 department 叫「系」，則「學」字上屬於課程之名。那末，「中國文學」「系」，只限於「文學」，依老式的說法，只限於「辭章」一門，「義理」、「考據」應該屏而不取；古代所謂「經濟」之學，更不用談了。其次，如果照這樣割裂，則「國文學」「系」之「國文學」一詞，究竟內涵如何，又大費推敲了。

從一般官文書看來，「系」的正名應該叫「學系」，「學」字下屬，則「國文」「學系」，只是研究國文；「中國文」「學系」就不必局限於文學—辭章之學。當然，「學系」成爲專稱，則「學」

字上面的名稱，必須可以獨立而毫借語病地成爲研究對象。如歷史、教育、天文、及至醫、藥，均無問題。稍微勉強一點的，是「哲」「學系」、「化」「學系」，一經割裂，就未能盡善，所以大家無意中總把「學」字上屬，「系」字孤立了。

師範學院不用「中國文」「學系」，而用「國文」「學系」，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國文」是本國的文字，如果冠上一個「中」字，似乎把本國文和所有的外國文，擺在同一水平上，不過視爲人類語文之一，毫無親疏輕重之分。正如叫自己的媽媽冠以己姓，與隔壁的張媽媽、王媽媽等量齊觀，未免太不成話。「國文」一詞(日本或韓國亦自稱其本國文爲國文)，則能突出其本國性，如同叫母親爲媽媽，以別於普通的張媽媽、王媽媽，於情於理，是很合的。

其次，師範學院爲的是培養師資，它的分系多半按課程定名。「國文」一科，自我們廢科舉、興學校以來，學校裡就有這門課程。不用「中國文」而用「國文」，顯然更富於課程的意味。

在沒有興辦新式學校，開設理、化、史、地等不同課程以前，所謂「讀書」，就是讀中國書，可以說只有一門課--通同是「國文」--就用不著「國文」這個課名。到學校創立，才有「國文」

一課，和其他科目平行，它的內涵，初級的是指文字與文學(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高級的則相當於所謂「國學」(Chinese Studies)。後來白話文興起、發達。語體的作品，也列為學校低年級的教材，就有了「國語」，以別於原有的「國文」。這時「國語」指較通俗的白話文(Vernacular)，而「國文」則指較古典的文言文(Classical Chinese)。等到「國語運動」進展得很快，政府為了統一讀音，采定注音符號，學校教學以國音代替了方言，這時的「國語」，涵意又有點變了，似乎是專指現行的「國語」(Mandarin)。後來，各級學校的國文課本裡，也同時收入了語體文的教材，這時的「國文」已經褪失了「文言文」的色彩，又泛指中國語文了。

這份刊物叫「國文天地」，循名責實，應該賦以國文教學的特性。它應該以社會大眾為其教學對象，當然也包括在校的學生。它應該以習見的資料為其教材，當然也包括現行的課本。當然，它不是一家函授班，也不一本教學法，而是作者和讀者大夥來研習自己的語文。它牽涉的範圍自然很廣，層次自然很多。真不妨名之曰「天地」。但「天地」雖大，總以「國文」為中心。它不會亂放野馬，把

四庫全書通搬進來；更不會喋喋不休地炒理論，打啞謎；而是要每一位讀者開卷有益—多讀多得，少讀少得。（《國文天地》創刊號，74.06.01）

12月1日於《國文天地》7期發表〈我說孟浩然詩〉。

按：《孟浩然詩說》撰於民國50年，〈我說孟浩然詩〉係應臺灣商務印書館重排修訂版而作，《興懷集》文末題「七十三十月十日」。文云：

說實在的，我對於孟浩然，並沒有什麼偏愛，因為凡是詩，只要是好的，我都喜歡，不只是孟浩然一家。然而，我卻單為他寫下了一本「詩說」。

寫這本書的動機，很偶然，也很單純。

當民國四十四年東海大學在台中建校之初，我便在那裡任教。中間曾一度講授過詩選。那時班上的學生不多，課後在校園一起散步，可以隨意閒談。從閒談中我發現青年們和傳統詩之間，似乎還有一段距離。他們總覺得傳統詩的格律太嚴，典實太多，辭語也太艱深，總之，是高不可攀。有時候他們也會把他們自己的詩作(新體)給我看，問我的意見。我發現我與他們之間，也有一段距離。我看不懂他們的詩，更甚於他們看不

懂古人的詩。儘管我異想天開地試著去串聯幾行詩的語意，但始終不知所云。最後，我只好讓作者自己來解釋，可是他們繞來繞去，支吾其詞，連自己也說不出個什麼來。

好像那時候國內剛引進了 Faulkner 的寫作技巧叫什麼「意識流」(stream-of-consciousness)的，很多年輕朋友，覺得又新鮮，又容易，不免學步效顰，手寫下了許多誰(包括作者自己)也不能了解的囈語。一些詩作者更變本加厲，好像大家的表達能力，一時都退回到含奶嘴的年齡，或出入於「燕子窩」與「杜鵑窩」之間。

這時候，我在唐代詩人中，遇上了孟浩然，發現他文文字平淡明暢，容易理解，可以縮短青年與傳統詩之間的距離(試看他的「春眠不覺曉」一首，常常是兒童最先背誦的唐詩之一，就是最佳證明)；更難得的是：他的詩組織完整，條理細密，有理路可尋--不像其他詩家常有天外飛來之筆。這兩個特色，剛巧可以醫治當年的流行性夢囈症。爲了使青年們對傳統詩不至於望而卻步，也爲了使他們的表達方式不至於亂成一團，於是有意選定了孟浩然，爲他寫這本詩詩，目的在爲初學鋪設一條比較容易入門的平路。

本書以「詩說」命名，當然是就詩說詩--有

「詩」才有「說」，凡「說」必然與「詩」有關聯，而不是由著者天馬行空，隨意發表自己的「高」論。因此詩說的內容有兩部份，「詩」的部分，是孟浩然的原詩，是書的主題；至於「說」的部分，都是由原詩引發出來的，分為三個項目：第一是由原詩版本有異文而產生的「校記」；第二是輯錄後人對原詩的評論而成的「集評」；第三則題為「宗按」，是著者本人對原詩的意見。

關於異文校勘方面，我不願承襲習見的方式，羅列許多的版本名稱，在正文之後一一注明：「甲本作某，乙本作某……」而不加以裁定，害得讀者眼花撩亂，莫衷一是。我要綜合我所見過的各本，斟酌短長，分別取舍，寫成一個我自認為最好的版本，省得以後每一個讀者都得一一從頭去摸索，浪費精力。至於這種異同去取，是否完全正確，原本很難說，真有點近似於現代刑事審判所采的「自由心證」。不過，「心證」雖說「自由」，實際上並非漫無標準。我的標準是這樣的：第一是從文理上認定，孟浩然是一個條理暢達的詩人，因此，他的作品，至少在文字上必然前後銜接，在理路上必然前後貫通。如果版本中的異文，足以使前後文氣梗塞，或思路背馳，當然不足「采信」。至於異文會使得文理不通的，那是顯然的

錯誤，更不用說了。第二是從事理上認定。亦即異文中的內容，和孟浩然的性格、生平事蹟，或當代的史實，或一般的情理、物理不合的，當然在捨棄之列。第三是從修辭上認定。如果各本的異文，在文理上都不構成瑕疵，但是，在章句中所表現的修辭技巧，層次上有顯然的高低與工拙，當然捨低而取高，去拙而存工。理由是：只有原作好，而錯成壞的；沒有原作本壞，反而錯出好的來的。至高低、工拙、好壞，如何判定，也有兩種情形，一種是稍有文學素養的人一看便知的，我只注明：「作某勝」，「作某爲是」，或「某字非」之類，不再說什麼理由；一種是比較艱深一點，難於體會的，我必然會申說我判定是非的理由，或提出其他的證據。第四是版本雖有不同的文字，但在文法、修辭各方面，都看不出高下之分，究竟原作用的什麼字，就無從判定、只好任選其一字，而於「校記」中注明「……均可」或「……兩可」。但也有第五種情形：詩中的文字，各本一致，無可對勘之處，而文義上的疵累，卻顯而易見(如「與張折衝遊耆闍寺」第六句之「開」字，「晚春遠上人南亭」第五句之「棲」字，「春怨」第七句之「極」字等)；或看去毫無毛病，但從旁徵引他書，認爲各本可能均誤(如「宿天臺桐柏觀」

第十四句之「三」字)，或原本可能用的更好的字(如「永嘉上浦館」第六句之「島」字)，我便以說詩者的意見一一指出。當然，無論理由與證據如何的充分，這一切的判定，都是出於我主觀的意見。不過，不這樣，也不能成其為「我」的「詩說」；不這樣，也不能提供一個「我」自認為最佳的版本。好在那些未經采信的異文，仍然記在「校記」之中，如果讀者嫌「我」太霸道、太武斷的話，仍然可以一一覆按。

從前法國文豪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教他的學生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的寫作技巧，特別強調：「把最適當的字置於最適當之處」。這句話看起來很簡單，但對寫作技巧而言，真可說是金科玉律。談何容易！如果我們真正能運用適當的文字於適當的位置，那就做到了韓文公所謂「文從字各識職」，已經可以卓然名家了。讀者們如果真能定下心來，去從容分析、體會我的那些「自由心證」，我相信他們所得的益處，不止在於欣賞孟詩，理解孟詩，而是使自己在文字運用技術方面，也能獲得一種修習的途徑。

其次談到「集評」，無非是羅列前人的評論。孟浩然是唐代大詩人之一，古今來論及過他人，當然多得不可勝數。如果想全部蒐集起來，似乎

不太可能，實實上也沒有這個必要。所謂不太可能者，一則前人評論散見於各書之中，我們不可能為蒐集一二有關孟浩然的評語，而去盡讀古人之書；再則那些隻辭片語，往往互相轉引，大同小異，甚至找不出最先立說的是誰。所謂無此必要者，因為那些泛論式的考語，不針對某詩某句，往往不能鞭辟入裡，說老實話，那種評論是可有可無的，大可以寧闕勿濫。

我覺得文學批評和攝影有相似之處，同一個客體，用不同的鏡頭，會有不同的效果；從不同的角度去拍攝，也會出現不同的畫面。我們從批評者來說：一般歷史的批評，不如文學史的批評；文學史的批評，又不如專治一家者的批評。從被批評的對象來看：批評一個時代，不如一個流派；批評一個流派，又不如一人一家；批評一人一家，又不如一文一詩，乃至一句一字。正像攝影一樣，距離越近，範圍越小，客體的顯像就越真切，這是毫無問題的。在這本書裡面，我對於前人的評論，寧可採取其細部的、確指的意見；那些廣泛的描繪，含混的指陳，往往不切實際，則擱而不錄。

至於我個人對於孟詩的態度，我在開頭就說過，我對於孟浩然，並沒有什麼偏愛。同樣，我對於他也沒有存任何偏見。因此，我自信能保存

一副廓然大公的心懷，來從事於客觀冷靜的評說。一般地說起來，古人對於詩文評論，似乎都不大經意的。我們只要稍稍從嚴地去分析，就難免發現些毛病。最常見的是「拜偶像」。凡是在詩壇上已有崇高地位的人，大家都一味添花上錦，為佛裝金。把美妙說成神奇，把癡垢也說成美妙。大詩人就是詩壇的偶像，偶像永遠是被崇拜的，他是完美無瑕的象徵，不容許再有指議的。甚至對於偶像偶有涉及的小花絮，大家也一窩蜂似地附和著。如杜甫有「身輕一鳥過」之句，歐陽修以為「過」字妙，於是大家都認為非「過」不可，孟浩然也很運氣，他有「還來就菊花」一語（過故人莊），楊升庵一提出「就」字妙，於是，李夢陽、王堯衢、唐汝詢大家異口同聲說非「就」不可。由此可見偶觀念對於人們的影響，是多麼的大了。

其次是「任愛憎」--以批評者一己的好惡為批評的準繩：有些人特別喜愛那一家，就愛而不知其惡，凡是這一家的作品，不分青紅皂白，照單全收，對他家則反是；有些人由於自己的性格或際遇和某一詩人相似，或自己的思路或筆致和某一詩人相近，於是乎極力推崇這一家，而排拒他家，表面上是推崇古人，實際上是自抬身價；也有些人喜歡攀龍附鳳，把自己附屬於某大門派

之中，從而大張旗鼓黨同伐異；也有些人基於地緣、血緣、教緣的關係，和古人認同鄉、同宗，或同道，而格外阿私偏愛；也有些人拘於一孔之見，說體格，講聲調，自定規格硬要古人就範；也有些人炫其一己之長，考古音、論訓詁，把經學、小學上過了時而未必定論的孤例，向古人吹毛求疵。以上這些，對批評者來說，真是得心應手，對被批評者而言，則難免抱屈蒙冤了。

以外還有一種毛病，可稱之為「認廠牌」。他們把一位大家看作一家大工廠，他的詩作，就是這家工廠的產品。好像產品都由機器生產，而且都經過嚴格品管似的。因此，只要說是哪家工廠的產品，就可以判定它的品質。他們把一家的詩，往往用一兩個字的考語，就判定終身。就拿孟浩然來說：呂本中說他「高遠」；嚴羽說他「妙悟」；李東陽說他「古澹」；沈德潛說他「閑遠」；紀昀說他「清切」；張南山說他「孤淡」，用的都是些沒有清楚界說的形容，教你無從捉摸。殊不知詩人不是工廠，詩更不是機器生產品。同一人、同一體的詩，第一首和第二首，同首的前半和後半，就大有高下之別，對於一家詩的全部，豈可以拿一兩個字來定讞呢？

很慚愧，由於我反應遲鈍，不易為高名所震

備，一向沒有崇拜偶像的習慣；加上性情頑固，也不知道附和權威，標榜聲氣，對於古人，總是就事論事，無黨無偏；同時因為讀書不多，所見不廣，不敢對於各家各派，作鳥瞰式的評駁。寧可讓識者譏為「見樹不見林」，我用最笨拙的方式，對這一家的作品，逐字逐句地較量，就寫下了這本「詩說」。我已盡了我的力量--除非我的識力有不透之處--凡是詩中的精采之點，我必會表彰出來，決不輕易抹煞；凡是詩中的小小疵病，我也會指明出來，決不曲意迴護。目的是要把孟詩的真正面目，呈現於讀者之前。

爲了要呈現孟詩的真面目，趁這次商務印書館給我以重排修訂版的機會，我下決心，從頭整理一遍。架構雖維持原狀，內容方面，則新的資料，新的意見，加入了很多。希望那些獎勵過我的朋友，和那些有心指教而沒有提出來的讀者們，知道我不是一個護短藏拙的人。我確曾挾垢索搬，作過大幅度的修訂。至於是否已經毫無遺憾，我當然不敢說；至少，初稿中該補正的，大都一一補正了。

我是一個生性喜歡急就成章的人，沒耐心「慢工出細活」，因此無論寫作什麼，都恨不得一揮而就--寧可有些漏洞，讓今天來補苴，而不願扼殺

當時一鼓作氣的寫作衝動。記得初稿的寫作，是利用一個暑假完成的。身邊簡編狼籍，朱墨紛披，齋中獨坐，揮汗疾書。當時室有稚子、間多雜賓。由於身兼系務，還有不少的人事紛紜，需要周旋疏導。我居然能一氣呵成，很快推出初稿，不能不歸功於內人張宗毓的照顧、襄助和鼓勵。在這裡，值得補書一筆的。（《國文天地》7期 74.12.01）

撰<久雨乍晴獨遊陽明山>、<乙丑九日作>、<遊指南宮>、<乙丑冬日坐臺灣大學醉月湖畔作>（按：詩末「注」云：「湖實非湖，只三小池耳。十餘年來，予授課前必遠池散步，幽懷政亦不惡」），<仙呂一半兒--貧居關閉柴關>、<南呂四塊玉--鳥倦飛>，<春帖--七十四年乙丑>，暨<遂園書評彙稿序>（係為張眉叔先生著作而撰）。（興懷集）

民國 75 年

1月7日撰<夢得--七十五年一月七夜>。（興懷集）

2月1日撰<夢得--七十五年二月一夜>。（興懷集）

4月14日撰<四月十四日遊指南山>。(興懷集)

8月21日撰<臺嶠集序>(是書係為寰球詞苑而撰)。(興懷集)

撰<題黃山夢筆生花石圖>、<喜茶梅盛開>，<雙調清江引--對芳樽>，<春帖--七十五年丙寅>，暨<實用詞譜三版題記>。(興懷集)

民國 76 年

4月撰<楊亮功先生叢著序>，民國 77 年 7 月
刊載於《湖南文獻》16 卷 3 期。

按：楊亮功先生「叢著」有十一種，以文化教育為主體者九種，散文與詩有二，先生序云：

世之論孔學者眾矣，皆自以為無戾於聖人。然陳義高則難幾；稱引博則寡要；其說滋，而其去聖也益遠。嚮見南巢楊先生亮功著孔學四論獨出之以平實。比類析辭，提綱挈領。以孔證孔，不乞諸鄰。迨尋其指要，則一以教育為孔學之重心。良以聖人覺世牖民之志，與夫文化傳承絕續之機，胥惟教育是繫也。

竊觀先生之生平，志業所尚，蓋亦在於教育；而著書行事，又靡不以平實為依歸。跡其本末，是固浸濡於孔氏者為多；而別溯師承，亦有得而言者：方其少壯，嘗遊於當魁儒巨匠之門，從而辨章學術，磨礱文辭，一一得其要緒。國人如蔡子民、胡適之、陳百年、劉申叔、西人如杜威、如克伯屈、如桑戴克，是皆博聞專詣而務平實為宗者，先生轉益多師，又復守之以約，久而弗渝。及其服官任教，敬事潔躬。雖夙登顯秩，久預勝流，而穆如清風，不違儒素。尤殷殷於教學相長，不厭不倦，不知老之將至，希賢希聖，有非徒託空言者矣。

今先生年事高，已在耄勤之間，而自反自彊，無殊壯歲。生平述作，或早付剞劂，或散見期刊。時賢慮其放失，無以見威鳳文豹之全，得書十有一種，彙印為一，命曰楊亮功先生叢著，既成，先生不以予猥陋，命予為之序。因受其書而讀之，計以文化教育為主體者凡九種，而散文與詩得其二焉。予於教育之學，愧無深解，無展對諸書，頗開茅塞。每見篇中論理必窮溯中西，論史必援酌今古，論法必剖證事證，要以平實期於至當而後已。至於紀行一編，作於兵深國弊之秋，星飯水宿之頃。時方廉察州郡，整飭紀綱。王事

勤勞，不遑寧處。而道塗風物，入筆成妍。簡潔要眇，在鄺善長、吳叔庠之間。詩則取徑義山，以企少陵。吐辭溫厚，一如其人。顧先生平居未嘗以此自矜詡，蓋以緒餘目之。緒餘若是；其非緒餘者，益可知矣。

民國七十六年四月湘鄉蕭繼宗謹序

(《湖南文獻》16卷3期，77.07)

6月6日撰<張之淦著「美游詩紀」序>，民國

77年1月刊載於《湖南文獻》16卷1期。

按：張之淦先生赴美之行，以詩記游，先生即從日記之作談起，勝誇該作「詩求其深」「記求其淺」。文云：

丁卯春，眉叔有北美之行，不及浹月而反。旅途中日必有記，間亦有詩。所記皆家人起居、賓友言笑、與夫游涉觀覽之所及。詩則稿略定，即雜日記中書之。既歸，綜其稿為一小書，曰美游詩紀。蓋詩以紀游而記以傳詩也。

日記之作，盛於北宋，元祐諸公，為者多有。大抵信意隨筆，旨在備忘。故事惟盡實，文無求工，以是而記亦不易傳世。洎於清季，辭章家冀其書之能傳，遂刻意彫鑿，如人處湔浴，而盛飾冠裳，雖美而弗真；理學家恐其書之果傳，則有

心慎獨，如人在昵私，而儼臨廣坐，雖敬而弗真。若越縵堂、求闕齋之倫，書非不佳，尙微恨其不免矜持塗澤也。

眉叔此記，意頗在於問世，察其臨文之際，詩力求其深，而記力求其淺，正欲存其真而明其事耳。譬之傳奇，貴能「曲白相生」，使聽者聞歌而知其意。然清季文士之作，曲文工矣，其賓白亦以駢儷騷雅出之，遂致主從不分，精神不顯，無怪乎聆雅樂而思睡也。眉叔之記與詩，詩之忘倦，或有取於曲白相生之理歟。

卷中諸詩，古近體皆工，而古風尤卓絕。能紀新見之事，狀難之景，灑氣蟠胸，詞源倒峽，是則知音者必能賞之；吾所欲言者，特人之所易忽而未必賞者耳，乃書之於耑。

七十六年六月六日於北市

（《湖南文獻》16卷1期，77.01）

11月2日爲東海大學首任校長銅像撰〈曾約

農贊辭〉（曾校長銅像置於東海大學圖書館

入口處，面向中庭）。（亦見興懷集）

按：該文未署日期，然梅可望校長於曾約農校長銅像題字署76年11月2日，先生係應東海

校友之邀而作，文云：

湘鄉曾約農先生茂德懿行博聞通識益以世
高華風神閒雅早繫儒林之重望乙未之秋膺聘東
海大學首任校長締造方始經緯百端 先生招延
賢俊作育英髦廉以潔躬寬能得眾乃至擁彗與庸
保同勞回輪引生徒附載皆出性真非由矯飾至其
教育方鍼尤重培養通才弘揚中國文化一時同風
群言交美雖在職日短而流譽彌長門生雅故念哲
人之日遠期古道之常存範金造象樹之校園用申
崇敬復勒貞 系之以贊辭曰：

弘博其知深銳其思雋永其辭清逸其姿東海之父
多士之師儀型具在式爾來茲 蕭繼宗撰文并書

12月1日撰<故陸軍一級上將何公墓表>。(興懷集)

按：該文係爲何應欽將軍而撰。

12月於《國史館館刊》復刊3期發表<曼殊
傳>。(亦見興懷集)

按：該文云：

曼殊(西元1884至1918)，香山蘇氏子，初名
戩，字子穀。父朝英，賈於日本橫濱，納日女河
合仙爲側室。有子焯。焯稍長，令仙攜之粵。仙
有所親曰若子，亦從朝英居，朝英私焉，遂生曼

殊(時民國前 8 年 9 月 28 日)。仙還自粵，覺而欲隱其事，亟遣若子去。時曼殊在襁褓中，乃自撫之謂爲己出。未幾，朝英大婦來日本，居數歲。比返，挈曼殊以行。曼殊方幼，其身世不自知也。及留居粵，就鄉塾讀，顧不見悅於父黨，意常怏怏。無何，朝英經營失利，盡室南歸，獨留仙於日本；尋又將諸雛居滬上，又獨不令曼殊偕。曼殊孑孑子立，靡所矚附，略無童 之權。年十三，其祖命赴上海依父，復不爲父妾所容，時見擯辱：朝英亦不甚顧惜，故恆自疑其所自出，然卒莫能明也。

曼殊在滬日，間從西班牙人莊湘遊，始習英文。年十五，適有中表親赴日，遂相從東渡，就讀橫濱大同學校，與馮懋龍、鄭貫一同學。閱四載，考入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識劉宗蘇、陳由己。秦毓鎰等，皆英銳士，因得爲青年會會員。青年會者，固留東之革命團體也。會俄軍入侵我東北，群情憤激，留東學生組拒俄義勇隊--旋易稱軍國民教育會，湘人黃興實主其事，旨在覆清。時曼殊已入成城學校習初級陸軍，遂亦加盟。其中表聞之懼，絕其膏火費。不得已，輟學，憤而歸國。及抵滬，俛俛無所適。幸得陳由己、何靡施、章士釗之介，任蘇州吳中公學社教習，並爲上海國民日日報翻譯。所譯囂俄之小說慘社會，

逐日付刊。未幾，報館查封，譯文至十餘回而止。

初，曼殊不見悅於蘇，恆自疑其父母俱日本人，而朝英爲後父。其負笈橫濱也，始亦志在尋親。閱五年，終鮮音朕，廢然而返。曼殊孤懷善感，所遇又往往拂意，輒自傷悼。至是，乃不辭滬濱諸友，潛乘輪赴香港。居數日，徑至廣州長壽寺祝髮，受具足戒，號曰曼殊。

曼殊雖披髮，年甫及冠，荏弱不勝作務；而平昔所交游者，又皆革命黨人。世出世間，眾念紛乘，故行止亦時僧時俗。明年春，離港返滬，籌貲斧爲遠游，歷暹羅、印度、錫蘭。始習梵文於喬悉磨長老，潛心內典。旋取道安南返國，應秦毓鎰邀爲湖南實業學堂教習，識張繼、楊德鄰、楊守仁兄弟。任教兩載。講授之餘，或閉關終日，或振錫遠游，飄忽靡定。旋因劉宗蘇之介，又於南京陸軍小學堂授英文，識新軍標統趙聲。時光緒乙巳，曼殊裁二十二。其明年，兩赴日本：初偕劉師培，繼隨陳由己。兩任教習：一在湖南明德學堂，一在蕪湖皖江中學堂。其間仍往來浙、蘇、皖諸重鎮，跡同萍泛；而在滬時，所居乃中國同盟會之駐滬總機關部，蓋未盡漫遊也。

師培婦何震，嘗從曼殊習績事，稱女弟子。丁未歲首，師培夫婦東渡，曼殊因與之俱。至東

京，任民報編輯，識胡漢民、朱執信、宋教仁、陶成章、章炳麟、黃侃、田桐等，皆革命黨人之健者。章、黃尤邃於國學，曼殊時請益焉。顧不忘尋母，未幾，竟物色得之，曼殊喜不自勝。時河合仙已再醮，聞曼殊至，亦大驚喜，約相見於市廛。河合視曼殊爲己出，曼殊亦自以爲有母矣，於是常往依河合，先意承歡。留連至九月始返滬，及冬復來。以後八、九年間，僅有南洋之行；獨於日本，則歲或一二至以爲常，意在定省。泊民國七年春暮，曼殊病胃居滬就醫，輒私違醫戒恣飲啖，疾益亟。彌留時，自言「一切有情，都無罣礙；惟念東島老母」不置，其純篤蓋如是。卒，年三十五。其醫療殯斂，皆黨人任之，爲營葬於西湖之孤山。

曼殊雖爲沙門，而平居在緇素之間：行無定，衫履頻更；嗜肥甘，則壞及色身；好好色，而能全戒體。任情適志，若慧若狂，人莫之測，眾姍笑之不顧也。向所交遊，皆革命黨人，自孫先生以次，凡奇材異能、光明偉之士，識曼殊者，莫不折節推心，樂與之友。又常栖栖道路，多往來通都大邑，不躑躅深山窮谷間，宜非三衣一鉢者流，必有以獻力於早期革命者，獨陽狂於方之外，世固莫之知也。世所知者，民國三年六

月，謁孫先生於東京，嘗宣誓為中華革命黨黨員，且預討袁大計耳。實則弱歲所為文辭、繪畫，乃至譯著、小說，或紀破國亡家之痛，或抒同仇敵愾之情，或寓反清興漢之意，聲情鬱怒，足以鼓盪人心，潛移風氣，已類革命宣傳家之所為矣。

曼殊幼有隱恫，恆鬱邑無歡。少讀書，資質類常兒；稍長開悟，觸類旁通。雖治學日短，而所詣皆有可觀。及親情暢敘，述作尤豐。曾梓行者，有梵文典、娑羅海濱遯跡記、拜輪詩選、潮音、慘社會、燕子龕隨筆、嶺海幽光錄及小說斷鴻零雁記等，餘或散佚。其詩、文、書札、雜記及畫幅，數為人彙編別集行世。曼殊素所與遊皆名下士，而章炳麟、劉師培、黃侃、葉楚傖、柳棄疾、邵元沖、劉宗蘇、陳去病、高天梅交往尤密。曼殊初不為詩，及侍母東京，乃從炳麟學。或謂曼殊詩，常得章、黃為之磨礱云。實則其詩以短章絕句為多，感懷身世，自鑄淒馨，正如其人，雅投時好。至其古風譯作，則不免瘳疥，如訓故家言，於曼殊為不類，斯章、黃斧鑿之遺耳。

（《國史館館刊》復刊 3 期，76.12）

撰<叢憂賦--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

屏居意國，困頓窮愁。會遊那不斯，行吟海畔，

風和日美，景物清嘉。時在英年，而所賦詩，猿啼鶉泣，迥異恆情。殆殷仲文所謂「此樹婆娑，生意盡矣」者，宜其才而不壽也。漫效徐庾體衍為短賦>，暨<寄鐵珊香港>、<寓中龍吐珠一夕盛開>、<雲漢池觀魚>、<桃李>、<答客嘲>(按：<答客嘲>詩前有「序」云：「五月七日，陰雨終朝，枯坐無俚。偶見柯勒立吉短詩一首，與孔融調陳煒語機趣略同，而名理為勝。戲筆譯之。四韻交錯，則取諸西式也」)、<晨興步中庭>、<生事三首>、<晚飲>、<過跛翁故居已治為平地行建新廈矣>、<文化>、<所寓潮州街老屋羅志希先生嘗居之今已敝甚>、<將僦室遷居園中花事忽盛前所未睹>等詩，暨<春帖--集司空圖詩品及劉禹錫文七十六年丁卯>、<春帖--為國文天地雜誌作，用時下流行語>。(興懷集)

民國 77 年

撰〈支離〉、〈茶梅去夏作蕾今春遲遲不開〉、〈炎威〉、〈海峽〉、〈啼妝〉、〈擬寒山十二首〉、〈附題畫詩六十四首〉等詩，暨〈正宮醉太平--曾嘗過苦和甘〉、〈正宮醉太平--絲路〉，暨〈春帖--七十七年戊辰〉。(興懷集)

10月18日彙輯多年作品成《興懷集》，民國79年3月臺灣學生書局刊行。

按：該書係先生自行彙輯手邊散篇，挑選而成。分成：韻語、儷辭及散文三類。扉葉題「謹以此書紀念先君子鍾祥公一百二十周年誕辰」。序云：

人在這世上走了一趟，到老了，總不甘心只繳一張白卷，多少想留下點什麼，給這電光石火般的一生作為紀念或點綴。一般大人最常用的辦法，就是把以往寫過的、現成的散碎文字，給搜編在一起，出一本集子。

叨天之幸，活在這個苦難的世紀裏，我，總

算平穩地虛度了七十來年。小時候，承父親的教誨，粗知文義；大了，奔走四方，但和書本絕緣的日子也不太長。因此，多年來也曾勉強謔過不成熟的東西。但除了早年出版過的幾本詩集之外，很多的稿子早都散佚了。到現在，上了幾歲年紀，未能免俗，也就拿手邊現放著的散篇，挑了些出來，湊戶這本小書--興懷集。它的內容，沒有理論上或形式上的嚴格組織--只是一些獨立的篇章的綜合。但也勉強分爲三類：第一類是「韻語」，包騷賦、古近體詩、詞、曲……等一切有韻之文；其次是「儷辭」，指的是駢文、耦句、聯語……等對偶之文；至於「韻語」和「儷辭」以外的其它文字，則統稱之爲「散文」。從題面和集結方式看去，大體上是取樣於傳統的文集；但如果細按其體類，則和古人頗異其趣，因爲「古之所有」，已爲「今之所無」的不少；「古之所無」，而爲「今之所有」的也很多。人位看慣了古人文集的讀者，再細閱這本小書，可能感到不很純適，「猥雜」之譏，或所難免。

關於這，我倒想說幾句話來自我解嘲：

人生在世，不可能和時代社會脫節。而文既「合爲事而作」，則時代不同，社會不同、需要不同、題材不同，提供的作品自然不會同。我以

爲作者像服裝師，裁製的時候，無論古裝、時裝、西裝、短長寬窄，全視對像身材而定。總要「相體裁衣」，不能「削足適履」。易言之，只許變更自己的文筆，去切合題材的需要；總不能扭曲題材的真象，來遷就自己的文章。這是客觀的需要，迫使作品成爲「多樣性」的原因。

再說，一個人一生的寫作過程，不可能老早就預擬全部大綱細目，「一貫作業」。早年的興趣，不必同於晚年的興趣；今天的情緒，不必同於昨天的緒；甚至於執筆時的靈感，也不必同於執筆前的靈感。諸如此類的一時主觀因素，也會造成型式和風格的蹉駁，無法使其「較若畫一」。在當初寫作的時候，既然想怎樣寫，就怎樣寫；那末，寫成什麼，就是什麼。到現在，也只好讓它們各自保持原樣下去。如云「猥雜」，也就顧不得了。

章實齋說：「子史衰而文集之體成；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爲龍蛇之菹也」。可見得「集」的特質，正在於舍純而取雜。好啦，我便以這一集「龍蛇之菹」，作爲我這輩子的點綴，總比繳一張白卷強些。

民國七十七年重陽前夕 蕭繼宗 序於臺北市

民國 78 年

7 月於《湖南文獻》17 卷 3 期發表〈陳立夫先生九十壽序〉。

按：是文乃從「創」字頌陳立夫先生立身行事功於世人，序文云：

天下之事莫難於創造；而踵事增華者次之；補偏救弊者又次之；其下，襲蹈故常、謹繩墨而已。蓋創始之者，必知足以周物，學足以濟時，識足以鑒遠，誠足以服眾，然後能由無以之有，轉虛而為實。是其人者，殆亦不世出者焉。

吳興陳立夫先生幼有異稟，窮夤出恒流。早歲治礦冶之學於美邦，歸而承父兄之志，赴國家之急，獻身於革命建設。當軸重其英特宏通，且在在皆有所創建。慮前人之所未及，發前人之所未言，肇前人之所未作。卓識覃思，異功讜論，蓋十百其端。求之並世，洵亦不數數觀者矣。惟是閱歲既深，中復迭更禍亂，曩所樹立，事遠難追；即有功施到今，或未少衰，而人莫能盡知，知亦莫能一一而列舉之也。

竊嘗諏訪耆賢，稽徵紀述，稍稍聞其餘緒。試綜其概略言之：如究天人之際，斥心物之偏，

則有創論；貫孔孟之道，通中西之郵，則有創說；棄眾論之紛殺，釋儒家之真諦，正名定義，要言不煩，則有創解；建言獻策，陳治道之得失，制禍患於幾先，則有創見；因時因事，應變通權，持衡正軌，俾利興而弊寢，則有創制；開辦學校、報刊、電臺、書局，以宏揚文化，則有創業；定檢字之新方，以惠士林，變治中之舊式，以利公務，則有創法；乃至節植字之勞；省鈔胥之費；利電訊之傳，亦有創器焉。凡此皆向之所無，得所創而有；向之所苦，得所創而利；向之所蔽，得所創而明；向之所塞，得所創而通；向之所難，得所創而易。以視守一藝一得以自專者，其功烈之大之遠，豈同日而語哉？

今歲之七月，先生年九十矣。神明朗澈、體氣盈如壯盛之年，而日孳孳惟著書教學為務。盛德日新，若源泉之不舍，以知創造力之正未有艾，而遐齡之如日方中也。國立政治大學校友會諸君子，或屬及門，或嘗私淑，莫仰先生為嵩岱，將及攬揆之辰，壽先生以言，而徵辭於予，予不敏，不足以闡富美於萬一，亦不敢以世俗禱瀆賢者，僅略疏創造之功以為辭焉。

10月於《湖南文獻》17卷4期發表〈譚延闓先

生傳》。(亦見興懷集，置於民國 76 年後)

按：該文原收錄在當史會編印《中華民國名人傳》

第六冊，《湖南文獻》轉載。文云：

譚延闓(1881-1930)，字祖安，亦作組庵，號慈衛，亦署畏。湖南茶陵人。父鍾麟，清咸豐六(1865)進士，歷官至兩廣總督，加太子少保，卒諡文勤。光緒五年(1879)，鍾麟自陝西安撫任滿入都。十月，奉調撫浙。延闓以十二月十四日(陽曆 1881 年 1 月 25 日)生於杭州節署。後鍾麟督陝、督浙、督粵，歷二十餘載，延闓皆從之任所；及其致仕，則隨侍家居。延闓七齡就傅，間亦從父習學業，其治學立身，得諸庭訓者故良厚。十四，入府學爲附生。二十四，鄉試中式。二十六，應甲辰科會試，掄元，爲湖南二百餘年科甲所未有，湘人榮之。旋殿試成進士，朝考一等，以翰林院庶吉士用。

延闓出生勳閥，早掇巍科其取青紫，宜如拾芥，顧未嘗出仕清室。蓋方在英年，靜觀世變，以爲濟時之道，首重人才，而人才出於教育，故無意仕途，獨於興學一事，則悉力以赴。

先是，攸縣龍紱瑞創辦明德學堂於長沙，而以湘潭胡元倓主其事。會延闓自開封會試歸，應

邀入校周覽而善之，遂欣然預董校事。方經費奇絀，乃歸而謀諸母，竟發蓄，歲斥鉅貲以助之。後更繼絨瑞為明德學堂總理，擘畫籌維，迄鼎革後乃止。方是時，科舉尙未廢止，興辦學校，事屬維新，頗為守舊派所疾惡；而革命黨人則譽延闈為識時之俊，凡私家興，事涉官府者，率乞延闈為之斡旋，靡不泛應而曲當。一時風氣大開，湖南學校之盛，竟為全國之冠焉。至光緒末，延闈丁外艱，仍受任長沙中路師範及學堂監督、湖南省教育長。及服闋，經湘撫請准留在籍辦學。其時筭學務者，有關教育大計，亦就延闈諮而後行。英年雅望，已非末世科名所能笈繫者矣。

清室之衰，兆自咸同，至光宣而極。洪楊事定，元氣已傷，外患內憂，如水洊至，有識者已逆知厥祚之難永。是時西方思想，又紛然引入，立憲革命，取逕雖殊，而求變則一，有志者固知革新之必不可免。尤以湖南一省，自崛興，人才輩出，皆毅然以天下為己任，無論篤古、維新、革命、急進，莫不有湘人為其主幹。惟我君主政制，積數千年，驟言改革，則溫和立憲，動人較易。顧自戊戌變後，革新之機，瀕於遏絕。嗣以風氣所關，碩學名流，使臣疆吏，莫不昌言立憲，甚囂塵上。清廷久迫輿情，卒於光緒三十二年

(1906)，下「九年預備立憲」詔，並頒布章程，刻期辦竣。及西后殂歿，阻力益消，立憲之局，宜若可期。於是各省諮議局依法成立。其議員身世，多出薦紳。延闈敬恭桑梓，培育人才，門第聲華，正符斯選，遂膺公推為湖南省諮議局議長。是時各省議長，如江蘇張謇、湖北湯化龍、四川蒲殿俊等，皆一時英彥，聲氣交孚。而延闈尤能得眾望，每大會，輒受推主席，隱然為議壇之祭酒焉。

宣統二年(1910)，資政院成立。資政院者，意謂國會之初型也。其議員欽選與民選各半，亦猶立憲國之有上下院耳。然民選者多遇事敢言，罔知禁諱，致清廷失其制馭；其時地方議會與疆吏間，又常以事相齟齬，迨訴之資政院，據理轉奏，詔旨偏輒袒重臣，理不得直；又張謇組「諮議局聯合會」三度請願，促請早開國會，亦無所成。實則卜憲諸人，多出身科第，或已展步仕途，其銳意革新，初志亦在護持清室，免失憑依；不意枋國樞臣，泄沓委蛇，初無立憲之誠。於是眾乃大憤，轉而同情革命矣。

湘人倡革命者，首推善化黃興。興與劉揆一、陳天華、宋教仁等嘗組華興會，密謀革命。及任教明德學堂，以事機少洩，官持之急，緹騎且至，幸延闈與有司有舊，故少緩之，令興得脫。及辛

亥十月十日武昌起義後，始知興爲戰時總司令官，全盤部署指揮，皆興任之也。

其時在湘運動新軍，響應武昌者，爲焦達峰、陳作新，皆少年勇悍，然不更事，未足服眾。舉事後，自任都督，而作新副之。又統馭無方，部眾離攜，釀成譁變，卒爲亂軍所殺。一時人心浮動，四境騷然。省垣士庶，乃群起擁入延闈宅，迫以大義，強起爲都督。遂與眾約：必守軍紀，不得濫殺。於是稽伍籍，肅號令，撫馭兼施，而人心大定。

初，各省議會以籲懇立憲，召集聯合會議。辛亥四月，延闈以議長入都。集議時，群推延闈爲主席。決議結合立憲派諸人成立「憲友會」，意即組成政黨，爲君憲時參政之階。延闈一時人望，已足領袖群材。不意會後返湘，不數日而武昌起義，湖南易幟，遂強起督湘。其不仕帝室，而受戴新軍，宜非出自本懷。況以侯門貴介，翰苑清才，恩榮所自，夫豈不知？且平日交遊濡染，又無非君憲，自與革命主張，大有逕庭。其挺身任重，憲友會人喜其儻來；而同盟會眾或疑爲坐享矣。然湘鄂安危，勢同唇齒，是時增援武漢，號召全國，皆恃湖南一省。延闈出而湘局定；湘局定而武漢安；武漢安而各省響應至。光復之機，胥於是繫。

時黃興方鑿兵鄂渚，且暮望援。夙知延闈之

能，既戴私恩，復衡全局，急令譚人鳳、周辰麟馳返湘垣，力助延闈。延闈遂得從容籌策，竭力支援。

於是分電各省疆吏，促其獨立。並遣龐光志援蜀，羅松濤入桂，以助其成。其時廣西沈秉、趙恆惕、福建孫道仁、雲南蔡鍔、甘肅黃鉞、向榮、廣東郭人漳、安徽龔子沛，皆湘人，皆縮符持節，能舉足為方面重者，延闈以雅故相勸喻，相繼響應，革命聲勢，於焉大振。

同時整頓湘軍，簡編勁旅，凡數千人；正規軍外，又新募死士，別為一隊，以次援鄂。湘軍驍勇，乘危搆堅，皆無所懼。故清將聞黃興之名，輒避三舍。

又復徵發糧秣，以餉鄂軍，米麥油脂，輜徒相屬。籌銀至五十萬兩，以濟需。其時各省援鄂之功，惟湘為最，實皆延闈力也。

辛亥歲末，孫中山先生自歐美返國，甫抵滬濱，延闈通電歡迎，謂「聞公到滬，飛電傳來，距躍三百。謹代表全湘百萬生民歡迎，先生萬歲！中華民國萬歲！」延闈文采富豔，遠邁輩流；又與中山先生向未謀面；而電文刊落浮辭，樸率至此，蓋已挂籍「同盟」，故語出至誠耳。

民國元年(1912)元旦，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南京。二月，清帝退位。中山先生即辭職，

並舉袁世凱自代。七月，世凱以總統名義正式任命延闓為湖南都督，旨在市恩。惟是時同盟會已擴組為國民黨，延闓加盟，且為其湖南支部長。世凱默察所為，度無以收攬，乃於翌年七月，陰令人焚長沙械局，銷其兵器。適延闓又已於先歲厲行裁軍節餉，冀遏亂源。杯酒釋兵，方以為慶。不期至此兵銷器燬，保安乏力，坐視世凱命湯薌銘提一旅之眾，長驅入湘，取代延闓為督，使湘人遭其屠掠，蒙禍至三年之久也。

此三年中，延闓去湘之鄂，輾轉京、青、滬、杭諸地，所至有師友弟昆之樂；而以民國五年（1916）居滬為最久，與胡漢民過從為最密。蓋二人氣質雖殊，而詩才書道，各擅勝場，尤相投契也。適中山先生自日本返國，亦居滬上，以漢民之介，始親謁見，接言談，其悅服更甚於疇昔矣。

是年春，世凱公然稱帝改元，延闓電責之云：「自帝制發生，國人皆知禍至之無日。忠告已多，未聞聽納。遂至五國警告，滇桂舉兵。民恨沸騰，親離眾叛。財匱於內；兵禍於外，禍在眉睫，無可諱言。若使兵連不解，生靈塗炭，強鄰責言，勢所必至。國固不堪；公亦無幸。夫國內之事，與其待他人干涉，寧國人自決之；今日之事，與其以兵力解決，寧公自解決之。公若以救國為心，

民意爲重，則宣告退位，翩然遠引，國家之任，還之國民；是非之公，付之後世。國人感於高義，必無後患可言。爲國計，爲公計，無逾此者……」。世凱不聽，而各界責言紛至，各省討袁軍亦一起。至六月六日，世凱以憤恚卒。七日，黎元洪以副席繼任。時湯薌銘以多行不義，又失所憑依，已爲湘人所逐。暫代爲督者，皆不稱職。元洪屬之陳宦，宦爲袁黨，湘人拒不納；公推黃興主政，興笑謝之，曰：「吾輩革命，非爲作官。此乃譚祖安事；今後當與孫先生致力國家建設耳。」遂電薦延闓。八月，元洪任延闓爲湖南省長兼署督軍。延闓二度督湘，仍循往轍，裁兵節餉，與民休息。甫三月，聞母喪，駿奔滬瀆。令趙恆惕代行都督事。

黎元洪任總統後，以段祺瑞組閣。祺瑞性專恣，與元洪不相能，致府院交訐。時歐戰方酣，日本將乘隙圖華。祺瑞竟陰結各省督軍，復嗾使莠民滋事，於六年(1917)五月間，迫國會通過對德宣戰案，以遂私圖。元洪順應輿情，免祺瑞國務總理職。祺瑞大恚，陰使督軍團叛變。皖督張勳，尤駭魯，更乘機領兵入京，劫元洪令解散國會，竟挾溥儀復辟。祺瑞又誓師馬廠，進逼京津，自行復職，迫元洪遜位，而以馮國璋代之。凡此種種，皆與元年所訂「臨時約法」大背，立國紀綱，一時

蕩盡，從此武夫跋扈，國事絲棼。於是有「護法之役」，其間兵連禍結，南北相持達五六年。

馮、段初當國，廣植黨援、以削護法軍之勢，乃令傅良佐督湘，而以延闈爲省長。良佐率大軍南下，延闈莫能禦，急調劉建藩爲零陵鎮守使，俾與南軍相呼應，己則離湘赴滬。急歲暮，護法軍果出零陵，下長沙，良佐終遁去。

民國七年(1918)春，馮國璋任曹錕爲四省經略使，遣吳佩孚、張敬堯、張懷芝率師入湘，湘軍寡，不能敵。敬堯進據長沙，北政府即任敬堯爲湖南督軍。敬堯在湘逾二載，其縱兵殃民，劇於盜賊。民不堪命，而莫之敢撻。至九年(1920)夏，佩孚亦深惡敬堯之貪虐，撤軍北歸。湘軍躡其後，乘虛擊敬堯，敬堯敗走。延闈復受任湖南省長兼總司令。

湘省雖在洞庭以南，然自鼎革以來，幾成四戰之國。護法期中，尤衝要。戰伐相尋，受禍最烈。民之望治，逾於望歲。顧恆處南北政權之交，無以自外於爭奪之局。時國人鑒於軍閥鄙夫，篡奪神器，竊據要津，而令各省俛首聽命，散法殃民，莫此爲甚。於是群以爲惟有師法美利堅聯邦共和之制，庶可長治久安。聯省自治之說，遂迴唱入雲。各界名流，交相誦美。湘人更翕然和之，

至謂「非自治無以救湖南；非聯省自治無以救中國」。延闈初未能決，嗣亦迫於眾論，以爲未始非紓困起危之策，遂於七月二十三日通電宣布湖南自治。並自行解組--以湘軍總司令屬趙恆惕、湖南省長委林支宇代理--然後退；隱滬濱。

支宇既主湘政，嘗以聯省自治之制，質諸中山先生。中山先生覆示，則謂宜「以分縣自治爲立國基礎，聯省只能成官治，不能達自治」云。後延闈嘗與中山先生論國是，亦舉此以問，中山先生語焉益詳，謂「中國自秦以後，已成大一統之局，與北美合眾國體制不同。如各省自定憲法，各自爲政，不惟無益，適足以長禍害，非至四分五裂不已也。」延闈始悟向見之偏，自此拳拳服膺，不復言「聯治」。

民國十年(1921)，國會非常會議選舉中山先生爲非常大總統。五月五日就職。六月，討陵榮廷。閏三月，全桂底定。十一月，中山先生視師桂林，組大本營，將大舉北伐。延闈在滬策畫，並籌解湘餉銀累數十萬。十一年(1921)，陳炯明叛變，中山先生離粵來滬。十二年(1923)一月，滇、桂軍銜命討逆，克廣州，炯明敗走。中山先生將返粵復大元帥任，延闈又籌款，至鬻田宅，得五萬元，以濟糶。二月十五日，適夏曆歲除，

中山先生瀕行，電召與俱。延闓方家宴，聞命，釋箸而起，即隨中山先生乘艦駛廣州。三月，大本營成立，命延闓爲內政部長，延闓欣然就事；而去歲北政府改組內閣，亦嘗以內務部長一席屬延闓，雖多方敦促，弗顧也。延闓之於中山先生，其心悅而誠服也蓋如是。

七月，延闓受命爲湖南省長湘軍總司令。時主湘政者，本趙恆惕，以湖南之宣布自治也，方據土自雄，以爲脫然於政爭之外。於中山先生北伐之舉，深不謂然，故通電「護憲」，並命葉開鑫、賀耀組、唐生智組「護憲軍」，意爲維護湖南省憲而戰，是無異塞民軍北伐之途，而隱爲北方軍閥之屏藩矣。會吳佩孚窺湘西急，中山先生命延闓爲討賊軍總司令以遏之。將發，延闓電趙恆惕、宋鶴庚、魯滌平、謝國光、吳劍學、蔡鉅猷諸將，謂「湘以甌脫自居，保境庇民，尙可爲人所曲諒；若引致敵兵，自殘同志，則是甘與正義爲敵。後有千秋，何以自處？」語至沈痛。於是魯、謝、吳、蔡各率所部，願效前驅。與「護憲軍」相持有頃，譚部張輝瓚策動朱耀華、黃輝祖兩團，自嶽麓突擊，下長沙，恆惕卻走醴陵，乞助於佩孚。佩孚軍大舉反攻，始盡復諸邑。其時，陳炯明又犯廣州，城旦夕且破。中山先生急召延闓回師平

逆，廣州遂安；而北伐之師亦暫中止。

是役也，雖北伐無功，然長沙突襲，以出奇致勝，一時有「新湘軍」之譽。延闈以此得重名，亦以此遭眾嫉。又出師一電，寥寥數語，使魯、謝、吳、蔡諸人，幡然投效，後皆獻身革命，建樹可觀；輝瓚，卒以剿匪江西，壯烈成仁。可謂得人愈於得地。而回師平逆，尤為存亡所繫。使廣州陷賊，則全黨菁英，幾於同盡；至於黃埔軍校之無從籌建，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不克召開，更無論矣。

廣州既定，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終於十三年(1924)一月二十日召開。會中延闈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及常務委員。六月十六日，陸軍軍官學校亦在黃埔開學。九月，中山先生召開軍事會議，仍決計北伐。

方是時，曹錕以賄選竊位，倒行逆施，不獨為愛國者所共棄；即北地諸軍閥亦深惡之。而吳佩孚以同為「直系」，相與沆瀣，得英人之助，方欲以「武力統一中國」。命所部孫傳芳、齊燮元略地閩浙間，寢以雄大。「奉系」張作霖、「皖系」段祺瑞，不能堪，謀有以扼之。適直系馮玉祥為皖人，又黠而多變，忽倒戈擁段，祺瑞遂復執政。電邀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國是。黨人諫勿往；中山先生欲行。蓋奉、直、皖、浙，為號雖

異，禍國則鈞。自中山先生視之，本無軒輊。特以北伐之師，早經策定；今奉、皖方並力以圖曹、吳，未始不能戡削之功於樽俎間也。中山先生卒行。行前，令胡漢民代大元帥；而以延闓為北伐聯軍總司令。延闓自度不閑軍旅，謝不能勝，輒請於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期以不計成敗，勉力為之；延闓遂許馳驅，麾師北進，顧所向皆捷。及軍次吉水，所部宋鶴庚輕敵貪功，以躁進受挫；降將方本仁又倒戈與趙恆惕、陳炯明相結合，建國軍遂潰退，回粵。延闓懲敗，痛自整飭，盡汰老弱，益以編訓，卒成勁旅。後於光復瓊崖、驅逐楊劉，以及北伐諸役，所至有功。

民國十四年(1925)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於北京逝世。凶聞至，延闓憂愴，左股疽發，力疾至廣州主持治喪。

六月，國民黨決議，改大元帥府為國民政府，各省建國軍為國民革命軍。七月，改組竟，政府采合議制，延闓為十六委員之一；互推常委，又為五人之一；又軍事委員會成立，亦八委員之一。八月，依制解湘軍總司令職，而以委員兼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魯滌平副之，所部則前所整訓之湘軍也。

民國十五年(1926)一月，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召開，延闓在主席團中。旋

當選為中央常務委員。四月，黨政聯席會議，推選延闓為政治委員會主席，蔣校長中正為軍事委員會主席。六月，延闓向中常會提名蔣主席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並通過出師北伐案，至七月初，已進軍湘境矣。

初，北京政府毀約亂政，國人疾首。中山先生早具討伐之志，雖出師屢挫，而厥志彌堅。方民國十三年廣州既定之後，應邀北上之前，更確定北伐大計。蓋統一中國，舍此末由。至於用兵作戰，初則期之延闓，以湘軍為主幹。顧軍事非其所長；繼則屬望於黃埔師生，尤倚蔣校長為右臂。惟是時黨、政、軍各級組織之中，共黨分子已喧賓奪主，公然朋比搆扇於其間。所聘之俄國顧問，銜「第三國際」之命，則又為之發縱指示。尤深懼中國之統一，深忌北伐之成功，意欲限革命力量於廣東，擴共產毒素於全國。猶蠱之於木，始則託之以生，終又惟恐其不壞也。故阻撓北伐，伎倆百端。其時黨人置疑其跡者眾，而燭其姦者寡。如兆銘，身兼國民政府主席及軍事委員會主席，竟亦依違其間，陰惟俄國顧問之意旨是從。自中山先生逝世後，高瞻遠矚，而能踵其遺志，堅持北伐者，惟蔣校長為最，遂最為俄共誣陷排擊之死敵。是年三月十八日，海軍代理局長李之

龍，忽矯令中山艦由廣州駛回黃埔，企圖劫持蔣校長離粵，駛送海參崴。之龍故產黨員，劫艦之謀，則出自俄顧問季山嘉之指使也。蔣校長察知其姦，即宣布戒嚴；立捕之龍及同謀；監視俄顧問寓所；並收回軍艦。鞫其端委，則汪兆銘事前已知其謀，事後又有意偏袒。兆銘遂不為眾議所容，於是忸怩稱疾，不視事。至五月，潛離粵，赴法國。六月，其國民政府主席，推延闈代理。

北伐軍以七月出師，義旂所指，簞食以迎。八月，克長沙。九月，下漢陽。十月十日，重光武昌。蔣總司令以廣州侷促一隅，不足以號令天下；而武漢為民國肇造之地，局宇恢宏，全民瞻視，建議政府，早遷武漢，以鎮中原。尤望延闈先行，便商大計；已則入贛督師，東徇閩浙。延闈遂於十二月中，率政府人員，取道南昌，以次北移武漢。不意先遣者已為俄顧問鮑羅廷及共黨分子所脅制，自設政府及黨，誣蔣總司令為「新軍閥」，而以唐生智代之。眾不直其所為，於是後至者皆留贛不行。鮑羅廷乃指左翼，在武漢召，開「三中全會」，欲以裹脅多人--延闈亦在其中，且嘗主持會議。蓋延闈稟性溫厚，與人處，恂恂如家人，能委曲盡情，且協群和眾之功。其時國共未分，薰蕕同器，而堅壁相持，暗潮互激，使

無延闈其人斡旋於此反復支離之局，橫流潰決，其勢亦難逆睹。故權其利害，則得失鈞而功患半。

幸北伐之師，虜功迭奏。至十六年(1927)三月，已克南京，東南底定。四月，中央政治會議在南京開會，決議奠都南京，推胡漢民、張人傑等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漢民為主席。於是通令全國，肅共黨，而各地討共之聲四起。時武漢政權，猶事事與南京為敵，已成分裂之局。顧少數黨人亦持調和之見，力主寧漢合作。往來疏說，適中共黨之彀。八月，蔣總司令遂自引退。九月，漢民亦去，其主席職又由延闈代理。

民國十年(1928)二月，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在南京召開，通過國民政府組織法，延闈被選為國民政府主席。時北伐軍所向披靡，除在濟南為日軍阻撓外，如破竹焉。是歲五月渡河，出德州。六月，克滄州，收復平津，華北底定，軍政結束；十月初，中央頒布訓政大綱，實施本院制。公推蔣總司令為國民政府主席，延闈為首任行政院長。至十二月，東三省易幟歸順，北伐告成，全國於焉統一。

民國十九年(1930)，延闈仍在行政院長任。九月二十二日，以腦溢血卒，年五十二。國民政府即日明令褒揚，略謂：「國民政府行政院長譚

延闓，德量醇深，謨猷宏遠。辛亥之役，建樹湘中，應援鄂渚，克奏光復之勛。嗣後討袁護法諸役，力持正義，大節皦然。暨秋壬戌癸亥之際，手挈湘軍，追隨總理。入襄至計，出奏慮功。爲主義而效忠，固初終之不懈。於以宏濟艱難，克定危難。從容坐鎮，政績彌昭，良非溢美。國葬于鍾山靈谷寺八功德水之前。子二：伯羽、季甫，皆以績學自，有聲於時，雖有父，不假奧援。女四淑、靜、祥、韻。淑能世其書法。祥適陳誠，誠於民國十三年至五十四年(1954-1965)間，位至副總統。

延闓工爲詩，少日所作，文藻豐腴，風華絕世。中歲還，奔走國事，更歷世情，雖倥傯顛危，吟哦不廢。顧下筆多感愴之音，蓋憂患飽經，圭角盡去，隱忍未發之情，時於詩一發之耳。其手自寫定者，有「慈衛室」、「粵行」、「訥庵」、「非翁」四稿，都六百餘首。書法顏真卿，嘗臨麻姑仙壇記逾二百通。復參以米芾、劉墉、錢澧、翁同龢諸家，氣度雍容，意態俊偉，一如其人。寸楮片縑，士林寶重，遂爲一代大家；世謂其詩已爲其書法所掩云。(轉載黨史會編印《中華民國名人傳》第六冊)

民國 79 年

1 月於《湖南文獻》18 卷 1 期發表〈近代名賢
墨蹟十一輯序〉。

按：該文係爲謝鴻軒先生所輯「近代名賢墨蹟」
所撰，序云：

駢偶之文，連珠合綺。世或病其刻鏤，而理實出乎自然。試觀群經諸子、辭賦歌詩，乃至日用恆言，爲體雖殊，而靡不假駢偶爲之肌骨。蓋欲肆事理之鋪陳；壯文章之聲氣；化紛蕪爲警策；託諷喻以微辭，勢不得不然耳。在昔童蒙綴字之初，必令屬對，旨在正音聲而辨詞性，廣腹笥而濬巧思。循是以求，不獨爲駢文之始階，抑終身用之有弗匱者焉。至聯語之獨立爲文，自孟蜀發其端，迄明清而極盛，終乃魚龍曼衍，光陸離，亦令人目眩而神移。殆所謂附庸蔚爲大國者，不其然歟。吾友謝君源軒，夙精駢體，晚嗜楹聯，文既兼工，物亦類聚。所畜近代名賢楹聯墨蹟，無慮千百，已分期景印者十輯，都五百家。今將次第梓，以足千人之數。願力之宏，未易及也。方今海上之夫，群知逐臭，而風雅寢聲，顧無人問。獨鴻軒於斯道式微之日，出全力以張雅藝而發幽光，

其有裨於文化之傳承，豈熙熙壤壤者所可知哉。

民國 83 年

5 月 11 日榮獲國家文藝獎之特別貢獻獎。

按：《湖南文獻》22 卷 3 期「鄉親動態」報導先生
榮獲國家文藝獎特別貢獻獎一事，文云：

第十九屆國家文藝獎，於五月十一日舉行頒獎典禮，行政院連院長親臨頒獎，同鄉蕭繼宗先生獲頒特別貢獻獎，可謂實至名歸，茲介紹蕭氏略歷於次：

蕭繼宗先生，字幹侯，民國田年三月十九日生，中央政治學校法律系畢業。來台後於民國四十至六十四年間，在東海大學執教，凡二十年，曾任中文系及研究所主任及教務長，其間並至日本、韓國作短期講學，亦應聘至美國加州大學(UCLA)任教一年，退休後曾在政大、台大兼課。蕭先生學識淵博，而以古典文學見長，為當代詞壇前輩，其重要著作有：《澹夢集》、《友紅軒詞話》、《蕭齋夜話》、《實用詞譜》、《友紅軒詞》、《孟浩然詩說》、《先秦文學選註》、《Chinese Village Plays》、《中華民族詩歌》、《評校花間集》、《湘鄉方言》、《興懷集》等十餘種。

蕭先生畢生從事文藝創作、文化工作之推廣

及教育工作，作育人才頗眾，勳績顯著，貢獻卓越，對中國文化之宣揚、民族精神之啓發，具有深遠之影響。

此外，蕭先生曾歷任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正中書局董事長等職。

民國 85 年

3 月 11 日先生逝世。

按：先生逝世一事，《中央日報》、《東海大學校刊》、《湖南文獻》皆有報導，分別如下：

蕭繼宗，揮別人世，明在台北第二殯儀館公祭

前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蕭繼宗，本月十一日，因車禍意外身亡，享壽八十二歲。一生堅守文人樸質性格的蕭繼宗，一輩子最不愛做的就是打擾人家，生前也一再交代家人，身後之事一切從簡。

此次不幸逝世，家人決定遵照遺囑不發訃聞，不行治喪事宜。只有通知幾位親朋好友，並在明下午一時，於臺北市辛亥路的第二殯儀館懷源廳舉行家祭、公祭，安葬方式也依照他的意思採取火化。

三月初的一個午後，暖暖的春陽讓蕭繼宗心情好極了，踏著輕快的步伐出門買報紙，不料走了幾步，卻被一名騎著摩托車的莽撞年輕人撞上了，緊急送到三軍總醫院時，蕭繼宗已不支，一直捱到

十一日下午醫生急救無效，他就這樣撒手人寰。

突遭此變故，蕭太太悲傷的難以自己，對於這名年僅十九歲的高工學生，此舉莽撞行為深感痛心。不過，一想到蕭繼宗生前的寬容，而這名年輕人事後亦未逃避，相當通敢的擔起責任，蕭太太雖然受到很大的打擊，最後還是原諒這名年輕人了、

蕭繼宗曾於東海大學任教廿年之久，隨後接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央日報》85.03.18）

前教務長蕭繼宗博士，突遭意外身亡，畢生堅守文人樸質性格，門生慟失敬愛恩師。

本校第二任教務長(民國六十三年至六十四年)蕭繼宗博士，三月十一日在台北因車禍意外身亡，享年八十二歲，三月十九日於台北第二殯儀館家祭、公祭後遺體隨即火化。門生舊識聞訊無不深感痛悼。

蕭前教務長，湖南湘鄉人，國立政治大學畢業，韓國東國大學名譽文學博士。任教東海大學廿年，曾任東海中文系主任、中文研究所主任、教務長、美國加州大學(UCLA)客座教授、正中書局董事長、臺灣大學教授、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主任委員、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著有《獨往集》、《先秦文學選註》、《友紅軒詞》、《評校花間集》、《評校麝塵蓮寸集》、《實用詞譜》、《孟浩然詩說》、《興懷集》、《湘鄉方言》、”Chinese Village Plays”等中外

書籍。(《東海大學校刊》3卷10期，85.04.12)

文章幽默中有正義，深居簡出不問俗事，江南才子，堅守文人風骨

「生、老、病、死都是人生自然的現象，沒什麼大了。」對一向把生命看得很透的文人蕭繼宗來說，走到人生的盡頭是極其自然之事，但親近的家人與學生，卻怎麼也難忍這種天人永隔的傷痛。

二十年前，蕭繼宗因嚴重十二指腸潰瘍，從鬼門關走過一回。「我遵照醫生的囑咐，細心的調養，沒想到這麼多年來，這麼的注意他的身體，最後竟然是因意外身亡。保護了這麼久，卻遭此變故，這教我如何能夠承受。」強忍著淚水的蕭太太至今仍難以接受這個意外。

在近年中國的文學領域裡，提起研究與創作中國舊詩詞的專家，蕭繼宗無疑是居第一把交椅，他也因此有「湖南才子」的美譽。與蕭繼宗相知甚深的傳播界前輩曹聖芬即說，拜讀過他的詩的朋友，無不稱讚他是造詣最高者。

就連已故文人梁實秋談起蕭繼宗的為人及為學，也曾經給予這樣評語：「蕭先生所寫的文章，有他的幽默感，也有他的正義感，這兩種感交織起來，發為文章，便不免有一點恣肆，嬉笑怒罵，入木三分。」這樣的形容，對慣於恬適生活的蕭繼宗來說，是最貼切也不過了。正因於此，退休後，他

深居簡出，不問俗事，自由自在的悠遊於文學領域中。直至以舊詩詞創作《興懷集》，榮獲教育部國家文藝獎殊榮後，才算與這俗世有一些牽掛。

曾經於東海任教廿年之久的蕭繼宗，曾任東海教務長，對東海的一切，他有無比的眷戀，更在東海大學任教期間出生的第一個兒子取名為「東海」。而他豐富的學養與待學生如子的風格，被他教過的學生，至今仍回味不已。為了讓蕭繼宗畢生鍾愛的古典詩詞能夠傳承、發揚，他的學生們決定組成古典詩詞學會，也為永久記念這位心中最敬愛的恩師。（《東海大學校刊》3卷10期，85.04.12。原載《中央日報》85.03.18）

鄉彥凋零同聲悲悼

湘鄉蕭繼宗先生，曾任東海大學文學院（編者按：先生擔任中文系、中文研究所主任及教務長，未任文學院院長一職）、中央黨史會主任委員、中央黨部副秘書長、正中書局董事長等職，退休後詩書自娛，不幸於三月六日撞車昏迷，經送三軍總醫院急救無效，延至十一日逝世，享壽八十二歲，遺言後事一切從簡，已於三月十九日下午在第二殯儀館懷源廳公祭後火化。（《湖南文獻》24卷2期，85.04）